

搖 劫



科  
訂

搖

搖 動

版初月五年九十國民  
版五十月三年六十三國民  
角五元一幣國價定冊每

著  
作  
者  
茅

盾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范  
洗  
人

印  
刷  
者  
開  
明  
書  
店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83 P.) Y 搖

胡國光滿肚子計畫，喜孜孜的回家來。北風吹得他的鼻尖通紅，淌出清水鼻涕，他也不覺得。他一心在盤算他的前程。剛進了大門，聽得豁浪一響，他估準是摔碎了什麼瓷器了，並且還料到一定又是金鳳姐和太太吵鬧。他三步併作兩步的往裏跑，穿過了大門後那兩間空着的平屋，猛聽得正三間裏一個聲音嚷道：

「不給麼好！你們是土豪劣紳。老頭子，也許明天就要去坐監，家產大家來共！大家來共——我倒沒份兒麼？」

「土豪劣紳」四個字，鑽進胡國光的耳朵，分外見得響亮；他打了個寒噤，同時脚下也放慢了。一句久在他腦裏盤旋的話——「果然來查抄了！」此時幾乎跳出他的嘴唇。他心裏亂扎扎地，竟聽不出響的聲音。半小時前，張鐵嘴灌給他的滿入希望，一下子消得無影無蹤。他本能地收住了腳，已經向外轉身，一個尖俏的聲音卻又在腦後叫：

「老爺，老爺！」

這回，胡國光聽得明白，正是金鳳姐的聲音。他冒

着雪白的鉛粉，嘴唇塗得猩紅，依舊拖着眼，扭着腰，十分風騷。

「麼事兒？」

胡國光定了定神，問他又看見小丫頭銀兒也躲躲閃閃的跟了出

「少爺又和太太鬧呢！少爺摔壞了一把茶壺，踩着腳，嚷了半天了。」

「還打我呢！」銀兒夾進來，說兩隻凍紅的手，拱在嘴邊不住的呵氣。

胡國光鬆一口氣，整個的心定下來了；他沈下臉兒，對銀兒猛喝道：「要你多嘴！」

咳了一下，然後大踏步抄過平屋前的小院子，走進了正三間——他的客廳。

這胡國光，原是本縣的一個紳士；兩個月前，他還在縣前街的清風閣茶館裏高談興大帥

怎樣，雖然那時縣公署已經換掛了青天白日旗。他是個積年的老狐狸。辛亥那年，省裏新軍起事，佔領了楚望臺的軍械庫，嚇跑了瑞澂以後，他就是本縣內首先剪去辮子的一個。那時，他只得三十四歲，正做着縣裏育嬰堂董事的父親還沒死，金鳳姐尚未買來，兒子只有三歲。他仗着一塊鍍銀的什麼黨的襟章，居然在縣裏開始充當紳士。直到現在，省當局是平均兩年一換，縣當局是平均年半年一換，但他這紳士的地位，始終沒有動搖過。他是看準了的：既然還要縣官，一定還是少不來他們這夥紳士；沒有紳就不成其爲官。他的「鐵飯碗」決不會打破。所以當縣公署換掛了青天白日旗，而且頗有些「打倒土豪劣紳」的小紙條發見在

已經走到跟前，依舊臉上掛

神氣。

城隍廟的照壁上時，他還是泰然自若，在清風閣的雅座裏發表了關於吳大帥劉玉帥的議論。

但是最近的半個月裏，胡國光卻有些心惶了。這是因爲新縣官竟不睬他，而多年的老紳士反偷偷的走跑了幾個；「打倒劣紳」不但貼在牆上，而且到處喊着了。省裏的幾個老朋友，也已通知他，說「省局大變，橫流莫挽，明哲保身，遷地爲安。」他不很明白省裏究竟變到怎樣，但也承認這回確比從前不同，風聲確是一天一天的加緊。

他和太太商量怎樣躲避外面的風頭，太太以爲應該先請張鐵嘴起一卦，再作道理。今天他趕早就去，結果，張鐵嘴不但說「毋須躲藏」，並且以爲據卦象看，還要大發，有「委員」之份。他一頭高興，從張鐵嘴那里回來，不料兒子卻又在家裏鬧，累他老人家喫了個瘟驚。

當下胡國光走進了正三間，在簷前的落地長窗邊，就被太太見了，一把拉住，就訴說兒子的不孝。廳裏正中放着一張八仙桌，也推歪了；茶壺的碎瓷片，散在地上，仰着死白色的破臉，像是十分委屈。又像是撒賴放潑的神氣。剩下那茶壺蓋子，卻還是好好的蹲在茶几角。兒子鐵青着臉，坐在右邊的一張椅子裏，看見父親進來，似乎也出驚，但還是橫着眼不理。

「昨天剛拏了兩弔錢去，今天又要。」胡太太氣咻咻的說，「定要五弔，沒給就嚷罵，打了銀兒還不算，又擰東西。我氣急了，說了他一句逆逆，他直跳起來，放了那麼一大堆的混賬話——你親自問他去！」

她撩起了羊皮襖的衣角來擦眼睛，大概她自覺得要落下眼淚來，雖然事實上並沒有。





「張鐵嘴怎麼說呢？」胡太太惴惴的問。

「很好。不用瞎擔心事了。我還有委員的福分呢！」

「慶事的桂圓！」

「是委員！從前行的是大人老爺，現在行委員了！你還不明白？」

「那不是做官麼？又得拏銀子去買。」胡太太恍然大悟的說。「做不上三天大兵來了，又要丟了我勸你別再勞碌了罷。」

胡國光微笑地搖着頭。他知道現在的新花樣，太太是決不會懂的，所以只是微笑地搖着頭，心事仍忙亂地盤算。

銀兒已經把廳裏的碎瓷片掃去，胡太太移正了八仙桌，看看太陽已經移到長窗邊，該近午時了，她喚着銀兒進去，留下胡國光一個人在八仙桌邊打旋。

前進的平屋裏，忽然傳來吃吃的笑聲，又似乎有兩個人在那裏追逐的腳音，俄而，聲中拔出「你敢」兩個字來，又尖，又俏，分明是金鳳姐的口音。

胡國光想不下去了。他滿腹狐疑，顧脚走出廳來，剛到了院子裏，迎面進來一個人，叫道：

「真卿哥，原來你在家。」

這人是胡國光的姨表弟王榮昌，就是

店裏的店東。

胡國光招呼過了，正要讓進裏面裏坐，金鳳

她的光頭髮顯

白臉漲成了

豬肝色，而假洋緞的棉背心的大襟上竟有一

的痕跡。她低着頭

「剛才你是怎麼合誰嘻嘻哈哈的？」胡國光劈面喝問。

「嘻嘻哈哈誰個？你問王老爺！」

金鳳姐撇起嘴，很不敬的說；也不看胡國光，就走了進去。

胡國光詫異地，看着王榮昌。這個小商人，一面走進廳裏，一面說：

「真卿哥，你的阿炳太胡鬧了。我到府上門前時，他正翻着金鳳姐，逼到牆角裏，揪揪扯

是早把金鳳姐收做小了麼？」

王榮昌一面就坐，還搖着頭說：「不成體統，不成體統！」

「並沒有正式算做姨太太。」胡國光也坐下，倒淡淡的說：「現在變了，這倒是時髦的自由戀愛了。」

「然而父妾到底不可調戲。」

「榮弟，今天你難得有空來談談。」胡國光乾笑一聲，轉了話頭。

我們要知道王榮昌是一個規矩的小商人，輕易不出店門的；今天特來拜訪他的表兄，正有一件大事要商量。從前天起，縣黨部通告，要組織商民協會，發一張表格到王榮昌店裏，那表上就有店東何人，經理何人，何年開設，資本若干等等名目。而「資本若干」一條，正是王榮昌看了最喫驚的。

「你看，貞卿哥，調查資本，就是要來共產了。」在敘明了原委以後，王榮昌很發愁的說。  
胡國光凝神在想，搖着頭，在空中畫了個半圓。

「也有人說不是共產，只要我們進行商民協會，去投票。月底就要選舉什麼委員了。貞卿哥，你知道，我這人，只會做生意，進什麼會，選舉，我都是不在行的，我最怕進會，走官場。」

王榮昌現在幾乎是哭喪着臉了。一個念頭，突然落到胡國光心上。

「你不進會又不行。他們要說你壞了章程呢！」胡國光鄭重地說。

王榮昌苦着臉，只是搖頭。

「共產是謠言，商民協會非進不可的。你不出面或者倒可以。」

「可以找替手的麼？」王榮昌忙低聲問。

「現在通行的是派代表。你爲什麼不能派代表自然可以。」

「好極了，貞卿哥，拜託你想個妥當的辦法；我們至親不客氣。」

王榮昌極密切的說；這個可憐的人兒現在有點活氣了。

胡國光閉目一笑；張鐵嘴灌他米湯時的面容，又活現在眼前了。他突然衝動：

「幾乎忘記叮囑你，榮弟，你以後千萬不要再叫我貞卿了，我已經廢號。我

在我改名『國光』以後，只叫我國光就是。」

「噢，幾時改的？」

「就是今天。」

王榮昌張大了眼，很詫異。

「今天我去請教個張鐵嘴——斗姥閣下的張鐵嘴。他用心替我起

有委員之

望。你想要做委員，我這「國輔」的名兒，就有封建思想的臭味，決定不行，所以改名「國光」。拆這「光」字，也說極好。我現在是國光了，你不要忘記。」

「哦，哦。」王榮昌似懂非懂的點頭。

「相書上也有委員麼？」他又出奇的問。

「大概沒有。但官總是官，官場中有委員，張鐵嘴的嘴裏自然也有了。」

王榮昌恍然大悟似的又點着頭。

「至於你的事，我還不幫助麼？但是，先有一件，我得先看過那張表，總有辦法。」胡國光微微笑的繼續說，似乎頗有把握的樣子。

「看表容易。只是還有那商民協會，我說不上來。最好去找着陸慕游。他是一本賬都熟在肚裏。」

「陸慕游？」胡國光側着頭想。「是陸三爹的兒子罷？他居然不做少爺，來辦地方上的事了。」

「表在店裏。」王榮昌抓住了說。「貞卿——哦，國光哥，眼前你沒事的話，就請到敝店裏喫飯，帶便看

那張表。」

胡國光當然沒有什麼不願意。對於這件事，他業已成竹在胸。

二

但是直到掌燈時分，胡國光還沒回家。這是最近一個月外面風聲不好以來從沒有過的事。胡太太因此頗着急了。

金鳳姐也是心不安定；她知道胡國光是和王榮昌同出去的，而王榮昌卻又是清清楚楚看見胡炳和她廝纏的情形，她料來這老實的王老爺一定是什麼都說出來了。她回想當時的經過，胡炳固然膽大，自己也有心撩撥；胡炳摸她的奶，勾住她的頭頸親嘴的時候，她還斜着眼微笑，王榮昌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他準是一五一十告訴了老頭子了，這還了得！

金鳳姐臉上熱烘烘了。她記得胡炳說：「你總是我的。現在外邊許多當官當司的姨太太都給了兒子當老婆。」她彷彿也聽什麼人說過：官府不許人家有姨太太，凡是姨太太都另外嫁人，或者分給兒子。這果然是胡炳今天敢如此大膽調戲的原因，也是她自己竟然半推半就的原因。胡炳垂涎金鳳姐，不是今天開始的；以前也捉空兒和她廝纏過幾齣。開茶館金鳳姐怕老爺，所以總沒被胡炳碰着皮肉。而胡炳也還怕老

子，不十分敢。近來，不但胡炳常說「言不着兒子了」，並且今天的事就證明老子反有點怕兒子。這又是金鳳姐敢於讓胡炳攔住了摸奶親嘴的緣故。

然而金鳳姐是粗人，不懂得一切的新潮流，她又不比胡炳在外面聽得多了——雖然他也是個一竅不通的渾人，所以金鳳姐回想起來，還是有些怕。

晚上九點鐘光景，胡國光方才回到家裏，臉上略紅，頗帶幾分酒意。

胡太太的第一句話是：「外邊風聲好些麼？」

「不要緊。我已經做了商民協會的會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只要稍爲運動一下，委員是拿得穩的。」胡國光十分得意的說。

王榮昌不敢出名做商民協會的會員，已經請胡國光代替。他們填報的表上是寫着：店東，胡國光，經理，王榮昌；資本，貳千圓。

胡太太不大懂得胡國光的事，但看見他神色泰然，亦就放心了。

「阿炳還沒回來呢！」胡太太第二樁心事來了。

「隨他去罷。這小子也許會混出個名目來！」

金鳳姐懷着鬼胎，侍候胡國光直到睡；他竟沒退問白天的事，然而像在盤算什麼事，竟例外的不大理會金鳳姐的撩撥，翻了一陣子身，就沒有聲息了。金鳳姐蜷伏在這瘦黃臉人兒的身邊，臉上只是一陣一陣

的發熱；畏懼的心理，與本能的衝動，在她全身內翻騰作怪。白天的事，不知怎的，總是掛在她眼前，不肯隱滅。她迷惘中看見胡炳張開了大嘴，直前擁抱她，喊道：「縣官已經出了告示，你是我的」……

第二天，胡國光着手去實現他的計畫。昨天他已找過了陸慕游，談的很投機，已經約定互相幫忙。胡國光也知道這陸慕游只是一個執袴子弟，既沒手腕，又無資望，請他幫忙，不過是一句話而已；但胡國光很有自知之明，並且也有知人之明。他知道現在自己還不便公然活動，有些地方，他還進不去，有些人，他還見不着，而陸慕游卻到處可去，大可利用來刺探許多消息；他又知道陸慕游的朋友，雖然儘多浮浪子弟，但也有幾個正派人，都是他父親的門生，現今在本縣都有勢力，要結交這般人，則陸慕游的線索自不可少。還有一個念頭，說來卻不高明了，在胡國光亦不過是想想而已；那就是陸慕游還有一個待字深閨的妹子，陸慕雲，是遠近聞名的才女，能繼承她父親的家學。

但是我們要記得，胡國光卻不是胡炳那樣的渾人，他是精明老練的，他服膺一句古話：「飯要一碗一碗的喫。」他現在確是把「才女」完全攔開，專進行他所以交結陸慕游的第一二原因。而況商民協會選舉日期已很迫近，只剩了十天的寶貴時間，他還能够不加倍努力麼？

奔走幾天的結果，胡國光已經有十三票的把握；選舉會的前一天上午，他又拉得兩票，但是就在這一天，他聽得了一個不好的消息，幾乎跌到冰窖。

這消息也是在消息總匯的清風閣茶館裏得來的。因為早約好了一個幫忙投票的小商人到清風閣

面談，胡國光獨自在那裏喝着茶等候。其時正是午後一點鐘，差幾分早市已過，晚市未上，清風閣裏稀落落，地只有三五個茶客。有兩個胡國光所不認識的青年人正在議論商民協會的選舉，胡國光靜靜地聽着，聽得其中一個說：

「商民協會執行委員也有人暗中運動當選，你說怪不怪？」

「執行委員，縣黨部早已指定了。」一個回答，「本來應該指定，也讓那些運動鑽謀的人得一教訓！」胡國光大喫一驚，並非爲的這兩位的談話似乎是在罵他，卻因爲執行委員既係指定，他便沒有指望了。他惘然狼顧左右，覺得並無可與言的人，便招呼跑堂的給他保留着那壺茶，匆匆忙忙的出了清風閣。

他是個會打算的人，又是個有決斷的人。他要立刻探聽出「指定」之說，是否確實；如果屬實，他就決定要在未選舉時和他的所有的「擡橋人」毀約，因爲他拉來的票子，雖然一半靠情面，但究竟也都是許了幾個錢的。

第一著，自然是找到了陸慕游。先問個明白。但白天裏要找陸慕游，確是一件難事；這野鳥，不到天黑不回家。然而選舉會卻是明天下午二時準開的，不是今天把事情辦妥，明天是什麼都不用辦。當下胡國光料來陸慕游未必在家，便先到一個土娼家去找；正走到聚豐酒館門前，瞥見一個穿中山裝的少年和一個女子走了出來。那女子照在胡國光面前，比一大堆銀子還耀目。不幸此時胡國光心事太重，無暇端詳那女子，逕自迎着少年叫道：



「呵，朱同志，久違了，很忙罷！」

胡國光和這位少年相識，是最近四五日內的事，也是陸慕游的介紹。少年名朱民生，看去不過二十二，姿容秀美，是縣黨部的候補委員。陸慕游曾在胡國光前極力誇飾朱民生是一個好心熱腸有擔當的人物，但在胡國光看來，不過是一個「無所謂」的青年。

「今天不忙。你到那去？」朱民生回答。他挽住女子的右臂，放慢了脚步。

胡國光覺得這是一個機會，搶前一步說：

「我要找慕游商量一件事，正沒處去找呢。朱同志，你知道他的蹤跡麼？」

少年迴眸看了女子一眼，微微一笑；他的紅噴噴的豐腴的面頰上起了兩點笑渦，委實很嫵媚動人，不愧為全城第一美男子。

「陸慕游麼？你不用找了。他今天有事。」朱民生說。還是帶着微笑。「也許我們可以碰到他。你有什麼事要緊麼？我替你轉達罷。」

「事體並不算很要緊。但我既然知道了，不能不告訴他。」

「哦，那麼，停一刻我看見他時，就叫他先來找你罷。」

女子早已半面向左轉，將一個側背形對着胡國光。她這不耐煩的表示，使得朱民生也提起脚要走了。胡國光料到朱民生他們和陸慕游一定有約，說不定此去就是赴約，所以轉達一層，倒很可靠；但他此

時一轉念間，又得了個新主意，他趕快挪上半步，低聲說：

「我聽得明天的商民協會選舉，黨部已經指定了五個人，叫大家通過；就恐怕陸慕游沒知道，我所以要特地告訴他。」

「是指定三個，選舉兩個，」朱民生「無所謂」的說，「就是這點事麼？我告訴他就是了。」

胡國光的眼前突然亮起來。「選舉兩個」還有希望，但也不無可慮，因為只有兩個朱民生和那女子走離十多步遠，胡國光方纔從半喜半憂的情緒中回復回來。他方纔嗅到一股甜香，他很後悔，竟不會招呼朱民生的女伴，請介紹；甚至連面貌服裝也沒有看清。失智張皇一至於此，真是何等的可笑呵！

他禁不住獨自微笑了。究竟胡國光是自笑其張皇失措呢，抑是爲了「還有希望」？作者還不大弄得明白；總之，他確是掛着微笑，又走進了清風閣。

一小時後，胡國光冒着尖針似的西北風，回家去了。他的臉色很愉快。坐茶館的結果，他的統計上又增加了一票，一共是十八票了！十八票說多是不多，說少也不少。可惜名額只有兩個，不然，他的委員簡直是拿穩了。而現在……？但是他失望。他知道怎樣去忍耐，怎樣去韜幹。在愉快的心情中，他想到：即使十八票還不當選，目前果然是失敗了，但十八票不當選，也還是一種資格，從此可以出頭，再找機會，再奮鬥；只要你肯幹，耐煩的幹，這世界上難道還少了機會麼？

胡國光是如此的高興，回家後竟允許給金鳳姐做一件新羊皮襖過年，並且因爲前天金鳳姐擅自

了太太的一付鞋面緞去自己做了鞋子，又惹起一場爭吵。便當着太太的面，命令金鳳姐照樣做一雙償還太太，卻暗中給金鳳姐兩塊錢，算是補貼。

陸慕游是第二天一早纔來。他已經有二十一票。他們又相約互投一票。

「我已經打聽明白，互選是不犯法的。」陸慕游很得意的說。

「……………」

下午，縣商民協會第一屆執行委員選舉會就在縣議會舊址的縣黨部裏開幕了。縣黨部提出的三個入照例通過後，會員便投票。結果是：

陸慕游二十一票，胡國光二十票當選。

陸慕游還只二十一票，大概是逃走了一票；胡國光多一票，是他臨時弄來的。

縣黨部代表林子冲正跨上講臺，要致訓詞，忽然會員中一個人站起來喊：

「胡國光就是胡國輔，是本縣劣紳！劣紳取消他的委員。」

胡國光臉色全變了，陸慕游也愕然。全場的眼光，團團的轉了一圈以後，終於集注在胡國光的身上。

全場中七十多人的吶喊的小語，頃刻積成了震耳的喧音。主席高叫「靜些」，似乎也沒有效；直到這第一次的驚奇的交頭接耳，自己用完了力量，漸漸軟弱下去，於是方由林子冲最後一聲的「靜些」奠定了會場的秩序，然而已經五六分鐘過去了。林委員皺着眉頭，向臺下找那位抗議者，卻已經不見了。他更皺

緊了眉頭，高聲喊道：

「剛才那是那一位提出異議，請站起來！」

沒有回答。也沒有人站起來。林子冲更高聲的再喊第二次，仍舊沒有影響。他詫異地睜大了眼。胡國光臉上回復了活氣；他想：這正是自己說話的機會。但是林代表第三次變換句法的又喊了。

「剛才那一位說胡國光是劣紳的，請快站起來呀！」

這一句話是被聽得，一個人站起來；胡國光認得就是綽號「油泥猷」的南貨店老板的倪甫庭。

「你說胡國光是劣紳，就請你當衆宣佈他的罪狀。」

「他，胡國輔，劣紳。全縣人都知道劣紳！」「油泥猷」哆着嘴，只是這麼說。

林子冲笑起來了。胡國光見是自己的機會，毅然站起來聲辯。

「主席，衆位同志。我就是胡國光，原名胡國輔。攻擊我的倪甫庭，去年私賣日貨，被我查出，扣留他三包糖，以此恨我，今天他假公濟私，來搗亂來了。國光服務地方十多年，只知盡力革命，有何劣跡可言？縣黨部明察秋毫，如果我是劣紳，也不待今天倪甫庭來告發了。」

「油泥猷」被胡國光揭破了他的弱點，滿面通紅，更說不出話來。

「去年抵制劣貨的時候，你就假公濟私，現有某某人證。你還不是劣紳麼？」

這個人聲音很高，但並未站起來。

胡國光心裏一跳。抵制日貨的時候，他確實做了許多手脚。幸而陸慕游很巧妙的幫了他一手，他冷冷的說：

「請主席注意，剛才不起立的發言人就是黑板上次多數十八票的孫松如。」

林子沖看了黑板一眼，微笑。而孫松如又代替了胡國光受會衆的注目了。

全場忽而意外的沈默起來。

「請黨部代表發表意見罷。」指定委員的趙伯通挽回了啞場。

鼓掌聲起來了。胡國光也在內。

「兄弟是初到此間，不很明瞭地方情形。」林子沖慢的說，「關於胡國光的資格問題，剛才只有幾位發見，都牽涉到從前的事，兄弟更屬全無頭緒。現在照我的意見，我是簡捷的兩句話：此案請縣黨部解決，今天的會照舊開下去。」

許多手舉起來表示贊成。最後舉起來的是胡國光。

於是繼續開會。但似乎剛才的緊張已經使大衆疲倦，全場呈現異常的鬆懈和不耐。林子沖補致了訓話；會員沒有演說，新選的執行委員竟連答詞都忘了。

胡國光神志很是頹喪。他覺得當場解決，沒有委員，倒也罷了；現在交縣黨部辦，萬一當真查起舊事來，則自己的弱點落在別人手裏的，原亦不少，那時一齊發作，實在太危險了。想到這裏，他打了個寒噤。

「你不用擔憂，到我家裏坐坐，商量個好法子罷。」

陸慕游雖然自己得意，卻尚不忘了分朋友之憂。

### 三

胡國光跟着陸慕游走出縣黨部的大門。五六個閒人，仰起了頭，看着張貼在牆上的一幅白竹布的宣傳畫；見他倆出來，又一齊掉轉頭注視他們兩個。胡國光瞥見那白竹布上紅紅綠綠繪着的，正是土豪劣紳敲詐農民然後又被農民打死的驚人的宣傳。四十五度斜射的太陽光線，注在畫上色彩的鮮明部分，使那些紅顏色放出血的晶光來。畫中的典型的劣紳，可巧也是黃瘦的臉，幾根短鬚，嘴裏含着長旱煙管。旁邊寫着大字：

「劣紳打殺！」

胡國光心裏一跳，下意識的舉起手來摸着腦袋。他覺得那些閒人的眼光，向他臉上射過來，又都是滿含着憎恨和嘲笑的。迎面走過幾個商人，因為是向來認識的，都對胡國光點頭，然而這些點頭，在胡國光看來，又都含着「幸災樂禍」的心理。他本能的跟着陸慕游走，極力想鎮定的盤算盤算，可是作怪的思想總不肯集中在一點。他一路走着，非常盼切地望着每一個走的，站的，認識的，不識的人們的臉色。

他們走得很快，早到了縣前街的西端，縣城內惟一熱鬧的所在。陸慕游的住宅就在那邊橫街內的陸巷。胡國光遠遠地看見王榮昌站在一家小雜貨鋪前和一個人附耳密談。那人隨即匆匆走了，王榮昌卻低着頭迎面而來。

「榮昌兄，那裏去？」

經陸慕游這一聲猛喝，王榮昌突然站住了，卻已經面對面，幾乎撞了個滿懷。

「呵，怎麼也來了！」王榮昌很慌張的沒頭沒腦說了這麼一句，又張皇四顧，似乎有話欲說，卻又不敢說。

「我們到慕游兄府上去，你有什麼同去談談。」

「正有事找你。」王榮昌還是遲疑吞吐地，「但何不到我店裏去坐坐。一樣是順路呢。」

胡國光還沒回答，陸慕游早拉了這小商人走了一面說：

「我們商量極要緊的事。你店裏太嘈雜。」

王榮昌跟着走了幾步，將到橫街口，見四面沒有什麼人，也忍不住悄悄問道：

「油泥餓搗你的蛋，真的麼？縣前街上早已議論紛紛，大家都知道。」

「不相干的，我不怕他。」胡國光勉強笑着說。

「沒有說出別的話罷？我們——我們填寫的那張表？」

胡國光這纔恍然了。王榮昌慌張的原因，他是怕牽連到王泰記京貨店店東的真假問題上了。胡國光頂替了王泰記店東這件事，自然不會沒有人知道的。然而胡國光對於這點，簡直不放在心上。他知道這裏無懈可擊。

「這個，你千萬放心。只要你承認了，別人還有什麼話說？」

胡國光說的口氣很堅決，而陸慕游也接着說：

「表上是沒有毛病的。就是國光兄的委員也不是沒有法子挽回。我們就為商量這件事。榮昌兄，這事和你也有關係。胡國光和王泰記是連帶的，你正好也幫着想想法子。」

王榮昌此時纔猛然悟到，照表上所填，王泰記和自己反沒關係。店是胡國光的，那麼，現在胡國光被控為劣紳，不要也連累了店罷。這新的憂愁，使這老實人，不免又冒冒失失的問：

「他們辦劣紳什麼罪呢？」

但是他們已經到了陸巷。胡陸二人都沒有回答，匆匆走進了那一對烏油的舊門。這門上本刻着一副對聯，藍地紅字，現在已經剝落蕪漫，僅存字的形式了。門楣上有一塊匾，也是同樣的破舊，然而還隱隱約約看得出三個大字：翰林第。

這翰林第的陸府是三進的大廈，帶一個不大不小的花園。因為人少，陸府全家住在花園內。前面的正屋，除第三進住了幾個窮苦的遠房本家，其餘的全部空着。陸家可說是世代簪纓的舊族。陸慕游的曾祖是



翰林出身做過落臺祖父也做過實缺府縣陸慕游的父親行三老大老二可惜的是早故，只剩下這老三，活到「望七」，尙目擊最大的世變。人丁單薄，也是陸氏的家風。自從蓋造了這所大房子後，總沒見過同時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做這大屋的主人。陸慕游今年二十八歲，尙是老四，前面的三個，都殤亡了。因此有人以爲這是家宅風水不好，會勸陸三爹賣去那三進大房子。但聖人之徒的陸三爹是不信風水的，並且祖業也不可輕棄，所以三大進的正屋至今空着養蝙蝠。

陸慕游引着胡國光和王榮昌穿過那滿地散了蝙蝠糞的空房子。這老房子的潦倒，活畫出世代饕餮的大家於今頗是式微了。正廳前大院子裏的兩株梧桐，只剩得老幹；幾枝蠟梅，還開着寂寞的黃花，在殘冬的夕陽光下，迎風打戰；階前的書帶草，也是橫斜雜亂，雖有活意，卻豪無姿態了。

從第三進正屋的院子，穿過一個月洞門，便是花園。

陸三爹正和老友錢學究在客廳裏閒談。雖然過了年，他就是「六十管八」的高壽，然而眼耳齒，都還來得，而談風之健，足足勝過乃郎。他是個會享福的人，少壯既未爲利祿奔走，老來亦不因兒孫操心。他的夫人，在生產慕雲小姐後成癩而死，陸三爹從此就不續娶，也不納妾。他常說自己喫了二十年的「獨睡丸」，又頗能不慕榮利，怡情詩詞，纔得此老來的健康。他是一個詞章名家，門生不少，但他老人家從來不會出過縣境，近十年來，連園門也少出。他豈但是不慕榮利而已，簡直是忘了世事，忘了家事的。

但今天他和錢學究閒談，忽然感發了少見的牢騷。錢學究和陸三爹的二哥是同年，一世蹭蹬，未嘗發

跡。他常來和陸三爹談談近事又講些舊話。今天他們談起張文襄的政績，正是「老輩風流，不可再得。」錢學究很惋惜的說道：

「便是當初老年伯在潯陽任上，也着實做了些興學茂才的盛事；昨兒做戚從那邊來，說起近狀，正和此地同樣糟，可嘆！」

陸三爹拈着那幾根花白鬚子，默然點頭。提到他的父親，他不禁想起當年的盛世風光，想起父親死後直到現在的國事家運來。自己雖則健在，然而老境太淒涼了。兒子不成材，早沒有指望的了；家計也逐漸拮据；雖有一個好女兒聊娛晚景，不幸兒媳又在去年死了。他這媳婦，原是世家閨秀，理想中的人物。他嘆了口氣說：

「自從先嚴棄養，接着便是戊戌政變。到現在，不知換了多少花樣，真所謂世事白雲蒼狗了。就拿寒家而言，理翁，你是都明白的，還像個樣兒麼？不是我素性曠達，怕也早已氣死了。」

「哦，哦，兒孫的事，一半也是天定。」錢學究不提防竟引起了老頭兒的牢騷，很覺不安，「世兒人也不差，就只少年變動，交游不免濫些。」

陸三爹的頭從右側慢慢向左移，待到和左肩頭成了三十度左右的角度時，停了一二秒鐘，又慢慢向右移回來；他慨然說：

「豈但少年好動而已，簡直是荒謬渾沌，即論天資，也萬萬不及靈兒。」

「說起雲小姐，去年李家的親事竟不成麼？」

「那邊原也是世家，和先兄同年。但聽說那哥兒也平平，兒女婚姻的事，我現在是怕極了。當初想有個好兒媳持家，留心了多年，才定了吳家。無奈自己兒子不肖，反坑害了一位好姑娘。理翁，你是知道的，吳氏娘的病症，全爲了心懷悵塞，以至不起。我久和親舊疏隔了，爲了這事，去年特地寫了封親筆長信，給吳親家道歉。因而對於雲兒的大事，我再不敢冒昧了。」

陸三爹慢慢地扯着他的長鬍子，少停，又接着說：

「新派那些話頭，就是那婚姻自由，讓男女自擇，倒還有幾分道理。姑娘自己擇婿，古人先我行之，本來也不失爲藝林佳話，名士風流！」

「然而也不可一概而論，」錢學究沈吟着說，「如果宦婢廝養也要講起自由來，那就簡直成了淫風了。」

兩個老頭兒正談着，陸慕游帶了胡國光和王榮昌闖進來。

陸慕游一見他父親和錢學究在這裏，不免有些局促不安，但既已進來，又不好轉身便走，勉強上前，招呼着胡王二人過來見了。

陸三爹看見胡國光一臉奸猾，王榮昌滿身俗氣，心裏老大不快；但又見陸慕游站在一處，到底是溫雅韶秀得多，卻也暗暗自慰。他忽然想起一件事，看着兒子說：

「早上，周時達差人送了個條子來，是給你的；雲兒拿給我，我看內中就有什麼會，什麼委員，究竟你近來在外邊幹些什麼事呢？」

陸慕游不防父親忽然查問起他的事來，頗有些惶恐了，只得支吾着回答：

「那也無非是地方上公益，父親只管放心。」又指着胡王二人說，「此刻和這兩位朋友來，也爲的那件事。既然時達已經有字條來，我且去看一看。」

陸三爹點了點頭，乘這機會，陸慕游就招呼胡王二人走了出來，運到他自己的屋子裏去。剩下陸三爹和錢學究繼續他們的懷舊的感慨。

他們三個穿過一座假山的時候，陸慕游說：

「周時達是家嚴的門生，現在做縣黨部的常務委員，是有些地位的；國光兄的事，我們也可以託他。」

但是經過了鄭重研究之後，似乎又應該先去拜訪縣黨部的商民部長方羅蘭，相機行事；周時達那邊不妨稍緩。因爲周時達素來膽小，怕是非，未必肯擔當他這常務委員，亦沒有勢力；而況縣黨部一定把胡案交給商民部核辦，正是方羅蘭職權內事。

「方羅蘭和我們也是世交，方老伯在日，和家嚴極好。羅蘭的夫人陸梅女士，常來和舍談天，老方對我也很客氣。」

陸慕游這幾句話，加重了應該先找方羅蘭的力量，事情就這麼決定下來，並且立即進行。陸慕游知道明天上午，縣黨部有常務會議，胡案是一定提出來的。他們三個人隨即再上街。王榮昌對於「如何處治劣紳」一問題始終未得要領，滿臉愁容的自回店裏去了。胡國光現在倒很心安，一路上他專心揣摩：如何對方羅蘭談判，他自覺得很有把握似的。

既和陸府有舊，方氏當然也是世家，但住宅並沒陸府那樣寬大，也不像陸府那樣充滿了感傷的古香古色。剛進了門，胡國光就看見一個勤務兵模樣的漢子攔住了去路。

「會方部長。」陸慕游昂然說。

「不在家。」是簡短的回答。那漢子光着眼只管打量胡國光。

「那麼，太太總該在家。給我去通報要見太太。」

忽然聚豐酒館前朱民生女伴的豔影，很模糊的在胡國光前眼一閃。胡國光想方太太大概就是這麼一個耀眼的女子罷。

那漢子又看了胡國光一眼，這繩往裏邊走。陸慕游招呼着胡國光，也跟了進去。轉過了磚砌的垂花門，一座小客廳現出在眼前；廳前是一個極清潔的小院子，靠南蹲着一個花壇，蠟梅和南天竹的鮮明色彩，渲染得滿院子裏富麗而又溫馨。

一陣小孩子的笑聲，從廳左的廂房裏散出來。接着又是女子的軟而快的話音，一個四五歲模樣的孩

子，像急滾的雪球似的，衝到客廳的長窗邊，撞在那剛進廳的勤務兵式漢子的身上，頰長而美麗的女子的身形也出來了。陸慕游忙搶前一步叫道：

「方太太，羅蘭兄出去了麼？」

胡國光看方太太時，是穿一件深藍色的圓角衫子，玄色長裙，小小的鵝蛋臉，很白，大約二十五六歲，但是翹短的頭髮從額際覆下，還是少女的裝扮；出乎意料之外，竟很是溫婉可親的樣子，並沒新派女子咄咄逼人的威棱。

「是陸先生呵，坐一坐罷。」

方太太笑着說，同時攙着那孩子的手，交給剛從左廂出來的女僕帶了走。

「這位是胡國光同志，專誠來拜訪羅蘭兄的。」

陸慕游很客氣的給介紹過了，便揀右首的一個椅子坐下。

方太太微笑着對胡國光點頭，讓他上面坐，但胡國光很卑謙的挨着陸慕游的肩下坐了。他看見方太太時，露出兩排牙齒很細很白。他雖然是奔走鑽營的慣家，然而和新式女太太打交道，還是第一次，頗有些手足無措的樣子，並且他也不知道是否應把來意先對這位可愛的太太說。

但是陸慕游卻很自然的和方太太談着，動問了方羅蘭的起居以後，把來意也說明了。胡國光乘這機會，忙接上去說：

「久聞慕游兄說起方部長大名是當國的柱石，今兒特來瞻仰，乘此也想解釋一下外邊對於敵人的攻擊，蒙方太太賜見，真是光榮極了。」

一個生得頗爲白淨的女子，送上茶來。

「真不巧，羅蘭是縣長請去，喫了飯就去的，大概快要回來了。」

方太太很謙虛的笑着回答，但又立即轉了方向，對慕游問道：

「慕雲小姐近來好麼？我是家裏事太忙，好久不去看她了，請她得暇來坐坐。芳華這孩子，時常叫着她呢。」

於是開始了家常的瑣細的問答；方太太問起陸三爹，問起陸三爹近來的酒量，陸慕雲近來做什麼詩。胡國光端坐恭聽，心裏暗暗詫異；這方太太和他想像中的方太太絕對兩樣。她是溫雅和易，並且沒有政治氣味。胡國光一面聽，一面瞧着客廳裏的陳設，正中向外是總理遺像和遺囑，旁邊配着「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對聯。左壁是四條張之洞的字，而正當通左廂的一對小門的門楣上立着一架二十四寸的男子半身放大像。那男子方面濃眉，直鼻，不大不小的眼睛，堪說一句「儀表不俗」。胡國光料來這便是方繼蘭的相了。靠着左壁，擺了三張木椅，兩個茶几，和對面的右壁下正是一式兩隻大籐椅向外躡着，相距三尺許，中間並沒茶几，卻放着一口白銅的火盆，青色的火焰正在盆沿跳舞。廳的正中，有一隻小方桌，蒙着白的桌布，淡藍色的瓷瓶，高踞在桌子中央，斜含着蠟梅的折枝。右壁近簷處，有一個長小方桌，供着水仙和

時鐘之類還有一兩件女子用品，一盞四方形的玻璃宮燈從樓板掛下來，玻璃片上貼着紙剪的字是「天下爲公。」這就完成了客廳的陳設。胡國光覺得這客廳的布置也像方太太玲瓏文雅端莊。

「去年夏間，省裏一個女校曾經託人來請舍妹去教書，她也不肯去。其實出去走走也好。現在時勢不同了，何必躲在家裏；方太太，你說是不是？」

這幾句話，跳出來似的擊動了正看着那四條張之洞行書的胡國光的耳膜。他急把眼光從行書移到方太太臉上，見她又是微微的一笑。

「方太太在黨部裏一定擔任着重要的工作罷？」胡國光忍不住再不問了。

「沒有擔任什麼事。我不會辦事。」

「方太太可惜的是家務太忙了。」陸慕游湊着說。

「近來連家務也招呼不上。」方太太慚然了，「這世界變得太快，說來慚愧，我是很覺得趕不上去。」

陸慕游似懂非懂的點着頭。胡國光正在搜索枯腸，要想一句妥當的回答的話，忽聽得外面一個聲音輕輕的說：

「陸少爺和一個朋友，來了一刻兒了。」

胡國光和陸慕游，本能的站了起來。方太太笑了笑，向後走去。

進來一個中山裝的男子。他挽住了方太太的手，跨進客廳來，一面說：



「梅麗，你替我招呼客人了。」

胡國光看方羅蘭時，是中等身材，舉止穩重，比那像片略覺蒼老了些。

.....

「所以倪甫庭是挾嫌報復，」在陸慕游說過了選舉會的經過以後，胡國光接着這麼說。事實具在，方部長一定是明白的。自問才具薄弱，商民協會委員的事，雖蒙大家推舉，也不敢貿然擔任。然而名譽爲第二生命，「劣紳」二字，卻是萬萬不能承認。因此不揣冒昧，特來剖析個清楚，還要請方部長指教。」

方羅蘭點着頭，沈吟不語。

你不要弄錯，以爲他是在考慮陸慕游的報告，胡國光的自白；他們的話，實在他只聽了七分光景。一個鬚影，正對於他的可憐的靈魂，施行剝性的逆襲，像一個勇敢的蒼蠅，剛把他趕走了，又固執地飛回原處來。方羅蘭今年不過三十二歲，離開學校，也有四五年了；正當他畢業大學那年，和現在的方太太結了婚。父親遺下的產業，本來也是够溫飽，加以婉麗賢明的夫人，家庭生活的美滿，確也使他有過一時的埋沈壯志。至於浪漫的戀愛的空想，更其是回來沒有的。所以即使他此時心上時時有一個女子的鬚影閃過，我們可以保證他尙是方太太的忠實同志。

「原來今天會場上還有這等事發生，」勉強按住了動搖的心，方羅蘭終於開口了。「剛才兄弟正預備到會，忽然縣長派人來找了我，直到此刻。那倪甫庭並不認識，國光兄雖是初會，卻久聞大名。」方羅蘭的

濃眉忽然往上一挺，好像是在「大名」這兩個字旁加了注意的一豎，胡國光頗覺不安。「現在商民協會的事，兄弟一個人也不好做主，好在大會裏已經議決了辦法，國光兄靜候結果就是了。」

「縣黨部大概是交商民部查復的，總得請羅蘭兄鼎力維持。」陸慕游耐不住那些轉彎的客氣話，只好直說了。

「剛才已經對方部長說過，個人委員的事小，名譽的事大，倪甫庭膽敢欺瞞，似乎非澈底查究一下不可。」

胡國光覷是機會，便這樣輕輕地逗着說。

「自然要澈底查究的呵！可是，聽說前月裏，國光兄還在清風閣高談闊論，說吳某怎樣，劉某怎樣，光景是真的罷？」

「哦，哦，那也無非是道聽塗說的一些消息，偶而對幾個朋友談談，確有其事。」胡國光不提防方羅蘭翻起舊話，不免回答的頗有些支吾了。「但是，人家不免又添些枝節，吹到方部長的耳朵裏了。」

「據兄弟所聞，確不是什麼道聽塗說的消息，偶而談談，那一類的事！」

胡國光覺得方羅蘭的眼光在自己臉上打了個回旋，然後移到陸慕游身上。他又看見方羅蘭微微的一笑。

「那個，請方部長明察，不要相信那些謠言。光復前，國光就加入了同盟會；近來對黨少貢獻，自己也不知

道，非常慚愧。外邊的話，請方部長仔細考察，就知道全是無稽之談了。國光生性太鯁直，結怨之處，一定不少。」

「哦……國光兄何以盡是仇人，太多了，哈哈！」

方羅爾異樣的笑著，掉轉頭望左廂門；方太太手裏挽了個一身白絲絨衣服的四五歲的孩子，正從這廂房門裏笑盈盈的走出來。

「方太太，幾時帶芳華到舍下玩玩去。我們園子裏的山茶，今年開得很好。」

陸慕游覺得話不投機，方羅爾對於胡國光似乎有成見，便這麼岔開了話頭。這時客廳裏也漸漸黑起來，太陽已經收回他最後的一條光線了。

胡國光懷着沈重的心，走出方府的大門。他和陸慕游分別後，悶悶的跑回家去。走過斗姥閣的時候，看見張鐵嘴的測字攤已經收去，只剩一塊半舊的布招兒，還高高的掛在牆頭，在冷風裏對着胡國光提蕩，像是嘲笑他的失意。胡國光忽然怨恨起這江湖術士來。他心裏想：「都是張鐵嘴騙人，現在是畫虎不成反類狗。」他忍不住這股怒氣，搶前幾步，打算撕碎了那個舊布招兒。但是一轉念，他又放手，急步向回家的路上去了。

第二天，胡國光在家裏煩悶。小丫頭銀兒久已成爲胡國光喜怒的測驗器，這天當然不是例外，而且特

別多挨了幾棍子，因為有方太太珠玉在前，他看着自己的一大一小，愈覺生氣；他整天的閉着嘴不多說話，只在那里發威。

但是到了晚上，他似乎氣平了些。喫晚飯的時候，他忽然問道：

「阿炳呢？這小子連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麼？」

「近來他做了什麼九隻頭，常常不回家過夜了。」胡太太說。「今天喫過中飯後好像見過他。」金鳳姐和他說了半天話，是不是？」

胡國光突然記起那天王榮昌搖着頭連說「不成體統」的神氣來，他懷疑地看了金鳳姐一眼。金鳳姐覺得臉上一陣熱，連忙低了眼，說道：

「少爺叫我做一塊紅布手巾，說是做九隻頭，一定得用紅布手巾。」

「什麼九隻頭？」

「我們也不知道，聽說是什麼會裏的，還要帶鎗呢。」

金鳳姐扭着頭說，她看見自己掩飾得很有效，又膽大起來了。

「哦，你們懂什麼！大概工會的糾察隊罷。這小子倒混得過去！」

金鳳姐咬着塗滿胭脂的嘴唇，忍住了一個笑，胡國光也不覺得他又忙着想一些事。他想到王會的勢力，似乎比黨部還大；商民協會自然更不如了。況且和工人打交道，或者要容易些；仗着自己的手腕，難道對

付不了幾個粗人麼？他又想起昨天方羅蘭的口氣雖然不妙，但是態度總還算客氣，不至於對自己十分下不去。於是他轉又自悔今天不應該躲在家裏發愁，應該出去活動；兒子已是堂堂糾察隊，可知活動的路正多着，只怕你自己不去。

「明天阿炳回來時，我要問問他糾察隊的情形。」

胡國光這樣吩咐了金鳳姐。

#### 四

那天送走了陸慕游胡國光以後，方羅蘭把兩手插在衣袋裏，站在客廳的長窗前，看着院子裏的南天竹；在昏闇的暮氣中，一切都消失了色彩，惟有這火珠一般的細子兒還閃着紅光。

方羅蘭惘然站着不動。夜帶來的奇異的壓迫，使他發生了渺茫惆悵的感覺。一個幻象，也在他的滯鈍的眼前凝結起來，終於成了形相；兀然和他面對面的，已不是南天竹，而是女子的墨綠色的長外衣，全身灑滿了小小的紅星，正和南天竹子一般大小。而這又生動了。墨綠色上的紅星現在是全體在動搖了，牠們馳逐迸跳了！像花炮放出來的火星，牠們競爭的往上竄，終於在墨綠色女袍領口的上端聚積成爲較大的絳紅的一點；然而這絳紅點也就即刻破裂，露出可愛的細白米似的兩排。呵！這是一個笑，女性的迷人的笑！再

上，在彎彎的修眉下，一對黑睫毛護住的眼眶裏射出了黃綠色的光。

方羅蘭不敢看似的趕快閉了眼，但是，那一張笑口，那一對頗濃的黑睫毛下的無限幽怨的眼睛，依舊被關進在閉合的眼皮內了。他逃避似的跑進客廳，火油燈的光亮一耀，幻象退去了。火油燈的小火焰，突突的跳，方羅蘭以為這就是自己的心跳，下意識地把右手從衣袋裏伸出去按在心頭。他感覺到手掌的灼熱，正像剛受了那雙灼熱的肥白的小手的一握。

「舞陽，你是希望的光，我不自覺地要跟着你跑。」

方羅蘭聽得自己的聲音很清晰的在耳邊響。他驚得一跳。不是，原來不是他在說話；而除了他自己，客廳中也沒有別人在着。他定了定神，在朝外的大籬橋上坐了。從左廂房裏傳來了方太太的話聲和孩子的喧音，說明晚飯是在預備。方羅蘭惘然站起來，一直望左廂房走。他自覺對不起方太太，然而要排除腦中那個可愛而又可惡的印象，又自覺似乎沒有那種力量，他只好逃到人多的地方，暫時躲開了那幻象。

這晚上直到睡為止，方羅蘭從新估定價值似的留心瞧着方太太的一舉一動，一舉一笑。是要努力找出太太的許多優點來，好借此穩定了自己的心的動搖。他在醉醺醺的情緒中，體認出太太的肉感美的焦點是那肥大的臂部和柔嫩潔白的手膀；略帶滯澀的眼睛，很使那美麗的鶯蛋臉減色不少，可是溫婉的笑容和語音，也就補救了這個缺憾。

「梅麗，你記得六年前我們在南京遊雨花臺的情形麼？那時我們剛結婚，並且就是那年夏季，我們都

畢業了。有一次遊玩的情形，我現在還明明白白記得；我們在雨花臺的小澗裏揜着拾雨花石，你把半件紗衫，白裙子，全弄溼了。後來還是脫下來曬乾了，方才回去。你不記得了麼？」

大約是九點鐘光景，房裏只剩下他們兩個了，方羅蘭愉快的說。

方太太微微一笑，沒有回答。

「那時，你比現在活潑；青春的火，在你血管裏燃燒！」

「年青的時候真會淘氣，」方太太臉紅了，「那一次，你騙我脫了衣服，你卻又來玩笑——」

「當時你若是做了我，也不能不動心呢。你的顫動的乳房，你的嬌羞的眼光，是男子見了誰都要動心的。」

方太太把臉握在手裏，格格的笑。

方羅蘭到她身邊，熱烈的抓住了她的手，低低的然而興奮的接着說：

「可是，梅麗，近來你沒有那們活潑了。從前的天真，從前的嬌愛，你都收藏起來；每天像有無數心事，一股正經的忙着。連大聲的笑，也不常聽見了。你還是很嬌豔，還在青春，但不知怎的，你很有些暮氣了。梅麗，難道你已經燃盡了青春的情熱麼？」

方太太覺得丈夫這幾句話，挾着多量的感傷的氣分；她仰起頭，驚訝地看着他；看見方羅蘭的濃眉微皺，目光定定的。方太太把頭倚在丈夫的肩頭，說：

「我果然變了麼？羅蘭，你說的很對。我是變了，沒有從前那麼活潑，總是興致勃勃地了，恐怕年齡也有關係，但家務忙了，也是一個原因。不——我細想來，又都不是。二十七歲不能說是老罷；家務呢，實在很簡單。可是我不行了；消沈，闌珊，處處，時時，都無從着勁兒似的。我好像沒有從前那樣的勇敢，自信了。我現在不敢動。我決不定主意。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纔算是對的。羅蘭，你不要笑。實在這世界變得太快，太複雜，太矛盾，我真正的迷失在那裏頭了。」

「太快，太複雜，太矛盾；一點兒不錯。」方羅蘭沈吟的說。「可是我們總得對付着過去。梅麗，你想在這複雜矛盾中間找出一條路；你非得先把定了心，認明了方向，然後不消沈，得勁兒麼？這就辦不到了。世間變得更快，牠不耐煩等候你，你還沒找出，還沒認明，牠又上前去了一大段了。」

「何嘗不是呢！羅蘭，大概我是趕不上了。可是——並未絕望。」

方羅蘭輕輕放下了她的手，挽住她的腰，疑問的看着她。

「並未絕望。」方太太重複說一句，「因為跟着世界跑的，或者反不如旁觀者看得明白；他也許可以少走冤枉路。」

方羅蘭點頭微笑。他明白了太太目下的迷亂動搖不知所從的心情，也明白了太太的主意是暫時不動。他本來還想說：「如果大家都做旁觀者，還有什麼人來跑給你看看呢？」但是不忍打破這位溫柔太太的美妙的想象，他到底不說了。他給被擁抱了的太太一個甜蜜的吻，只說了這麼一句雙關的話：



「梅麗，你真聰明呵！要我跑着給你看。可是你站在路邊看明白了方向時，別忘記招呼我一下。」

在兩心的融合的歡笑中，方羅蘭走進了太太的溫柔裏，他心頭的作怪的豔影，此時完全退隱了。

況且方羅蘭正是「跟着世界跑」的人；黨國的事，差不多佔據了他的精神時間百分之百以上。並且他已經不是迫不及待不能已於「戀」的人。紛亂的事務，也足使他忘記了那個墨綠袍子的女性。屬於他職分內的事，眼前就有不少。胡國光案只能算是最小的事。一個困難的問題，已經發生，便是店員的加薪運動。

卻也爲的店員問題把人追急了，胡國光案便敷衍過去，竟沒澈底查究。方羅蘭呈復縣黨部，是說「胡某不孚衆望，應取消其委員當選資格。」縣黨部即據此轉令商民協會，結束了事。

這個消息，由陸慕游帶給胡國光時，胡府上正演着一幕活劇。幫忙胡國光投票的人，從前兩天起，就來索報酬；這天來的一個便是胡國光在會場上臨時抓得的一票，竟所望極奢，並且態度異常強硬。胡國光的方法用盡了，結果，還是從金鳳姐頭上拔了一枝挖耳，這纔把那人打發了去。

金鳳姐本來有新羊皮襖的希望，不料現在新年已在眼前，羊毛不見半根，反損失了一枝金挖耳，她這悲哀也就可想而知了。她雖然還不敢扭着胡國光鬧，而關了房門嚷哭的膽量是有的。陸慕游到來的時候，這把戲已經開演了一半，胡國光臉色很難看，在他的廳裏踱方步。

「國光，你已經知道了麼？」陸慕游劈面這麼問。

胡國光凸出了一對細眼睛，不知道怎樣回答。

「商民協會委員的事已經有了批示，你竟被犧牲了。」

胡國光兩隻眼睛一翻，攤開了兩手，不知不覺的往最近的一張椅子裏倒下了。查抄，坐監……一幕一幕最不好的然而本在意料的事，同時擁擠地閃電般在他腦膜上掠過，而最後的一幕是金鳳姐被「共」。

「方羅蘭你這小子！」他猛然跳起來大聲囔。

「國光兄，方羅蘭還算是幫忙的呢！他查復的公文，我也看見了，只說你『不孚衆望』，其餘的事，概沒提起。」

「不來查辦了麼？」胡國光難以相信似的着急的問。

「他只說你『不孚衆望』，連劣紳的名兒也替你洗刷了。」

胡國光鬆了一口氣。

「你的商民協會委員是被取消了，但縣黨部既然認爲你僅僅是『不孚衆望』，那麼，並非劣紳，亦就意在言外，你倒很可以出來活動了，這也是不幸中之幸。」

胡國光背着手踱了幾步，喟然道：

「也罷。總算白費了一場辛苦。慕游兄，似乎方羅蘭處，我應該再去一趟，謝謝他的維持，藉此和他拉攏。你看對不對？」

「很好，可是不忙。我有些事正和你商量，要請你幫個忙呢。」

一件事忽然撥動了胡國光的記憶；他記起七八天前和陸慕游走過那僻靜的西直街時，在一個頗像小康人家的門前，陸慕游曾經歪着嘴低聲說：「這裏面有一個孤孀，十分漂亮！」當時也會笑着回答：「你老兄如果有意思，我幫你弄她到手。」現在大概就是商量這個了。

「是不是那天說的女字旁繡？」胡國光笑着問。

「哦，不是那個，你還記得麼？不是那個。今天是正正經經的黨國大事，我總算是商民協會的委員了。我想來應該有篇宣言。一篇就職的宣言！」

胡國光很讚許的連點着頭。

「我和你客氣，說老實話。這宣言的玩意，我有點弄不來。從小兒被家嚴逼着做詩做詞，現在要我譚一首七言八言的詩，倒還勉強可以敷衍交卷，獨有那長篇大論的宣言，恐怕做來不像。你老兄是刀筆老手，所以非請你幫忙不可了。」

「你的事自然要幫忙，但不知道你有什麼主張？」

「主張麼？有，今天我得個消息，店員要加薪——聽說加的數目很大，許多店東都反對，縣黨部還沒決定辦法。我想贊成店員的要求。我們首先贊成，最有意思。宣言裏對於店員的主張，就是這麼着。其餘還有什麼話應該加進去，就要費神代我想想了。」

前天晚上聽得兒子做了工會糾察隊後所起的感想，現在又浮上胡國光的心頭了；他不禁摸着他的短鬚，微微的笑。

## 五

因為有店員運動轟轟然每天鬧着，把一個陰曆新年很沒精采的便混過去了。自從舊臘二十五日，店員提出了三大要求以後，許多店東都不肯承認。那三大要求是：（一）加薪，至多百分之五十，至少百分之二十；（二）不准辭歇店員；（三）店東不得藉故停業。店東們以為第一二款，尚可相當的容納，第三款則萬難承認，理由是商人應有營業自由權。然而店員工會堅持第三款，說是凡想停業的店東大都受土豪劣紳的勾結，要使店員失業，並且要以停業來製造商業上的恐慌，擾亂治安。縣黨部中對此問題，也是意見分歧，沒有解決的辦法。

待到接過照例的財神，各商店須得照舊營業的時候，這風潮便突然緊張起來了。店員工會的糾察隊，三三兩兩的，在街上梭巡。勞動童子團，雖然都是便服，但頸際卻圍着一式的紅布，揹着一根比他們的身體還高些的木棍子，在熱鬧的縣前街上放了步哨。

初六那晚，工會中提燈游行，舉行改良的「鬧龍蚌」，剛到了清風閣左近，突然那茶樓裏跑出二十多

個人來，衝斷了遊行的隊伍。這一夥人，都有木棍鐵尺，而「鬧龍蚌」的人們也都有彈壓聞人用的一根長竹片在手裏，當下兩邊都混打起來。許多紅綠紙燈碰破了，或是燒了，剩下那長竹柄，便也作爲廝打的武器。大約混戰了十分鐘，糾察隊和警察都大隊的趕到了，搗亂的那夥人亦就逃散，遺下一個負傷的同伴。遊行人們方面，傷的也有五六個。

第二天，糾察隊便帶了鎗出巡，勞動童子團開始監視各商店，不准搬貨物出門，並且店東們住宅的左近，也頗有童子團來徘徊窺探了。下午，近郊農民協會又派來了三百名農民自衛軍，都帶着丈八長的梭標，標尖有一尺多長的鐵頭，閃閃發光。這農軍便駐在縣工會左近。

就是這下午，縣黨部的幾個委員在方羅蘭家裏有非正式的會議，交換對於店員風潮的意見。這不是預先約定的會議，更其不是方羅蘭造意，只是偶然的不期而會。方羅蘭今天神思恍惚，顯然失了常態；這自然是皇念店員風潮之故，然而剛才他和太太中間有點小誤會，現在還未盡釋然，也是一個原因。說起那誤會，方羅蘭自信不愧不作，很對得住太太，只是太太的心胸太仄狹了些兒，更妥當的說，太不解放了些兒，不知聽了什麼人的話，無端懷疑方羅蘭的忠實，遂因了一方手帕的導火線，竟至傷心垂淚。方羅蘭自然不願他們中間有裂痕，再三對太太說：「人家——雖然是一個女子——送一塊手帕，我如果硬不受，也顯見得太拘束，頭腦陳舊。」在男女社交公開的現在，手帕之類，送來送去，原是極平常的事。然而方太太不諒解。現在方羅蘭不得不陪坐着談正經事，他的一隻耳朵聽得周時達和陳中談論店員風潮，別一隻耳朵

卻依舊噙噙然充滿了方太太的萬分委屈的嗚咽。他明知現在已有張小姐和劉小姐在那裏慰勸，太太應該早已收淚，然而一隻耳朵的噙噙然如故。他不知不覺嘆了一口氣。

「農民自衛軍已經開來了三百，街上無形戒嚴，謠言極多，不是說明天要實行共產，就是說今天晚上土豪劣紳要暴動。說不定今晚上要鬧大亂子。剛才時達兄說店員工會辦得太操切了點兒，我也是這個意思。」

陳中氣咻咻的說，也響應方羅蘭似的嘆了口氣。他是縣黨部的一個常務委員，和方羅蘭原是中學時代的同學。

「羅蘭兄有什麼高見？我們來的時候，看見街上情形不對，便說此事總得你出來極力斡旋，立刻解決了，纔能免避一場大禍。」

周時達一面說，一面用勁的搖肩膀，似乎每一個字是非搖不出的。

「我也無能爲力呀。」方羅蘭勉強收攝了精神，斥去一隻耳朵裏的噙噙然，慢慢地說，「最困難的是黨部裏，商民協會裏，意見都不一致，以至早不能解決，弄到如此地步。」

「說起商民協會，你看見過商民協會委員陸慕游的宣言麼？」

陳中對着方羅蘭說，他仰起頭噴出一口紙煙的白煙氣。

「前天見到了。他贊成店員的要求。」

「那還是第一次的宣言呢。今天上午又有第二次宣言，你一定沒有見到。今天的，其中有攻擊你的句子。」

「奇怪了，攻擊我？」方羅蘭很驚異。

「慕游不會攻擊你的。」周時達忙接起來說。「我見過這宣言，無非敘述縣黨部討論店員要求的經過，文字中間帶着你罷了。那語氣確是略為尖刻了些兒，不很好。但是我知道慕游素來不諳此道，大概是託人起草，爲人所愚了。你看來是不是？」

陳中微笑點頭。他取出第二枝煙來吸，接着說：

「那語氣中間，似乎暗指店員風潮之所以不能早早解決，都爲的羅蘭兄反對店員的要求，主張修改的緣故。本來這不是什麼不可公開的陰私，黨部開會記錄將來也要公布的；但此時風潮正急，突然牽入這些話頭，於羅蘭兄未免不利。」

「我本沒一毫私心，是非付之公論。」方羅蘭說時頗爲婉歎。「只是目前有什麼方法去解決這爭端呢？」

「爭點在店東歇業問題。」陳中說。「我早以爲店員工會此項要求太過分。你們兩位也是同樣的意見。然而今天事情更糾紛了；店員既不讓步，農民協會又來硬出頭，管閒事。店東們暗中也像有布置；暴動之說，也有幾分可信。如此各趨極端，辦事人就棘手了。」

暫時的沈默。這三個人中，自以方羅蘭爲最有幹才，可惜今天他耳朵裏嗡嗡然，也弄得一籌莫展。再則，他總想辦成兩邊都不喫虧，那就更不容易。

「店員生活果然困難，但照目前的要求，未免過甚；太不顧店東們的死活了！」方羅蘭還是慨歎的說。然而慨歎只是慨歎而已，不是辦法。

靜寂又繼續着佔有這客廳。

細碎的履聲從左廂房的門內來了。三個男子像聽了口令似的同時轉過頭去，看見張小姐和方太太挽着手走出來，後面跟着劉小姐。

「你們還沒商量好麼？」

張小姐隨隨便便的問。但是她立刻看出這三個男子的苦悶的神氣來，特別是方羅蘭看見方太太時的忸怩不安的態度。

張小姐是中等身材，比方太太矮些，大約二十四五歲；肌膚的豐腴白皙，便是方太太也覺不及；又長又黑，發光的頭髮，盤成了左右相並的兩個頗大的圓髻。這自然不是女子髮髻的最新式樣了，然而張小姐因爲頭髮太長太多，不得不取這分立政策。可是倒也別有風姿。飽滿的胸脯，細腰，小而紅的嘴唇，都和方太太相像。她倆原是同學，又是最好的朋友。去年張小姐任縣立女中的校長，方羅蘭曾經破例去擔任過四小時的功課。



「沒有結果呢。」方羅蘭回答，他又看着周陳二人的面孔，接着說，「我們三個人即使有了辦法，也不能算數。我們還不是空口談談而已。」

張小姐看見方羅蘭這少有的牢騷，也覺得說不下去；她看了看手腕上的錶，回頭對劉小姐說，「已經三點了，我們走罷。」

但是方太太不放這兩位小姐回去，方羅蘭也熱心的挽留。他還有幾句話一定要在張小姐面前對太太剖白。剛才兩位小姐來時，太太正在傷心的頂點，方羅蘭一肚子冤屈，正想在太太好友的這兩位小姐面前發洩一下，請她們證明他的清白無他；不料陳中和周時達又來了，他不得不把滿面淚痕的太太交給了兩位小姐，連一句話也沒多說，就離開了。現在他看見太太的神情還是不大自在，而眉宇間又頗有怨色，他猜不透她們在背後說他些什麼話，他安得不急急要弄個明白。他再無心討論店員風潮了，雖然陳中和周時達還像很熱心。

又談了十多分鐘，終於兩個男賓先走了。方羅蘭伸了伸腰，走到太太面前，很溫柔的說。

「梅麗，現在你都明白了罷。我和孫舞陽，不過是同志關係，連朋友都說不上，那里來的愛？張小姐和劉小姐可以替我證明的。自然她常來和我談談，那也無非是工作上有話接洽罷了。我總不好不理她。梅麗，那天黨部裏舉行新年懇親會，可惜你生了病，沒有去；不然，你就可以會見她。你就知道她只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女孩子，性情很爽，對於男子們一概親熱。這是她的性格如此，也未必就愛上了誰個。她那天忽然要送

我一塊手帕——也不是她自己用過的手帕——當着許多人面前，她就拿出來放在我的衣袋裏，不是暗中授受，有什麼意義的，她只是好玩而已。張小姐和劉小姐，不是都親眼看見的麼？這些話，我剛才說了又說，你總不肯相信。現在你大概問過張小姐了罷？張小姐決不會受我的運動，替我說謊的。」

似乎真是太興奮了，方羅蘭額上滲出了一層薄薄的汗點；他隨手從衣袋中摸出一塊手帕來——一塊極平常的淡黃邊的白紗手帕，然而就是孫舞陽所送的。

「一塊店裏買來的手帕，沒有一點兒記號，你也看過的。現在我轉送給你了。」方羅蘭將手帕在額上揩過後，抖着那手帕，又笑着說；隨即塞在方太太的手裏。

方太太將手帕擦在桌子上，沒有話。

她經過張小姐的解釋，劉小姐的勸慰，本已渙然，相信方羅蘭無他；然而現在聽得方羅蘭讚美孫舞陽天真活潑，簡直成爲心無雜念的天女，和張小姐所說的孫舞陽完全不同，方太太的懷疑又起來了。因爲在張小姐看來是放蕩妖豔，玩着多角戀愛，使許多男子瘋狂似的跟着跑的孫舞陽，而竟在方羅蘭口中成了無上的天女，那自然而使方太太達到兩個結論：一是方羅蘭爲孫舞陽諱，二是以爲孫舞陽真好。如果確是爲孫舞陽諱，方太太覺得她和方羅蘭中間似乎已經完了一個男子而在自己夫人面前爲一個成問題的女子諱，這用意還堪問麼？即不然，而乃以爲孫舞陽真好，這也適足證明了方羅蘭確已着迷；想到這一點，方太太也不寒而慄了。

這些思想，在刹那間奔湊而來的，就像毒蛇似的纏住了方太太，但她沒有話，只是更頹喪的低了頭。方羅蘭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話已經發生了相反的效果；她錯認方太太的沈默是無聲的諒解；他又笑着說：

「張小姐，你是都知道的，梅麗素來很溫柔，我還是今天第一次看見她生氣。剛才我多麼着急，幸而你們兩位來了，果然梅麗馬上明白過來。一天的烏雲都吹散了。好了，這也總算是我們生活史上一點小小的波瀾。只是今天沒來由惹梅麗生氣，算來竟沒有一個人應該負這責任。好了，說一句笑話，那便是鬼妒忌我們的幸福，無端來播弄我們一場，可憐我們竟落了圈套。」

「鬼是附在孫舞陽身上的，」張小姐看了方太太一眼，也笑着說，「她和朱民生攪得很好，倒不送他手帕。」

「孫舞陽這人真有些兒古怪。她見了人就親熱似的，但是人家要和她親熱時，她又冷冷的大不理睬了。大家說她和朱民生很好，可是我在婦女協會裏就見過幾次，朱民生來找她，對她說話，她好像不見，不聽得，歪着頭走開，自和別人談話去了。也不是和朱民生有口角，她只是忽然的不理。」

劉小姐不大開口，此時也發表了她的觀察。她和孫舞陽同在婦女協會辦事，差不多是天天見面的；一個月，前，孫舞陽由省裏派來到婦協辦事，劉小姐就是首先和她接洽工作的一個人，她倆很說得來。

「可不是！她就是這麼一團孩子氣的。今天她忽然會送我手帕，明天我若是去找她說話，她一定也是

歪了頭不理的。梅麗，幾時去試一試給你看，好不好？」

張小姐和劉小姐都笑起來，方太太也忍不住笑了。

方羅蘭乘這機會，拉住了太太的手，說：

「梅麗，你應該常出去走走。一個人坐在家裏多想，便會生出莫須有的懷疑來。譬如今天這件事，倘使你是見過孫舞陽幾次的，便不至於爲了一塊手帕竟生起氣來，懷疑我的不忠實了。」

方太太讓手被握着，還是沒有回答。他們的一切的話，投射在她心上，起了各式各樣的反應，都是些模糊的，自相矛盾的，隨起隨落的感想。她得不到一個固定的見解。然而她的興奮的情緒卻也漸漸安靜下來了；此時她的手被握着，便感到一縷溫暖的慰藉，幾乎近於愉快。不多時前，她自設的對於方羅蘭的壁壘，此時完全解體了。

「梅麗，你怎麼不說話？」方羅蘭追進一句，把手更握緊些，似乎在這幾個字上加一個注重的符號。

「張姊姊，劉姊姊，你們看羅蘭的話對麼？」

方太太避過了直接的回答；然而她已經很自然的很嫵媚的笑了。

兩位小姐都點着頭。

「那麼，我們現在就出去走走。」方太太忽然高興起來。「羅蘭，你今天沒有事罷？劉姊姊的大衣在廂房裏，你去拿了來，陪我們出去。」

街上的空氣很緊張。

方羅蘭和三位女士走了十多步遠，便遇見一小隊的童子團，押着一個人，向大街而去；那人的衣領口插着一面小小的白紙旗，大書：「破壞經濟的奸商。」童子團一路高喊口號，許多人家的窗裏都探出頭來看熱鬧。幾個小孩子跟在隊伍後面跑，也大叫「打倒奸商。」

那邊又來了四五個農民自衛軍，挺着奇怪的長梭標，箬笠掀在肩頭，紫黑的臉上冒出一陣陣的汗氣；他們兩個一排，踏着堅定的步武。兩條黃狗，攔在前面怒鳴，其勢頗不可蔑視，然而到底讓他們過去，以便趕在後面仍舊吠而跳。他們過去了，迎着斜陽，很嚴肅勇敢的過去了；寂寞的街道上，還留着幾個魁梧的影子在搖擺，梭標的曳長的黑影，像粗大的棟柱，橫貫這條小街。

縣前街上，幾乎是五步一哨；藍衣的是糾察隊，黃衣的是童子團，大箬笠掀在肩頭的是農軍，合成了光怪的景象。全街的空氣都在突突的跳。商店都照舊開着，然而只有雜貨鋪糧食店是意外地熱鬧。

兩個老婆子從方太太身邊擦過，喳喳的談得很熱心。一句話攔入方太太的耳朵：

「明天要罷市了，多買些醃貨罷。」

方太太拉着張小姐的蘋果綠綢皮襖的衣角，眼睛看着她，似乎說「你聽得麼？」張小姐只是嫣然一笑，搖了搖頭。

「謠言！但是剛才我們到你家裏時，還沒聽得這個謠言呢。」

走在左首的劉小姐插進來說。她舉手掠整她的剪短的頭髮，烏溜溜的一雙眼睛不住的向那些「步哨」瞧。

迎面來了一個少年，穿一身半舊的黑呢中山服，和方羅蘭打了個招呼，擦着肩膀過去了。方羅蘭忽然拉住了方太太的手，回頭叫道：

「林同志，有話和你講。」

少年回身立定了。蒼白的小臉兒對着張小姐和劉小姐笑了一笑，方太太卻不認識他。他們一行人在窄狹的街道旁停下來，立刻有幾個閒人慢慢地蹣跚過來，圍成半個圈子。

「這是內人陸梅醫。林子沖同志。」方羅蘭介紹，又接着問，「有罷市的謠言麼？情形很不好，你知道店員工會的代表會已經完了沒有？」

「完了，剛剛完了。」

「有什麼重要的決議？」

「怎麼沒有要嚴厲鎮壓反動派。我們知道土豪劣紳預備大規模的暴動呢。前夜清風閣的三三十個打手，就是他們買出來的，明天罷市的謠言也是他們放的。不鎮壓，還得了麼？」

林子沖的小臉兒板起來了，蒼白的兩頰泛出紅色；他看着那四五个愈挨愈緊的閒人，皺了皺眉頭。——但是店員要求的三款，討論到的罷？」

「三款是堅持，多數店東藉口虧本要歇業，破壞市面，也是他們陰謀的一種。明天店員工會就有代表向縣黨部請願呢。」

三位女士都睜大了關切的眼睛，聽林子冲的說話。劉小姐把左臂挽在張小姐的腰圍上，緊緊靠齊，頗有些驚惶的神氣。張小姐卻還坦然。

後面來的一隻黑手，從劉小姐的右腋下慢慢的往上移；但是沒有一個人注意。

「沒有別的事兒罷？」方羅蘭再問。

林子冲靠前一些，似乎有重要的談話；忽然劉小姐驚喊了一聲。

大家都失色了，眼光都注視劉小姐。張小姐一手在自己身邊摸索，同時急促的說：「有賊！劉小姐丟了東西了！」

林子冲眼快，早看見張小姐身後一個人形疾電似的一閃，向旁邊溜去。糾察隊和童子團都來了。不知什麼人冒冒失失的吹起警笛來。接着稍遠處就有一聲應和。忽然四下裏都是警笛亂鳴了。嚷聲，脚步声，同時雜亂地迸發了。方太太看見周圍已是黑壓壓一厚層的人兒，頗覺不安，拉住了劉小姐，連問「丟了什麼？」

「只丟了一塊手帕，沒有什麼大事！」

張小姐高聲向包圍攔來的糾察隊說。

「賊已經跑了！沒有事了！注意秩序！」

林子冲也幫着喊，向街上那些亂闖的人揮手。

但是稍遠處的警笛聲還沒停止。街的下端，似乎很擾亂；許多人影在昏黃的暮色中搖動。一排糾察隊和幾個警察，從人叢中擠出來，匆匆的趕過去。傳來一個很響的呼叱聲：「誰個亂吹警笛！抓住！」

林子冲也跑去察看了。方羅蘭皺着濃眉，昂起了頭，焦灼地望着。糾察隊和童子團早已從他們身邊散去，閒人也減少了；擾動的中心已經移到街的下端。

「羅蘭，沒有事罷？」方太太問。

「大概只是小小的誤會罷了。然而也可見人心浮動。」方羅蘭低啣着說。

林子冲又跑回來了。據他說，抓住一個亂吹警笛的搗亂份子，現在街的下端臨時戒嚴，過不去了。天色已經全黑，他們就各自回家。

方羅蘭和太太到了家裏，看見黨部的通知，定於明日上午九時和商民協會、店員工會、婦女協會——總之，是各人民團體，開一個聯席會議，解決店員三大要求的問題。

方羅蘭慢慢的把紙條團皺，丟在字紙簍裏。

他侵入沈思裏了。

他想起剛才街上的紛擾，也覺得土豪劣紳的黨羽確是布滿在各處。時時找機會散播恐怖的空氣；亂吹的警笛，準是他們攪的小玩意。他不禁握緊了拳頭，自語道：不鎮壓，難了得！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第三提案又付表決了。也只有十票，雖然比較多一票，也還是不足法定的過半數。始終沒有舉過手的是林子冲和孫舞陽。

全場情形，顯然是有利於第二提案了；本來贊成第一第三案的人們總有許多會走這條「不得已」的路罷？陳中和和周時達連坐，他在周時達耳邊輕輕說了一句話，於是周時達在主席再發言之前起來說話了，照舊用力搖他的肩膀：

「請省裏派人來解決，本是一個妥當的辦法；可是極快也得四五天纔有人來，現在謠言極多，反動派就利用我們還沒決定辦法，來散播謠言，恐嚇商人。今天人心已極恐慌，再過四五天，說不定要鬧出大亂來。所以鄙見，一面可以等候省裏派人來根本解決，一面應當先把糾察隊童子團的步哨撤退，要歇業的店舖，暫時不准歇，童子團也不要丟去監視。農民自衛軍請他們回去。我這意見對不對，請大家從長計較。」

「城裏恐慌是一刻一刻加深了，果然也不無反動派從中造謠言，但是糾察隊、童子團、農軍，洶洶然如臨大敵，監視店舖，監視店東，不准貨物出店門等等舉動，也是使得人心恐慌的；我也主張根本問題不妨聽候省裏來人解決，而目前的恐慌一定先得趕快消滅了纔是正當的辦法。」方羅蘭也發言了。

「不行，不行！」林不平大聲反對。「反動派收買打手總有二百多，他們預備暴動。我們防備得這麼嚴密，他們尚且時時搗亂。我可以斷言，糾察隊的步哨早上撤回，這縣城晚上就落在反動派手裏了。」

「縣警備隊有一百多，警察也有四五十，難道不能維持治安麼？」方羅蘭反駁。

林不平只「哼」了一聲。

這一哼，既藐視而又憤憤，含有重大的暗示，所以全場的人都愕然相顧。

「時局很嚴重，不能多費時間；事實是明明白白擺在這里的，反動派的陰謀決非一朝一夕之故，現在非堅決鎮壓不可了。請主席宣布討論終結，將第二提案付表決。然後我們再議具體的辦法。」

在緊張的空氣中，孫舞陽的嬌軟的聲浪也顯得格外曼曼。這位惹眼的女士，一面傾吐她的音樂似的議論，一面拈一枝鉛筆在白嫩的手指上舞弄，態度很是鎮靜。她的一對略大的黑眼睛，在濃而長的睫毛下很活潑地溜轉，照舊滿含着媚，怨，狠，三樣不同的攝人的魔力。她的彎彎的細眉，有時微皺，便有無限的幽怨動人憐憫，但此時眉尖稍稍挑起，卻又是俊爽英勇的氣概。因為說話太急了些，又可以看見她的圓軟的乳峯在紫色綢的旗袍下一起一伏的動。

主席正要詢問有無異議，一個人滿頭大汗，闖進會場來，在林不平的耳邊說了幾句。林不平臉上的筋肉都緊縮起來了。坐在他旁邊的陸慕游也變了色。

「這位同志來報告，縣前街已經發生了暴動，」林不平霍然立起來大聲說，幾乎就是嚷了。「童子團受傷反動派已經動手了！」

幾個聲音同時發出一個「呀！」

但是會議室間壁，縣黨部常務委員室內的電話又丁零零響了。

「你們還主張撤退糾察隊和農軍，那簡直是籠着手讓人家來砍頭！」林不平繼續咆哮似的說。「你們愛高談闊論，悉山尊便，我可不能奉陪了！」

主席很爲難的笑了笑。大家一時是想不出適當的話，情形非常僵。幸而林子沖已經聽了電話回來報告，這纔把林不平恫嚇的退席問題無形中攔下了。

「公安局長打的電話。」林子沖還算鎮靜的說。「縣前街上王泰記京貨店的店東私自搬運店內貨物，被童子團阻住了，不知怎的跑出許多人來干涉，便和童子團打起來；大概有幾個受了傷，糾察隊也到了，一場混打，許多商店便關門收市。現在情形極混亂，公安局請我們派人去彈壓。」

原來事情並不怎樣嚴重，大家倒鬆了一口氣了。這「王泰記」的名兒，大家聽去也很平淡，然而陸慕游頗着急了；林子沖並沒說明這所謂「店東」究竟是王榮昌，抑是胡國光。

然而會議之不能再繼續，並且希望有結果，卻也是大家心心相照的了；於是依了孫舞陽第二次的催促，由主席指定三個人馳往出事地點，一面通過了第二提案電省請示。聯席會議就此宣告結束。

當下是方羅蘭、林不平、陸慕游三人被指派到出事地點，擔任調解彈壓。街上頗有三三兩兩的閒人在那里指手劃腳談論，但糾察隊和童子團的步哨，似乎並沒變動。他們急走了五分鐘光景，早看見前面一大堆人把街道塞滿了，那人堆中有藍衣的糾察隊，有最惹眼的紅布圍着的小小的頭顱，還有梭標的鐵尖高出於人頭上閃耀。

人堆中忽然騰起一片鼓掌聲。許多人臂爭先的舉起來，「擁護胡國光」的呼聲也怪不入調的被聽得了；而高舉的人臂又混亂地動搖，似乎那些臂的主人正在那里狂跳。

兩分鐘後，三位特派員立即被告訴了事情的真相：

——原來是那老實的王榮昌被共產的謠言嚇昏了，想偷運出一些貨物去放在他認為妥當的地方。不料雖然搬出了店門，卻在半路上被查見了；在貨物押回原店的時候，就跟來了一大堆閒人看熱鬧。王榮昌看見機密敗露，早慌得說不出話來，忽然閒人中間擠出兩三個來吆喝着「貨物充公」，便不問情由的想掣了就走，這就和上前來質問禁止的童子團發生了衝突，亂打起來。當糾察隊和農軍聞聲趕到時，那幾個趁火打劫的流氓早已逃走，只留下王榮昌作為勾結流氓的嫌疑犯。而況童子團又有一個被打落了門牙，於是王榮昌便被扣留。這可憐的老實人看見分辨着無效，卻想出了一條妙計，派人把王泰記填表上的店東胡國光找了來解救災難。

現在這胡國光就以王泰記店東的資格，高高的站在櫃檯上演說。他痛罵那些不顧店員生活不顧大局而想歇業的店東；他說自己即使資本虧盡，也決不歇業；他又輕輕的替王榮昌開脫，說他是個糊塗人，老實人，只知忠於東家，卻不明白大局；他說那兩個想趁火打劫的流氓一定是反動派指使出來的；最後，他說店員工會的三款，在王泰記立刻可以照辦，並且還打算由店東店員合組一個王泰記委員會來共管這個店；爲了革命的利益，他是什麼都可以犧牲的。

剛才的熱烈的掌聲和口號就是胡國光替王泰記慷慨犧牲所得的贊許。陸慕游想不到他的朋友如此漂亮，快活到說不出話來。然而三位特派員不能悄悄的就回去，方羅蘭是代表黨部的，就首先當衆宣布了聯席會議的結果。林不平早已一躍上了高櫃臺，趕快補充說：

「我們一面請省裏派人來指導，一面還是要努力鎮壓反動派——土豪劣紳和反動的店東。糾察隊和童子團要加緊巡查，造謠的人要抓他來！私下搬走貨物的也要抓！土豪劣紳的打手，我們捉住了就要槍斃！現在有些人說我們店員工會太狠，說糾察隊太強橫了，他們不想想那些反動店東多麼可惡！他們要欺壓，藏起貨物來，餓死我們，餓死全城的人！如果都像胡國光同志那樣肯犧牲，熱心革命，那就好了！」

林不平很親熱的拉住了胡國光的手。人堆裏又騰起一片的掌聲來；一個聲音高喊「擁護革命的店主擁護胡國光！」許多聲音也跟着高呼：

「擁護革命的店主！」

「打倒反動的店主！」

「擁護犧牲一切的胡國光！」

當下胡國光成爲新發見的革命家，成爲「革命的店主」。他從櫃臺上下來時，就被許多人挾住了兩條腿，高高的擡起來，歡呼，拍手。連躲在櫃臺角裏哭喪着臉的王榮昌也忍不住大笑了。

胡國光又被請到店員工會和總工會去，會晤那邊的許多革命家。他建議，明天開一個羣衆大會對土

豪劣紳示威，立刻被採用了。

在這羣衆大會中，胡國光又被邀請演說；他主張激烈對付土豪劣紳，博得了許多掌聲。方羅蘭也有演說；他也稱贊童子團糾察隊農軍維持治安的功勞。這在方羅蘭大概不是違心之談；因爲正當他上臺演說時，會場裏混進的土劣走狗，忽然又鼓噪起來，幸而有糾察隊捉住了兩三個，這纔回復了熱烈愉快的原狀。全縣的空氣現在逆轉過來了。

商店依舊開市，店東們也不再搬運貨物，因爲搬也沒用，反正出不了店門；也沒有店員被辭歇，不管你辭不辭他總是不走的了。加薪雖無明文，店員們卻已經預支；所以你很可以說店員問題已經不成問題了。然而省裏來了覆電，說是已經派員來縣指導核辦，在該員未到前，各民衆團體不得輕舉妄動，以免多生枝節。措辭頗爲嚴厲。

這個電報是打給縣黨部縣工會農會的，不到半點鐘，滿城都傳遍了。街頭巷尾，便有「又要反水了」的半提高的聲音，而童子團也被側目而視。一部分的店東，當即開了個祕密會議；第二天，便有店東的五個代表到縣黨部和公安局請願「維持商艱」。縣工會門前發見了「營業自由」和「反對暴民專制」的小紙條；林不平接到幾封恐嚇的匿名信。清風閣上又有形跡可疑的茶客。在二十四小時內，全城人心又轉入了一個新的緊張和浮動了。

方羅蘭在接見店東請願代表的時候，很受了窘。他本以爲幾句「商民艱苦，本部早已洞悉，店員生計，



亦不能不相當提高；省中已有電令民衆團體不得輕舉妄動，本部自當竭力約束，勿使再有軌外行動；一切靜候特派員來後根本解決。」照例的囿囿敷衍一下，便可過去；不料代表們並不照例的「滿意而去」，卻提出一大堆問題推在方羅蘭鼻子前：

「既然省裏來電，嚴命民衆團體不得輕舉妄動，街上的童子團糾察隊步哨爲什麼尚未撤去呢？」

「各店鋪裏的童子團是否可以立即撤回，讓貨物自由進出！」

「捕拿店東的舉動應請立即禁止！」

「店員工會究竟受不受黨部的指揮？商民部是爲商人謀利益的，究竟對目前的風潮抱什麼態度？」

「農軍很引起人心恐慌，應請立即調開！」

「……………」

方羅蘭看見羣情如此憤激，很覺爲難；也支支吾吾的敷衍着，始終沒有確實的答覆。對於這些實際問題，他有什麼權力去作確定的答覆呢？他果然應該有個人的意見，並且不妨宣布他個人的意見，然而不幸，似乎連個人的意見也像自己無權確定了。他鬚髯覺得有千百個眼看定着自己，有千百張嘴嘈雜地衝突地在他耳邊說，有千百隻手在那里或左或右的推挽他。還能確定什麼個人的意見呢？他此時支支吾吾的在店東的代表前說了許多同情於他們的話，確也不是張開了眼說謊，確是由衷之言，正像前日羣衆大會時他慷慨激昂的說了許多贊助店員的話一樣。

也不僅方羅蘭，許多他的同事，例如陳中，周時達，彭剛，都是同樣的心情：苦悶彷徨。正合着方太太說過的幾句話：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纔算是對的。這世界變得太快，太複雜，太古怪，太矛盾，我真真的迷失在那裏頭了！

這種空氣，持續了短短的四十多小時，然而城裏已經發展了新現象：謠言更加多而離奇了；匿名的字條不但偷偷的貼，並且也飛散在市上了；童子團和流氓廝打的事情甚至一日數起了；罷市的風聲又有流傳，老婆子們又忙着上雜貨鋪了。全城又入了一個新的恐慌時期！

幸而省裏的特派員史俊亦就到了。這正是胡國光一交跌入「革命」後的第四天的下午。這位史俊並不是怎樣出奇的人物；略長的身材，亂蓬蓬的頭髮，一張平常的面孔，只那一對眼睜大了直視的時候，還像有些威風。總之，就他的服裝，他的相貌，他的舉止，種種而言，這史俊只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學生模樣的人物。然而恰因來的時機關係，他便成爲大眾屬目的要人了。

因爲到時已是午後六時，所以當天只有林子冲和孫舞陽會見了這位特派員。他們在省裏本已認識，但翌日一早，就有許多人找他。差不多黨部和民衆團體的重要人物都到了。各人都準備了一肚子話來的，不料成了個「不期而會」，弄成不便多說話。

「經過的情形，昨天有林同志詳細講過了；」史俊把談話引到本問題。「兄弟是省工會專派，省黨部

加了委的；此來專辦本案，帶便視察各民衆團體的狀況。逗留的日子不能多。今天可巧大家都來了，我們先交換意見，明天便開個聯席會，解決了這件事。」

但是來客們並不提出意見，只有消息；他們把各種各樣最近的消息——各種人的態度以及謠言，充滿了史俊的耳朵。至於意見，他們都說特派員自然帶了省裏的「面授機宜」來的。

我們不要忘記，這位史俊綽號「大礮」是一個爽爽快快，不懂得轉彎抹角，也不會客氣的人兒。他見大家沒有意見，都推尊他，便老老實實說：

「這就更好辦了。省裏現在對於店員問題，一加薪，二不得罷歇店員，三制止店東用歇業做手段來破壞市面。漢口就是這麼辦。外縣自然採用這原則；所出入者，不過是詳細節目，譬如加薪的多寡。」

來客們有的愕然了，有的露出喜氣，也有無表示。林不平和陸慕游幾乎鼓起掌來。陳中看着方羅蘭的臉，似乎有話，但亦不說。

「舞陽，忘記告訴你了，赤珠有東西送給你。」

史俊忽然回頭對了坐在左首正玩弄她的白絲圍巾的孫舞陽說。赤珠就是史俊的戀人，孫舞陽以爲定同來玩玩的，卻竟沒來。

孫舞陽將她的媚眼向史俊一瞥，微笑着點頭。

「但是，史同志，」陳中忍不住不說了，「聽說店東們聚會過幾次，準備積極反抗，誓不承認店員工會

的三項要求呢。昨晚已有傳單發散，今天早上，我也看見了。並且土豪劣紳從中活動，和店東們聯絡。敵縣的土豪本就很有勢力，能號召千把人。他們新近收羅了幾百打手，專和黨部中人及民衆團體爲難。剛才史同志說過省裏的辦法，自然應當遵照，但省裏有大軍鎮壓，辦事容易，敵縣情形，似乎不同。如果操之過急，激成了巨變，那時反倒不容易收拾了。」

這一席話，很得了幾個人的點頭。方羅蘭也接着起來說：

「店東們反對的空氣從昨晚起特別猛烈。似乎是預定的計畫。大概他們暗中醞釀已久，最近方才成熟。這倒不應該輕視的。況且一律不准歇業，究竟太利害了些；店東中實在也有不少確已虧本，無力再繼續營業的。」

又有幾個人點着頭，表示同意。

「那些無非是恐嚇，不管他。」史俊很不介意的說，「他們看見你們對此事遲疑不決，知道你們顧慮太多，便想利用謠言恐嚇，來騙取勝利。一旦決定了辦法，包你沒事。省裏店東也玩過這種把戲。」

「不怕，再調三百農軍來！」林不平奮然說。

「這也不必。明天開會宣布省裏所定原則，即席商定了具體辦法，就完了。店東們有反抗的，土豪劣紳有搗亂的，立刻拿辦！」

史俊輕鬆鬆的說，似乎事情已經解決了。大家也不再多言。

於是第二天開會了。果然適如史俊所預料，辦法宣布了後，並沒發生意外。然而還有些善後問題，譬如要求歇業的店鋪實在情有可憫者，應該派人調查以便核辦，逃跑了店主遺下來的店鋪如何去管理，加薪的成數分配等等，因此又推定了方羅爾、趙伯迪、林不平三人專辦此等善後。

現在史特派員遺下的工作只是視察民衆團體了。舊曆元宵的翌日，人家給他介紹，會見那新發見的革命家胡國光；近來他很努力，那是不用說的。

胡國光到了史俊的寓所，一眼就見史俊和一男一女在那裏閒談。男的是林子沖，本來認識；那女的可就像一大堆白銀子似的，耀得胡國光眼花撩亂。他竟還不認識這有名的孫舞陽。

這天很暖和。孫舞陽穿了一身淡綠色的衫裙；那衫子大概是夾的，所以很能顯示上半身的軟凸部分。在她的剪短的黑頭髮上，箍了一條鸞黃色的軟緞帶；這黑光中間的一道淺色，恰和下面粉光中間的一點血紅的嘴唇，成了對照。她的衫子長及腰際，她的裙子垂到膝彎下二寸光景。渾圓的柔若無骨的小腿，頗細的伶仃的腳踝，不大不小的踏在寸半高跟黃皮鞋上的平背的腳，——即使你不再看她的肥大的臀部，和細軟的腰支，也够想像到她的全身肌肉是發展的如何勻稱了。總之，這女性的形相，在胡國光是見所未見。

史俊本已聽得林不平說過胡國光如何革命如何能幹，卻不料是這麼一個瘦黃臉，細眼睛，稀鬆鬆幾根小黃鬚的人兒，便很有幾分不快。但是他立刻又想到了省工會委員長——自己的「頂頭上司」也差不多是這麼一個面相，便又釋然了。他就很客氣的和胡國光攀談，不上十分鐘，他竟賞識了這位一交跌入

「革命」裏的人物。

「胡同志在那里辦事？我覺得此地各團體內都缺少有計畫有膽量的人，所以辦事總是拖泥帶水的，不爽快。」史俊很熱心的說。

「胡同志現在並沒事。」林子沖代答。

「那未免可惜了！」孫舞陽嘲笑似的插進來說。

「國光自問沒有多大才力；只是背負責，澈底去幹，還差堪自信。辛亥那年國光就加入革命，後來時事日非，只好韜晦待時。現在如果有機會來盡一份的力，便是赴湯蹈火，也極願意的。」

史俊很滿意了。他記起他的好朋友李克的一句話來：「真革命的人是在千辛萬苦裏鍛鍊出來。」他覺得胡國光正是這等人。於是史俊便說起省裏的局面，日下的革命策略，工農運動的意義，等等。這個「大礮」只顧滑溜溜地速射，不但胡國光沒有機會插進半句話去，竟連孫舞陽的不耐煩的神氣，也不覺得了。

「史俊！已經三點了呢！」孫舞陽再忍不住了。

「呵，三點了麼？我們就去！」

史俊打住了他的宣傳，立刻搖搖身體站起來。他預許胡國光，先到店員工會裏幫忙，將來是要介紹他到黨部裏去辦事的。他送走了滿意而去的胡國光，回身拉住了孫舞陽的白手膀，直着喉嚨嚷道：

「我是說溜了嘴，忘記時候，你爲什麼不早說？」

「還不到三點，騙你的。」孫舞陽掙脫手，吃吃的笑。「現在還只兩點，還有三十分鐘呢。我是討厭這瘦黃臉的人，要他早走。」

「像朱民生那樣小白臉，你纔歡喜，是不是？」林子沖代抱不平的說。

孫舞陽不回答，唱着「起來呀！饑寒交迫的奴隸！」在房間裏團團轉的跳。她的短短的綠裙子飄起來，露出一段雪白的腿肉和淡紅色短褲的邊兒。林子沖乘她不備，從身後把她攔腰抱住了。孫舞陽用力一摔，兩個人幾乎都滾在地上。史俊拍起手來大笑了。

「林子沖你這孩子，多麼壞！」孫舞陽微怒的說。

「你知道外邊人怎樣說來？」林子沖還在笑，「他們說：孫舞陽，公妻榜樣！」

「呸！封建思想。史俊，這裏的婦女思想很落後，停刻你到婦協的茶話會就知道了。你看，我在這裏，簡直是破天荒。」

「不做點破天荒給他們看看，是打破不了頑固的壁壘的。」史俊說的很用力。

「但是朱民生只是一個無聊的糊塗蟲！」林子沖冷冷的說。

孫舞陽還在團團轉的跳，聽得這一句話，立刻煞住腳轉身問道：

「朱民生怎樣？我也知道他是個糊塗蟲。不過因為他像一個女子，我有時喜歡他。你妒忌麼？我偏和他親熱些。你管不了我的事！」

她又跳着接下去唱「到明天——」了。

「不管你的事！但是，小姐，你還跳什麼？我們該到婦女協會去了。」

林子冲這話提起了史俊的躁急的老脾氣，他立逼着孫舞陽一同走了；雖然孫舞陽再三說「時間還早。」

婦女協會的茶會是招待史特派員的，縣黨部委員們是陪客的。照例的過去，沒有意外。茶會後時間尙早，孫舞陽請方羅蘭和史俊到她房裏坐坐。方羅蘭略一遲疑，也就欣然遵命了。

這是一間狹長的小廂房，窗在後面；窗外是一個四面不通的小院子，居然也雜栽些花草。有一棵梅樹，疏疏落落開着幾朵花。牆上的木香花僅有老幹；方極骨很頹喪的倚牆而立，頭上滿是細蜘蛛網。這里原是什麼人的住宅，被作為「逆產」收了來，現在婦女協會作了會所。房裏的傢具大概也是「逆產」，很精緻；孫舞陽的衣服用具就雜亂地放着。方羅蘭在靠窗的幾雜物的小桌旁坐下，就聞得一陣奇特的香。他忍不住吸着鼻子，向四下裏瞧。

「你找什麼？」孫舞陽問。

「我嗅着一種奇怪的香氣。」

「噢，奇了。我素來不用香水的。你嗅我的衣服就知道。」



方羅蘭一笑，到底沒會喚衣服，就和史俊談起婦女協會來了。他們同意的惋惜婦女運動太落後，因為縣城裏女學生不多，而且大都未成年，女工是沒有的，家庭婦女則受過教育的太太們尚且不大肯出來，餘者自不用說。

方羅蘭突然想到自己的不大肯出來的太太，便像做了醜事似的不安起來。幸而談話亦就換了方向，又談到縣黨部方面去了。史俊以為縣黨部不健全，只看沒有女子擔任婦女部長，便是老大一個缺點。方羅蘭也以爲然，他說：

「下月初，縣黨部應當改選了。那時可以補救。」

「有相當的人才麼？」史俊問。

「我想起一個人來了，」孫舞陽說，便是「張小姐。」

史俊還沒開口，方羅蘭看着孫舞陽說：

「你看來張小姐能辦黨麼？她爲人很精細尖利，頭腦也清楚。但黨務從沒辦過。我以為最適當的人選還是你自己。」

孫舞陽笑着搖頭。

「那一個張小姐？今天她到會麼？」史俊着急的問！

孫舞陽正要描寫張小姐的狀態和態度，忽然外邊連聲叫「史先生」了，史俊雙手把頭髮往後一掀，

跳起來就走；這里方羅蘭看着孫舞陽，又問道：

「舞陽，你爲什麼不幹婦女部？」

「爲的幹了婦女部，就要和你同一個地方辦事。」

方羅蘭聽着這婉曼而有深意的答語，只是睜大了眼發怔。

「我知道爲了一塊全無意義的手帕，你家庭裏已經起了風波。你大概很痛苦罷？我不願被人家當作眼中釘，特別不願憎恨我的人也是一個女子。」

孫舞陽繼續着曼聲說，她的黑睫毛下閃着黃綠色的光。

「你怎麼會知道這些事的？」

方羅蘭發急的問。又像被人家發見了自己的醜事似的，他十分忸怩不安了。

「便是劉小姐告訴我。自然，她也是好意。」

方羅蘭低了頭不響；他本以爲孫舞陽只是天真活潑而已，現在才知道她又細膩溫婉的，她有被侮蔑的銳敏的感覺。

他昂起頭再看孫舞陽時，驟然在她的眼光中接着了委屈幽怨的顫動；一種抱歉而感謝的情緒，立即浮上他的心頭。他覺得孫舞陽大概很聽了些不堪的話，這自然都是從方太太那天的一鬧而滋蔓造作出來的，而直接負責任的便是他自己；這是他所以抱歉的原因。然而孫舞陽的話裏又毫無不滿於方羅蘭之

意，「你大概很痛苦罷？」表示何等的深情！他能不感謝麼？嚴格的說，他此時確已發動了似乎近於戀愛的  
情緒了。因為他對孫舞陽覺得抱歉感謝，不免對於太太的心胸窄狹，頗以為不滿了。

「這件事，只怪梅麗思想太舊！」方羅蘭神思恍惚的說，「現在男女同做革命事業，避不了那麼許多  
的嫌疑。思想解放的人們自然心裏明白。舞陽，你何必把這些事放在心上呢？」

孫舞陽笑了笑，正要回答，史俊又匆匆地跑進來了；他抓得了他的呢帽合在頭上，一面走，一面說「有  
人找我去，明天再見。」方羅蘭站了起來，意思是送他，卻見孫舞陽趕到門邊，喚住史俊，低聲說了幾句。方羅  
蘭轉身向窗外的小院子裏看了一眼，伸個懶腰，瞥見小桌子上一個黃色的小方紙盒，很美麗惹眼；他下意  
識的拏起來，猛嗅着一股奇香，正是初進房時嗅到的那種香氣，正是那紙盒裏發出來的。

「你說不用香水，這不是麼？」

方羅蘭回頭對正向他身邊走來的孫舞陽說。

孫舞陽看着他，沒有回答，只是怪樣的笑。

方羅蘭再看紙盒面有一行大字 No. 1067. I. B. 也不明白什麼意思，揭開盒蓋，裏面是三枝玻璃管，都  
裝着白色的小小的粉片。

「哦，原來是香粉。」方羅蘭恍然大悟似的說。

孫舞陽不禁撲嗤地一笑，從方羅蘭手裏奪過了紙盒，說道：

「不是香粉，你不用管。難道方太太就沒用過麼？」她又是一笑；眼眶邊泛出了淡淡的兩圈紅暈。

方羅蘭覺得孫舞陽的手指的一觸，又溫又軟又滑，又有吸力，異樣的搖惑使無理由的擊中了他……

天快黑時，方羅蘭從婦女協會回家。他自以為對於孫舞陽的觀察又進了一層，這位很惹人議論的女士，世故很深，思想很澈底，心裏有把握，浮躁，輕率，浪漫，只是他的表皮；她有一顆細膩溫柔的心，有一個潔白高超的靈魂。老實說，方羅蘭此時覺得常和孫舞陽談談，不但是最愉快，並且也是最有益了。

但可惜孫舞陽正忙着陪伴史俊到各處走動——視察。這位特派員到處放大礮，激動革命的熱情。直到指導過了黨部的改選，方才回省。此次改選值得特書的，是胡國光被選為執行委員兼常務，張小姐被選為執行委員兼婦女部長。兩人都是史俊以特派員資格提出來通過的。

臨動身時，史俊特到婦女協會給孫舞陽告別。本來他天天見着孫舞陽，今天上午整理行裝時，孫舞陽也在他房裏，似乎這告別是不必要的，然而惜別之感，即在仗爽大禮如史俊，亦不能免，所以在最後五分鐘，他要見一見孫舞陽。

不料孫舞陽不在婦女協會，也沒有人知道她到那里去了。史俊惘然半晌，猛然醒悟，心裏說：「她大概先到車站了。」

他匆匆的就往回走。挾着春的氣息的南風，吹着他的亂頭髮；報春的燕子往來梭巡，空中充滿了牠們的呢喃的繁音；新生的綠草，笑迷迷地軟攤在地上，像是正和低着头的小蒲公英的小黃花，在綿綿情話；楊柳的柔條很苦悶似的聊爲搖擺，牠顯然是因爲看見身邊的桃樹，還有小嫩葉，覺得太寂寞了。

在這春的文學內，史俊敞開大步急走。他是個實際的人，這些自然的詩意，本來和他不打交道，可是此時他的心情實在很可以說近乎所謂感傷了。他不是一個詩人，不能寫一首纏綿悱惻的「贈別」；他只赤裸裸的感到：要和孫舞陽分別了，再不能捏住她的溫軟的手了。他就覺得胸膈悶悶的不舒服。

一片花畦，現出在史俊眼前了。他認得這是屬於舊縣立農業學校的。他想，快出城了，車站上大概有許多人在等着，而孫舞陽也在內。他更快的走。剛轉過那花畦的護籬，眼角裏瞥見了似乎是女子的淡藍的衣角的一飄。他不理會，照舊急步的走。但是十多步後，一個過去的印象忽然復活在他的記憶上：今天上午他見孫舞陽正穿的淡藍衣裙。他猛然想到大概是舞陽在這里看花。他立刻跑回去，從新走完了那鑲着竹籬的短短的一段路。淡藍衣角是沒有，淺而小的花畦裏並沒一些會有人來的痕跡，除了一堆亂磚旁新被壓碎的一叢雛菊。

花畦後身的小平屋裏原像還有人，可是史俊不耐煩看，早已匆匆的走了。

車站上確有許多人在候着。都和史俊招呼，問這問那。胡國光也在，他現在有歡送人的資格了。方羅蘭和林子冲，在一處談話，似乎一切人都在這里了，然而沒有淺藍衣裙的孫舞陽是顯然的。

史俊走近了方羅蘭，聽得林子冲正在談論省裏的近事。

「已經決裂了麼？」史俊忙追問。

「雖然還沒明文，決裂是定了。剛接着電報，指示今後的宣傳要點，所以知道決裂是定了。」林子冲眉飛色舞的講。「我們以後加倍努力農民運動。」

「說起農民運動，困難真多。」方羅蘭說，「你們知道土豪劣紳最近破壞農運的方法麼？他們本來注重在『共產』兩字上造謠，現在他們改用了『共妻』了。農民雖窮，老婆卻大都有一个，土豪劣紳就說進農協的人都要拿出老婆來讓人家『共』，聽說因此很有些農民受愚，反對農協了。」

三個人都大笑。

「有一個方法，我們只要對農民說，『共妻』是挈土豪劣紳的老婆來『共』，豈不是就搗破了土豪劣紳的詭計麼？」胡國光很得意的加進來說。

史俊大贊成。方羅蘭遲疑地看了他一眼，不說什麼。

胡國光還要發議論，可是汽笛聲已經遠遠地來了；不到三分鐘，列車進了月臺，不但車廂頂上站滿了人，甚至機關車的水櫃的凹旁也來攀附着各式各樣的人，像一張冒險的電影片子。

史俊上了車，纔看見孫舞陽珊珊的來了，後面跟着朱民生。大概跑急了，孫舞陽面紅氣喘，而淡藍的衣裙頗有些皺紋。

當她掣出手帕來對慢慢開動的列車裏的史俊搖揮時，手帕上飄落了幾片纖弱的花瓣，黏在她的頭髮上。

## 七

送行的一羣人中，沒有陸慕游；當時大家都不覺得，便是胡國光的意識上也只輕輕的一瞥，隨即消滅。他現在已是黨國要人，心上大事正多，這些瑣屑常常被忽略了。但是作者卻要替陸慕游表白，並不是他荒唐到忘記了歡送特派員，乃是他被一件更重要的事勾留了身，抽不出空兒來。

原來史俊找不着孫舞陽，不勝惆悵的時候，陸慕游卻正滿意地了卻一樁心事：他把那垂涎已久的孤孀弄到了手了。

在這件事上，陸慕游卻不能不感謝那和他一樣是商民協會委員的趙伯通。史俊解決了店員問題後，趙伯通被推為善後委員，職務是調查請求准予歇業的商店的實在情形，以憑核辦。趙伯通便拉了陸慕游來幫忙。素來熱心公事的陸慕游自然是樂於效勞的，何嘗想得到此中還關牽着他自己的「幸福」。在着手調查之後，陸慕游方才知道他所想念的孤孀有一小布店也在請求歇業之中。

陸慕游在那條冷僻小街的一家釘着麻布條的大門下，看見這位漂亮的少婦全身重孝半遮半露的

站在門邊看行人時，還是兩個月以前的事。當時他有要事在身，確是看了一眼就走過；接着又是商民協會選舉，又是店員風潮，多少大事逼得陸慕游幾乎把這瞥見一次的少婦忘記了。那天，爲了盡瘞黨國，他第三次走進那條小街，卻正站在麻布條的大門下，他方才聯想到手裏要調查的小布店的業主，卻不多不少正是屬於漂亮的婦孺的門內。他容易明白了一切底蘊——這個人家的內容，自然是最可靠的，因爲就出於婦孺之口。

當下陸慕游快活得幾乎發狂。他料來這件事竟有十分的把握。除了那已死的丈夫，婦孺家沒有男子，除了老年的婆婆，就沒有別的親人；如此有利的環境，難道還不能成事麼？

所可慮的，是對手或者不同意；但是陸慕游知道一句頭撲不破的戀愛哲學：女人會愛上唯一的常常見面的男子，常常見而不難，本來要調查陸慕游第二次第三次走進那個門，仗着他的漂亮面孔，伶俐的口舌，居然每次受到有進步的歡迎。只是她家還有一個老媽子，須得設法；然而幾個錢也就把這障礙物化成了內線。

史俊回省的一天，陸慕游覺得時機大體成熟，須得盡量的表示一下了。他打扮齊整，午後兩點光景就到了目的地。剛進了門，內線的老媽子就通知他。老太太進廟還愿去了，家裏更無別人。這狡猾的老婆子對陸慕游睜眼，陸慕游就過來了。

穿着一身素色衣服，那婦人出現在陸慕游眼前。她震動的謝過陸慕游爲



了她家的事奔走，就詢問黨部裏究竟准不准她那小布店兒閉歇。陸慕游那顆心像鐘擺似的蕩着，眼光撩亂的只看見笑嘻嘻的紅嘴唇下兩排細白的牙齒，白嫩的手臂，不穿裙的大褲管下的一雙牛大的纏而又放腳。

「陸先生沒聽清楚麼？」婦人抿着嘴笑了笑說。「我們的鋪子能收麼？」

陸慕游自覺得太急了，忙把心神收攝一下，湊上前去，低聲回答：

「照眼目上看，府上的布店並沒虧本，不能收。既然大娘已經重託了我，一定得竭力設法。不過——不過……」

他再湊近些，像有機密話非得附耳細談不可似的；兩個頭中間的距離只有三寸左右，婦人髮上的玫瑰油香往陸慕游鼻子裏直鑽。

「不過，倘使那麼辦了，我得擔一個大大的干係。」他接着的更輕聲說。「我自然願意，也不圖府上酬謝，前次都已經說過了。只要嫂嫂心下明白，我什麼都敢，都願意的。」

婦人像不很懂得似的笑着，少停，她接着說：

「謝是一定要謝的，怎麼好白費神？只是什麼時候可以辦好呢？」

「快了，倘使再說起謝，我就不好再出力了。作孽是犯法的，我擔了干係也情願，只要你嫂嫂心裏明白，便是頂重的謝禮了。」

婦人的媚眼避開了灼灼直視的陸慕游的眼光，但又偷偷的對他一瞥，接着一個咬嘴唇忍住的淺笑。可是也不再說起「謝」了。

老媽子送上茶來，說是要買香煙，就躲出去了。婦人給陸慕游拏過茶來，乘這機會，他將小腿輕輕的碰着她的膝彎。她歪過頭去，裝作不覺得。

「府上人少，很寂寞的罷？」陸慕游喝了口茶說。

「可不是。連好些的親戚都沒有。很少男人家照料呢。」

「何不認一家親戚呢？要是不嫌棄，我們家就和府上認個親戚。」

陸慕游的心似乎已經跳到喉腔，說話的聲音有些顫了。

婦人又抿着嘴笑了。但隨即回答：

「你們陸府上是有名的大家，怎麼敢仰攀呢。」

陸慕游眼睛裏放出火來，他不再思索，在衣袋裏掏出一個紙包來，走到婦人跟前，一面說「我買了一點小東西送給你。」一面就遞過去，在白嫩的手臂上捏了一把；那婦人疾往後退一步，眼眶邊早泛起了紅潮，臉上似笑非笑的。陸慕游不顧一切的跟上一歩，抱住了她。她掙扎遮護，喘着氣低聲說「有人來。」但是陸慕游不管，很快的扯開了她的……

事後，陸慕游才知道婦人娘家姓錢，小名素貞，二十四歲，出嫁來不滿一年，正是性慾旺盛的時期。他很

後悔爲什麼不早下手。多繞了彎子，多攔了時日。但是他到底很滿意的走了。可是陸慕游的困難倒又跟着來了。當他第三次去幽會時，那婦人就催他趕快設法，找她脫離這招人議論的地位。因此他又找着胡國光商量辦法。

他們在縣黨部的客室裏會見了，這正是史俊走後的第三天，胡國光到縣黨部辦公的第五天。胡國光含了一枝香煙，閉着眼聽完了陸慕游的自白以後，笑着說：

「怪不得那天車站上不見你，原來你辦了一件大事了。前面最難的一段，你已經辦了，目前不過要大家承認事實而已，有什麼爲難？現在的世界，娶一個再來人也不算奇怪；你來發一個請帖，我們大家撥你一頓，豈不是完了麼？」

「不是的。」陸慕游搖着頭，「素貞說，她的夫家有幾房遠族，自從去年她丈夫死後，就來爭奪遺產；她和他們狠狠的鬧了幾場，方才只承繼進一個孩子來，而財產仍歸她掌握。現在她若彰明較著的再嫁，便不能不交出財產來，她捨不得。」

「那就不必經過名義了。你又沒老婆，無拘無束，你每夜去睡覺，就完了。」

「這又不行。素貞說她的本家很利害，常常偵察她的行動，想抓得個把柄，就奪了她的財產。我進出久了，她的本家——」

「據」

「分困難。」

胡國

「有了。你

吟着說。他想了一刻，忽然叫道：

「本家，威嚇一下，看是什麼光景。先做了這一步，再作計較。今天我還有事，改日有空兒，還要認認新夫人呢。哈哈。」

在笑聲中，陸慕游和胡國光分別，自去安排他的事情。胡國光走進了常務委員辦公室，心裏想：陸慕游居然有這一手，本來他的臉兒長得不錯，僅僅不及朱民生，無怪其然。他對一面大鏡子照了一照，自己覺得掃興。但轉念一想，聽陸慕游的說法，那女人正是烈火也似的一團，清清淡淡一個陸某，未必就屢足，或者我老胡也有希望。想到這里，他不禁微笑着走到公事桌邊，低了頭便辦公事。

八

我們不要笑陸慕游作事荒唐無聊，委實是「春」已經到了。嚴冬之象徵的店員風潮，已經過去了；人從緊張，凜冽，苦悶的包圍中鬆回一口氣來，恰恰然，融融然，來接受春之啓示了。

在漸熱的太陽光照射下的各街道內，太平景象的春之醉意，業已洋洋四溢。頸間圍着紅布的童子圍，已經不再值勤，卻蹲在街角和一些泥面孩子擲錢賭博。他們頸間的紅布已經褪色，確沒有先前那樣紅得可怖了。藍衣的糾察隊呢，閒到沒有事做，便輪替着告假，抱了自己的孩子在街頭彳亍。挺着怪樣梭標的朋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人王卓凡看見情形不對，一面指揮梭標隊帶俘虜回去，一面就轉移衆人的視線，高呼「到宋莊打倒夫權會去。」這個策略立刻奏效，土地廟前的一羣人立刻旋風似的向村前滾去。剩下四個女子跟着新指定的丈夫回家。土豪的小老婆早已被癩頭抱進土地廟去，現在她的吃吃的笑聲正從廟的破門內透出來，失落在春的田野裏了。

那一羣人趕到宋莊時，已經成了一千多人的大軍；這是因爲梭標隊已經聞警全隊而來，而沿路加入的農民亦不少，沒有警備的宋莊，就無抵抗的被侵入了。人們都知道夫權會的首要是那幾個會員是那些人，就分頭包抄，幾乎全數捉住。喫了「排家飯」後，立刻把大批的俘虜戴上了高帽子，驅回本鄉遊行，大呼「打倒夫權會！」待到許多婦女也加入了遊行隊伍的時候，呼喊的口號便由她們口裏喊出來成爲：

「打倒親丈夫！擁護野男人！」

這個火山爆發似的運動，第三天就有五種以上不同的傳說到了縣裏。縣黨部接到王卓凡的詳細正式報告，卻正是胡國光榮任常務委員後的第十日，也正是陸慕游在那里枝枝節節的解決婦錢素貞的困難地位的時候。

胡國光看了那報告，心裏一跳，同時他恍惚也看見一個縮頭擁抱了金鳳姐在懷裏；他也不禁勃然大怒，心裏說，「這簡直就是造反了！」但是另一件事又轉上來了；他想起四五天前，因爲在某處打牌，回家時

已是更深，敲了半天門，才見金姐來開，不用說，她的頭髮是亂得很，而臉上也是紅紅的，並且帶着氣喘，後來又發見牀上竟有兒子用的一條汗巾。當時他就很懷疑。他記起了王榮昌搖着頭連說「不成體統」的神氣來，又記起了胡炳幾次鬼祟舉的舉動，金姐的種種可疑處。他早已料到幾分，不過想不出兩全的辦法，只好聽之。現在他看見報告，固然始而怒，但亦繼而笑了。他想出了久想不得的兩全的法子。一句老話在他腦子裏滾明中去了。一個，暗地來了兩個。而況不止兩個呢！年青漂亮的婦姑小老婆，城裏有的是。

他又想起那天在車站上史俊大爲贊許他的獻議；他更加肯定，學學南鄉農民的樣子，也把城裏的多餘的穿着的女子來沒收充公，是於公於私兩便的。在公的方面博得「辦事澈底」的美名，在私的方面在法子擇肥而噬。他覺得方羅蘭等都不會覺悟到此，正好讓他一人來建立殊勳。

這也不是假的，黨部裏其餘的委員看見了這一紙報告，並不能像胡國光那樣能够發見出大作爲來，他們至多不過作爲談助而已；便是方羅蘭也只對婦女部長張小姐說了這麼一句話：

「婦女部對於這件事有什麼意見？糾正呢，還是獎勵？」

「這是農民的羣衆行動，況且被支配的女子又不來告狀，只好聽其自然了。」

正忙着籌備「三八」婦女節紀念大會事務的張小姐也只淡淡的回答。所以這件事便被人們在匆忙與大意中輕輕的放過去了。再過一、二天，就沒有人再在黨部裏談起，只有胡國光一個人在暗中準備。

但是在縣城的平靜的各街道上，這事件便慢慢成了新的波動的中心。有許多閒人已經在茶館酒店

高談城裏將如何「公妻」計算縣城裏有多少小老婆，多少寡婦，多少尼姑，多少婢女，甚至於說，待字的大姑娘，也得拏出來抽籤。這一種術談巷議，頃刻走遍了四城門。終至深伏在花園裏的陸三爹也知道了。這是錢學究特地來報告的；不用說，他很替陸慕雲小姐着急呢。

「南鄉的事是千真萬確的，城裏的謠言也覺可慮；府上還是小心爲是。」

錢學究最後這麼說，便匆匆走了；他似乎是不便多坐，免得延擱了陸三爹父女打點行裝的工夫。陸三爹縱然曠達，此時也有些焦灼，他立刻進內把錢學究的報告對女兒學說了一遍，歎氣道：

「錢老伯的意思，危邦不居，勸我們遠走高飛。只是滔滔者天下皆是，到那里去好呢！況且祖業在此，一時也走不脫身。」

陸小姐低了頭想，眼光注在脚尖；她雖然不是學校出身的新女子，卻是完完全全的天足，出門原也不成問題，但她總不大相信那些謠言，覺得父親是過慮。

「父親看來那些謠言會當真麼？」陸小姐慢慢的說。「現在時事變化果然出人意外，但總還不離情理。南鄉的事，那些打倒親丈夫，擁護野男人的話頭，果然奇離得可笑，但細想起來，竟也合乎情理。從前我們家的劉媽，說起鄉下女子的苦處，簡直比牛馬不如。男人貪喫懶做，還要賭錢喝酒，反教女人掙錢來養他，反至喫光用光，女人也沒有錢給他使，他便賣女人。像這種的丈夫，打倒他也不算過分罷？父親從前好像幫忙過這等的窮無所歸的鄉下女子。」

陸三爹微微點着頭，但隨即截住了女兒的議論說：

「鄉下的事，且不去管牠；只是據錢老伯說，城裏也要把妾婢孀婦充公，連未字女郎也要歸牠們抽籤，這就簡直是禽獸之行了！錢老伯特地來教我們提防，他說的是危邦不居。」

「錢老伯自是老成遠慮，剛才我說南鄉的事也還近情理，也就有城裏未必竟會做出不近情理的怪事的意思。妾婢孀婦充公，已經駭人聽聞，未必成真；至於姑娘兒也要歸牠們抽籤，更其是無稽的謠言了。方太太的明友張小姐，劉小姐，也都是未字的姑娘，難道也讓他們抽籤麼？」

陸小姐說着，也不禁很嫵媚的笑了。父親摸着鬚子，沈吟半晌，方才說：

「或許在你料中，自然最好。但當此人欲橫流的時候，聖賢也不能預料將來會變出些什麼東西。古人說的『天道』、『性理』，在目下看來，真成了一句空話罷了。」

於是「危邦不居」的討論，暫且擱起。陸三爹感時傷逝，覺得腦子裏空洞洞的，而且又迷惘的，舊有的思想信仰都起了動搖，失了根據。但他是一個文學家，況又久與世事絕緣，不願自尋煩惱，所以只爽然片刻，便又高興起來，想作一首長詩以紀南鄉之變。他背着手，踱出女兒的房間，自去推敲詩句。

陸小姐惘然望着老父的孤單的背影，無端落下幾點眼淚來。她的感慨又與老父異趣，她是深感受着寂寞的悲哀了。在平時，她果然不是愉快活潑的一類人，但也決非長日幽怨，深顰不語的過去的典型的美人。可是每逢她的父親發牢騷，總勾起了她自己的寂寞的悲哀來。自幼在名士流的父親的懷抱裏長大的她，

也感受了父親的曠達豪放的習性；所以雖然是一個不出閨門的小姐，卻沒有尋常女孩兒家的脾氣。她是個胸懷闊大，又頗自負的人。她未必甘於寂寞過了一生。然而縣城裏的固塞鄙陋，老父的扶持須人，還有一部分簡單的家務，使她不能不安於這寂寞的環境。所以她聽了父親轉述的謠言後，雖然從理性的判斷上決定其必無，以爲避地是多事，但是感情上她何嘗不渴望走出了這古老的花園，到一個新的環境。

在這劇變的世界，古老的花園已經關不住少年的心了。

然而陸慕雲小姐的聰明的觀察以爲必無的事，在街道上卻是一天比一天嚷得熱鬧了。加以「三八」婦女節大會裏，代表婦女協會的孫舞陽的演說裏又提到南鄉的事，很鄭重的稱之爲「婦女覺醒的春雷」，「婢妾解放的先驅」並且又惋惜於城裏的婦女運動反而無聲無臭，有落後的現象；她說：

「進步的鄉村，落後的城市，這是我們的恥辱！」

不但孫舞陽，老成持重著名的縣黨部婦女部長張小姐的演說，也痛論婢妾制度之不人道，爲黨議所不許，而尼姑也非盡自願皈依佛法，大都爲奸人掠賣，其黑暗無異於娼寮。

這兩位的話，彷彿就證實了謠言之有根。街談巷議自然更盛，而滿心想獨建殊勳的胡國光也深恐別人捷足先得，便迫不及待的在最近的縣黨部會議中提出了他的宿構的議案了。這個議案，在胡國光是一舉而三善備：投機炫才，解決了金鳳姐的困難地位，結束了陸慕游的婦姑問題。而他預想的大希望尙不在

各委員中間照例不能意見一致。因為胡國光雖然尚未採取街頭輿論的末字女子也要抽籤，並且他的全案中也沒有抽籤，但是他主張一切婢妾，尼姑，都收為公有，由公家發配。陳中首先反對，以為如此辦理，便差不多等於「公妻」，適足以證實了土豪劣紳的譁謔。方羅蘭也反對，以為「公家發配」違反了結婚自由的原則。最奇怪的是張小姐也反對，這不能不使胡國光憤憤了。

「張同志也反對，很令人驚異。」他說，「那天三八節張同志演說，明明攻擊妾婢制度非人道和尼姑傷風敗俗。何以前後言行矛盾呢？」

「我的演說是立足在喚醒人們，我們希望以後不再有妾婢，尼姑增添出來，並不主張目前多事紛更。況且收為公有既惹人議論，公家發配也違背自由，可知解放妾婢，尼姑的實行方法，原很困難，不得不慎重辦理。」

張小姐也是不讓步的抗辯。但胡國光譏笑他是「半步政策。」他說：

「走了半步就不走，我們何必革命呢？至於方法，自然應該從長討論，可是原則上我不能不堅持我的主張。」

似乎「何必革命呢」這句話，很有些刺激力，而「半步政策」亦屬情所難堪，所以林子冲和彭剛都站到胡國光一邊了；方羅蘭本來不是根本反對，也就有「可以討論辦法」的話，表示不復堅決反對。這麼

着，討論的方向，便離開了「提案能否成立」而轉到「執行的方法」，事實上已經是默許胡國光的提案了。

「公家發配，太不尊重女子人格；簡直把女子仍作商品看待，萬不可行。我主張替她們解除了鎖鍊，還了他們的自由，就完了。」林子沖說。

方羅爾微微搖頭，還沒說話，張小姐已經發言反對了；她以為婢妾等還沒有自由的能力，把她們解放了而即不管，還不是仍舊被人誘拐去作第二次的奴隸罷了；她提出一個主張是：

「已經解放的婢妾尼姑，必須先由公家給以相當的教育和謀生的技能，然後聽憑她們的自願去生活。」

大家覺得辦法還妥當，沒有異議。但是，婦姑應否解放，以及一切婢妾是否都無條件的解放，又成了爭執的焦點。胡國光極力主張婦姑也須解放，理由是借此打破封建思想。辯論了許久，大家覺得倦了，於是議案就決定如下：

——婢，一律解放；妾，年過四十者得聽其仍留故主之家；尼姑，一律解放，老年者亦得聽其自便；婦，年不過三十而無子女者，一律解放，餘聽其自便。

又決定了「本案委託婦女部會同婦女協會先行調查，限一星期竣事；其應解放之婦女即設解放婦女保管所收容之。」一件簇新的事業便算是辦好了。「解放婦女保管所」這名目，本來還有人嫌不妥，

但爭論了半日，頭腦都有些發脹的委員們實在不能再苦想，此等小節，就不再事苛求，任其「解放婦女」，「保管」算了。

當下最得意的，自然是胡國光。會議散後，他立刻到嬌婦素貞的家裏找陸慕游。這地方，現在不但是陸慕游白天的第二個家，胡國光也是每天必到一次的。這是午後三點鐘光景，那三間平屋的正中一間作爲客廳用的，靜悄悄的只有一只貓歪着頭聳起耳朵蹲在茶几上。朝外的天然几上有一個瓷瓶，新插了桃花的折枝。陸慕游的帽子就倒翻着躺在瓶邊。

胡國光回到院子裏，向右首一間屋的玻璃窗內窺視；窗上遮了白洋紗，看不見房裏的情形，但彷彿有人影搖動，又有輕微的笑聲。胡國光心下已經恍然大悟，便想繞到客廳後從右側門闖進去，嚇他們一下。他剛進了客廳後壁的套門，右房裏的人已經聽得聲音，發出了「客廳裏是誰呀？」的女子的慌張的叩問聲音。

「是我，胡國光。」

他看見右房的側門也關着，便率直的回答了。隨即陸慕游踱了出來。胡國光笑嘻嘻的喊道：

「慕游，你倒樂呢！白天就——」

陸慕游一陣狂笑打斷了話頭。素貞也出來了；臉上紅噴噴不讓於廳裏的桃花。黑而長的頭髮打一條大辮子，依然很光滑。大褲管的花布夾褲，照例沒穿裙子。她招呼胡國光喝茶吸煙，像一個能幹的主婦。但當



兩個男子談到了「解放婦女」她笑着跑進右邊的房裏去了。

「這麼說，我的事情就解決了。前天她的本家還來和我嘈囉，被我一頓話嚇退了，現在是更不怕了。國光兄，感謝不盡。我們家，沒有婢女，也沒有小老婆；只是國光兄，府上的金姐卻怎麼辦呢？」

陸慕游很關切的問。他確不知道金姐在胡府上是什麼地位，猜想起來，大概是婢妾之間罷了。

「金姐麼？」胡國光坦然回答。「她本是好人家家女兒，那年鄉下鬧饑荒，賤內留養下來的。雖然幫做些家裏的雜務，卻不是婢女。現在她和我的兒子要自由戀愛，我就據實呈報便了。還有個銀兒，本是雇傭性質，是人家的童養媳。」

這樣把金姐和銀兒都布置好了，是胡國光的預定計畫。

「好了，時候不早，我們上聚豐館喫夜飯去，是我的東。」

陸慕游請胡國光喫飯，早已極平常，但此次或許有酬功之意。

「不忙，還有一件事呢。那解放婦女保管所內自然要用女職員，最好把素貞弄進去。可是我不便提出來。你去找朱民生，託他轉請孫舞陽提出來；是婦女協會保舉，便很冠冕，一定通得過。此事須得即辦，你立刻找朱民生去，我在這里等候回音。」

「一同去找朱民生，就同到聚豐館去，不是更好麼？」

「不，我不願見孫舞陽。我討厭她那不可一世的神氣。」

「朱民生近來和孫舞陽不很在一處了。未必就會碰着她；還是同去走走罷。」陸慕游仍是熱心的勸着。

「不行，不行。」胡國光說的很堅決。「有我在旁，你和朱民生說話也不方便。」

「好罷，你就在這里等着。」

「不忙。」胡國光忽又喚住了，拏起帽子將走的陸慕游。「你說朱民生近來不很和孫舞陽在一處，難道他們鬧翻了麼？」

「也不是鬧翻。聽說是孫舞陽近來和方羅蘭很親密，朱民生有些妒意。」

胡國光鼻子裏哼了一聲，也不說什麼；他自然有些眼熱，並且自從第一次訪方羅蘭碰了釘子後，他到如今還懷恨，總不忘找機會報復。

陸慕游走後，胡國光就進了客廳後的套門，在側門口就遇着素貞。這漂亮的少婦正懶懶的倚在門邊，像已經偷聽了半天了。胡國光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走進右房——她的臥室，同時涎着臉說：

「你都聽見了罷？我替你辦的事好不好？」

「謝謝你就是了。」婦人灑脫了手，媚笑着回答。

「那麼，你前天允許我的事，幾時——」

婦人第二次掙脫了胡國光的撈捕的手，瞟着眼說：

「此時——不行，今晚上罷。」  
不錯，陸慕游怕着老父，晚上決不敢不回家。

## 九

十天過去了。這十天內，縣黨部的惟一大事便是解放了二十多個婢妾媼婦尼姑，都是不滿三十歲的。解放婦女保管所也成立了，撥了育嬰堂做所址。所長也委定了，就是婦女協會的忠厚有餘的劉小姐。錢素貞做了該所的幹事，算是直接負責者。

現在這縣城裏又是平靜得像死一般了。縣黨部委員們垂拱無事。

方羅蘭卻煩惱着一些事——

這是因為方太太近來有些變態了；時常沈悶地不作響，像是心上有事。在方羅蘭面前，雖然還是照常的很溫柔的笑着，但是方羅蘭每見這笑容，便感到異樣的心往下沈。他覺得這笑容的背面有長段的虛偽與勉強。他也曾幾次追詢她有什麼不快，而愈追詢，她愈勉強的溫柔的笑着，終於使得方羅蘭忍不住笑裏的冷氣，不再問了。他們中間，似乎已經有了一層隔膜；而這隔膜，在方太太大概是體認得很明白，並且以為方羅蘭也是同樣的明白，卻故意假裝不會理會到，故意追詢她沈悶的原因，所以她愈被問，愈不說。

至於方羅蘭呢，他自信近來是照常的待太太，毫無可以使她不快之處，不但是照常，他自問只有更加親熱，更加體貼。而所得的回答卻是冷冷。他偎着的，是沒有真誠的喜氣，沒有情熱的血在皮下奔流的臉；他吮着的，是兩片麻木的嘴唇。他擁抱她，種種的愛撫，種種的戲謔，但是她，像戲臺上的戲子，履行不可少的職務似的應酬着；像一隻很馴順然而陰沈地忍受人們的作樂的手指的貓。她攤開了兩手，閉着眼，像一個劣等的小學生受到莫明其妙的責罰似的，接受方羅蘭的愛的揉擦，沒有熱烈的反應，沒有沈醉的表示。唉，她是變了。爲什麼呢？方羅蘭始終不明白，且也沒有法子弄明白。

他偶而也想到這或者就是變的衰落的表示；但是他立即很堅決的否認了；他知道方太太沒有愛人，並且連可以指爲嫌疑的愛人都沒有，她是沒有半個男朋友的。至於他自己——難道自己還不能信任自己麼？——的確沒有戀愛的喜劇；除了太太，的確不曾接觸過任何女子的肉體。

他更多的想到，這或者還是爲了天地間有一個孫舞陽。但是他愈想愈不像，愈覺得是無理由的。他可以真誠地自白：他覺得孫舞陽可愛，喜歡接近她，常和她談話，這都是有的，但他決無想把孫舞陽代替了陸梅的意思。既然他對於孫舞陽的態度是不愧神明的，太太的冷淡就難以索解了。況且前次爲了手帕，太太就開門見山的質問，並且繼之以哭；那麼，如果還有疑點，爲什麼又不說呢？爲什麼他屢次極溫柔的追詢，而竟不說呢？況且前次說明了後，太太已經完全瞭解，他們的經久而漸漸平談的性生活不是經此小小波折而有了一時期新的熱烈的美趣麼？況且後來孫舞陽到他家裏見過方太太，談得極融洽，方太太也在方

羅蘭面前說孫舞陽好；那時方太太毫沒一點疑心，神情也不是現在這樣冷冷，方羅蘭記得這冷冷只是三五天以來起始的，可是這三五天內——並且還是十多天以來，方羅蘭在太太面前簡直不曾提起過孫舞陽三字呀！

太太的忽變常態，已足夠方羅蘭煩惱了；更可惡的是還有一兩句謠言說到他耳朵裏，而這些謠言又是關於孫舞陽。大致是說她見一個，愛一個，愈多愈好，還有些不堪的詳細的描寫。方羅蘭對於這些謠言是毅然否定的，他眼中的孫舞陽確不是那樣的人，因而這些卑劣的謠言也使他很生氣。

據這麼說，方羅蘭近來頗有些意興闌珊，也是不足怪的了。

「五一」節前八天的下午，方羅蘭悶悶的從縣黨部出來，順腳便往婦女協會去；他近來常到婦女協會，但今天確有些事，剛才縣黨部的常務會議已經討論紀念「五一」的辦法，他現在就要把已決定的辦法告訴孫舞陽。

孫舞陽正在寫字，看見方羅蘭進來，擲過了一個歡迎的媚笑後，就把寫着的那張紙收起來。但當她看見方羅蘭臉上的筋肉微微一動，眼光裏含着疑問，她又立刻將那張紙擦給他。這是一首詩：

不戀愛爲難，

戀愛亦復難，

戀愛中最難，

## 是爲能失戀！

「你歡喜這首詩麼？你猜，是誰做的？」

孫舞陽說。此時她站在方羅蘭的肩後，她的口氣噴射在方羅蘭的頸間，雖然是那麼輕微，在方羅蘭卻感覺到比罡風還利害，他的心顫動了。

「是你做的，好詩！」方羅蘭說，並沒敢回過臉去。

「嘻，我做不出那樣的好詩。你看，這幾句話，人人心中都有，卻是人人嘴裏說不出，做不到。我是喜歡牠，寫着玩的。」

「好詩！但假使是你做的，便更見其好！」

方羅蘭說着，仍舊走到窗前的椅子上坐了。屋內只有這一對小窗，窗外的四面不通的院子，又不過方丈之廣，距窗五六尺，便是一堵盤滿了木香花的牆，所以這狹長的小室內，就只有三分之一是光線明亮的。現在方羅蘭正背着明亮而坐，看到站在光線較暗處的孫舞陽，穿了一身淺色的衣裙，凝眸而立，飄飄然猶如夢中神女，令人起一種超肉感的陶醉，除非是她的半袒露的雪白的頸胸，和微微震動的胸前的乳房，可以說是誘惑的。方羅蘭惘然想起外邊的謠言，他更加不信那些謠言有半分的真實性。

他近來確是一天強一天的崇拜孫舞陽，一切站在反對方面的言論和觀察，他都無條件的否認；他對於這位女性，愈體認愈發見出許多好處；她的活潑天真已經是可愛了，而她的不勝幽怨似的極利，那可是

常有的靜默，更使他心醉。他和孫舞陽相對閒談的時候，常不免內心的擾動。但他能够隨時鎮定下去。他對於自己的丈夫責任的極強烈的自覺心，使他不能再向孫舞陽走進一步。因此他堅信太太的冷淡絕不能是針對孫舞陽的；並且近來他的下意識的傾向已經成了每逢在太太處感得了冷冷而發生煩悶時，便到孫舞陽眼前來療治。你可以說孫舞陽已經實際上成了方羅蘭的安慰者，但這個觀念並不會顯現在他的意識上，他只是不自覺的反覆做着而已。

所以即使現在方羅蘭留在孫舞陽的房裏有兩小時之久，直到天快黑時，方才回去，你很可以保證他們不過是隨便談談而已，決沒有意外的事兒。

但也許確是留得太久了的緣故，方羅蘭感覺到走出孫舞陽的房間時，接受了幾個人的可疑的目光的一瞥。這自然多半是婦協內的小職員以及女僕之流。但其中一個可注意的，便是著名忠厚的劉小姐。

方羅蘭悶悶的回去，悶悶的過了一夜。第二天午後他到縣黨部時，這些事幾乎全已忘記了。但是張小姐，忽請他到會客室談話。他尙以為是有黨部裏的事或別的公事，須要密談，然而張小姐關上客室門後的第一語就使他一驚：

「方先生，你大概沒有聽得關於你的謠言罷？」

張小姐看見方羅蘭臉色略變，但還鎮靜地搖着頭。

「謠言自然是無價值的，」她接下說，「大致是說你和孫舞陽——這本是好多年前就有了的，今天

又有新的，卻很難聽；好像是指實你和她昨天下午在婦女協會她的房裏……」

張小姐臉也紅了，說不下去，光着眼看定了方羅蘭。

「昨天下午我在婦協和孫舞陽談天，是有的事，沒有什麼不可以告人的。」

方羅蘭用堅定的坦白的口音回答。

「我也知道無非談談而已，但謠言總是謠言，你自然想得到謠言會把你們說成了個什麼樣子。我也不信那些話。方先生，你的品行，素來有目共見，謠言到你身上，不會有人相信，但是孫舞陽的名聲太壞了，所以那謠言反倒有力量似的。我知道，無論什麼謠言，外邊儘自大叫大喊，本人大抵蒙在鼓裏，此刻對你提起，無非是報告個消息，讓你知道外邊很有人和你作對。」

方羅蘭心裏感謝張小姐的好意，但同時亦深不以她的輕視孫舞陽爲然；她說「但是孫舞陽的名聲太壞了，」可知她也把孫舞陽看作無恥的女子了。方羅蘭覺得很生氣，忍不住替孫舞陽辯護了：

「關於孫舞陽個人的謠言，我也聽得過，我就根本不相信。我敢斷定，侮蔑孫舞陽的人們一定是自己不存好心，一定是所求不遂，心裏懷恨，所以造出許多謠言來破壞她的名譽。」

這些話，方羅蘭是如此憤憤地說的，所以張小姐也愕然了，但她隨即很了然的一笑，沒有說話。方羅蘭完全不覺得自己的話已經在別人心上起了不同的解釋，還是憤憤的說：

「我一定要查究謠言的來源，爲了孫舞陽，也爲了我自己。」



「也爲了梅麗姊。」張小姐忍不住又說：「她近來的悒悒，也是爲此。」

果然是這方面來的風呀！方羅蘭忽然高興起來，他打破了太太的悶葫蘆了。但轉念到太太竟還是爲此對自己冷漠，並且屢次詢問而不肯說，可是對張小姐她們大概已經說得很多，這種岐視自己丈夫，不信任自己丈夫，太看低了自己丈夫的態度，實在是萬分不應該的。想到這裏，方羅蘭又氣惱，又焦灼，巴不得立刻就和太太面對面弄個明白。

和張小姐出了會客室後，方羅蘭勉強看了幾件公文，就回家去。他急於要向太太解釋；不，「解釋」還嫌太輕，他叫太太要明白些；也還不很對，他很以爲應該要使太太知道她自己岐視丈夫，不信任丈夫，太看低了丈夫的錯誤；嚴格而言，與其說方羅蘭回去向太太請罪，還不如說他要向太太「問」罪。

這便是方羅蘭趕回家看見太太時的心情。方太太正和四歲的孩子玩耍，看見丈夫意外的早歸，並且面色發沈，以爲黨部裏又有困難問題發生了，正要動問，方羅蘭已經半粗厲的喚女僕來把孩子帶去，拉了太太的手，向臥室走，同時說：

「梅麗，來，有幾句要緊話和你談一談。」

方太太志忑地跟着走。進了臥室，方羅蘭往搖裏椅坐下，把太太擁在膝頭，挽住她的頭頸問道：

「梅麗，今天你一定要對我說爲什麼你近來變了，對我總是冷冷的。」

「沒有，我是和平常一般的啊。」方太太說，並且企圖着脫離方羅蘭的擁抱。

「有的。你是冷冷的。爲什麼呢？什麼事叫你不快活？梅麗，你不應該瞞着我。」

「好了。就算我是冷冷的，我自己倒不理會得。在我這面，倒覺得你是改變了。」

「嘿，不用再裝假了。」方羅蘭笑了出來。「我知道，你又是爲了孫舞陽，是不是？」

方太太奪去了現在撫到她胸前的方羅蘭的手，她覺着丈夫的笑是心刺的；她只淡淡的回答：

「既然你自己知道，還來問我？」

「你和張小姐她們倒說梅麗，你背後議論着我。」

方太太掙脫了被挽着的頸頸，沒有回答。

「你不應該不信任我，反去信任張小姐；外邊的謠言蔑侮我，你不應該也把我看得太低。孫舞陽是怎樣一個人，你也看平見過我素行動如何，你還不明白麼？我對孫舞陽的態度，前次說得那樣明白堅決，你還不肯相信。不信罷了，爲什麼問你還是不說呢？梅麗，你這樣對待丈夫，是不應該的！你岐視我，不信任我，看低了我，都是沒理由，沒根原的。你不承認你是錯誤了麼？」

方太太的秀眼一動；從那一瞥中，你看得出她的不滿意，但她又低了頭，仍沒回答。

「你的喫醋，太沒有理由了。依你這性兒，我除非整天躺在家裏，不見一個女子，不離開你的眼。但是這還成話麼？梅麗，你如果不把眼光放大些，思想解放些，你這古怪多疑的性兒，要給你無限的痛苦呢！我到今天，才領教了你這性兒。但是，梅麗，從今天起，就改掉了這個性兒。我是我的小妹妹，好妹妹，你聽我的話，你要

信任我，不要再小心眼兒，無事自擾了。」

猛然一個掙扎，方太太從羅蘭懷中奪出，站了起來。方羅蘭的每一句話，投到方太太心上，都化成了相反的意義。她見方羅蘭大處落墨地儘量責備她，卻不承認自己也有半分的不是。她認定方羅蘭不但了解她，並且是欺騙。而她在他的話裏又找不出半點批評孫舞陽的話。他爲什麼不多說孫舞陽呢？方羅蘭愈不提孫舞陽，方太太就愈懷疑。只有虛心的人纔怕提起虛心的事。方羅蘭努力要使太太明白，努力要避去凡可使她懷疑的字句，然而結果是更壞。如果方羅蘭大膽的把自己和孫舞陽相對時的情形和談話，都詳細描寫給太太聽，或者太太倒能了解些；可是方羅蘭連孫舞陽的名兒都不願提，好像沒有這個人似的，那就難怪方太太要懷疑那不言的背後正有難言者在。這正是十多天來方太太愈想愈疑，愈疑愈像的所以然的原因。現在方羅蘭鄭重其事的開談判，方太太本預料將是一種懺悔，或是赤裸裸的承認確是愛了孫舞陽；懺悔果然是方太太所最喜，即使懺悔中說已經和孫舞陽有肉體關係，方太太大概也未必怎樣生氣，而承認着愛孫舞陽也比光瞞着她近乎尚有真心。然而結果什麼也沒有，仍祇給了她一些空虛和欺僞，她怎能不憤憤呢？方太太雖是溫婉，但頗富於貴族小姐的自尊心，她覺得太受欺騙了，太被玩弄了；她不能沈默了。她說：

「既然全是我的錯誤，你大可心安理得，何必破工夫說了那許多話呢？我自然是眼光小，思想舊，人又笨，和我說話是沒有味兒的好了，方委員，方部長，你還是趕快去辦公事罷。隨我怎麼着，請你不用管罷！即使

我真是發悶，也是悶我自己的，我並沒對你使氣，我還是做着你家裏的爲母爲妻的事呢！」

說到最後一句，方太太忍不住一陣心酸，要落下眼淚來，但此時，猶傲支配了她全身，她覺得落淚是乞憐的態度，於是努力忍住了，退走着坐在最近的一張椅子裏。

「梅麗，你又生氣了。我何嘗嫌你眼光小，思想舊呀！我不過說你那麼着是自多煩惱而已。」

方羅蘭還是隔膜地分辯着，不着痛癢地安慰着；他走到太太身邊，又抓住了她的手。方太太不動，也沒有話，她心裏想：

——你自然還沒到嫌棄我，現在只是騙我，把我當小孩子一般的玩弄。

方羅蘭見到非是溫存一番，大概是不能解圍的了。他把方太太從椅子裏抱起來，就去親她的嘴唇；但當他接着這冰冷而麻木的兩片肉時，他覺得十分難過，比受這嘴唇的叱罵還難過些。他又把右手伸進那淺紫色的大袖管，方太太像成了化石似的不動，這種完全不理會而被動着的態度，比掙扎着不願意還好；方羅蘭再不能耐了，他嗒然放了手，退回他的搖椅裏。

暫時的沈默。

方羅蘭覺得完全失敗了，不但失敗，並且被辱了。他的沈悶，化而爲鬱怒。這兩個人中間的隔膜是漸見其厚了。但是方太太好像覺得太過分；她忽然問：

「你究竟愛不愛孫舞陽？」

「說過不止一次了，我和她沒關係。」

「你不想愛她？」

「請你不要再提到她，永遠不要想着她。不行麼？」

「我偏要提到她孫舞陽，孫舞陽，孫舞陽……」

方羅蘭覺得這顯然是惡意的戲弄了；他想自己是一片真心來和太太解釋，爲的要拔出他的痛苦，然而結果是受冷落受侮辱。他捺不住心頭那股火氣了，他霍地立起來，就要走。方太太卻在房門口攔住，意外地笑着說：

「不要走。你不許我念這名兒，我偏要念孫舞陽，孫舞陽！」

方羅蘭眼裏冒起火來，高聲喝道：

「梅麗，這算什麼？你戲弄我也該够了！」

方太太從沒受過這樣嚴厲的呵叱，而況又爲了一個女子而受丈夫的這樣嚴厲的呵叱，她的克制已久的眼淚再無法收留了，她的身子一軟，就倚在牀欄上哭起來。但這是憤淚，不是悲淚，立刻忿火把淚液燒乾，她挺直了身體，對頗爲驚愕的方羅蘭說：

「好罷，我對你老實說：除非是孫舞陽死了，或者是嫁人了，我這懷疑才能消滅。你爲什麼不要她嫁人呢？」

方羅蘭看出太太完全是在無理取鬧了，他也從沒見過她如此不溫柔；她是十分變了，還有什麼可說呢？如果這不僅僅是一時的憤語，他們兩人中間豈不是完了？方羅蘭默然回到搖椅上，臉色全變了。

現在是方太太走到方羅蘭跟前，看定了他的臉。方羅蘭低了頭，目光垂下。方太太捧住了方羅蘭的臉，要他昂起頭來看着她。同時她說：

「剛才你和我那樣親熱，現在怎麼又不要看我了？我偏要你看我。」

方羅蘭用力掙脫了太太的手，猛然立起來，推開她，一溜煙的跑走了。

方太太倒在搖椅裏，半小時的悲酸忿怒，一齊化作熱淚瀉出來，她再不能想，並且也不敢想，她半暈狀態的躺着，讓眼淚直流。

方羅蘭直到黃昏後十點鐘模樣才回來，賭氣自在書房裏睡了。

第二天，方羅蘭九點才起身，不見方太太，他也不問，就出去了；也是直到天黑才回來，那時，方太太獨自坐在客廳裏，像是等候他。

「羅蘭，今天是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談一談了。」

方太太很平靜的說，她的略帶滯澀的眼睛裏有些堅決的神氣。

方羅蘭淡然點頭。

「過去的事，不必談了；誰是誰非，也不必談了；你愛不愛孫舞陽，你自己明白，我也不來管了。只是我和

你中間的關係是沒有法子再繼續下去了。我自然是個思想陳舊的人，我不信什麼主義；我從前受的教育當然不是頂新的，但是卻教給我一件事：不願被人欺弄，不甘心受人哄騙。又教給我一件事：不肯阻礙別人的路——所謂「損人而不利己」。我現在更明白，我的地位就是「損人而不利己」。我何苦來呢！倒不如爽爽快快解決了好。」

這分明是要求離婚的表示。這卻使方羅蘭爲難了。他果然早覺到兩個人中間的隔閡決不能消滅到無影無蹤，然而他始終不會想起離婚，現在也還是沒有這個意思。這也並不是因爲他尚未堅定的對孫舞陽表示愛，或是孫舞陽尚未對他表示，而是他的性格常常傾向於維持現狀，沒有斬釘斷鐵的決心。

「梅麗，你始終不能了解我。」

方羅蘭只能這麼含糊地表示了不贊成。

「或者正是我不能了解你。但是我很了解自己。現在我的地位是『損人不利己』。我不願意我每天被哄騙，我每天像做戲似的盡我的爲妻爲母的職務。羅蘭，你自己明白，你能說不是麼？」

「啊，我何嘗欺騙你！梅麗！都是你神經過敏，心理作用。」

「可不是又來了。現在你還騙我。你每天到那里去，做什麼事，我都知道；然而你不肯說，問你也不肯說。羅蘭，你也是做着損人不利己的事，你也何苦來呢？」

「我找孫舞陽，都有正事；就是閒談，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告人的！」

太看低了他的感覺，又在方羅蘭心上活動，他不能不分辯了。

「好了，我們不談這個。我早已說，這是你的事，你自己明白，我也不必管了。目前我特地和你談的，我們的關係是完了，倒不如老老實實離婚。」

方太太說這句話，雖然那麼堅決，但是她好容易才壓住了心頭儘往上冒的酸辛；不肯被欺騙的自尊心挾住了她，使她有這麼勇氣。

「因為是你的不了解，你的誤會，我不能和你離婚！」

方羅蘭也說得很堅決。可惜他不知道他這話僅能厚了「不了解」，添多了「誤會」；方太太有一個好處是太狷傲，然而有一個壞處，也是太狷傲。所以方羅蘭愈說她不了解，愈不肯承認自己也有半分的不是，方太太愈不肯讓步。

方太太只冷笑了一聲，沒有回答。

「梅麗，我們做了許多年的夫妻，不料到了中年，孩子已經四歲，還聽到離婚兩個字，我真痛心！梅麗，你如果想起從前我們的快樂日子，就是不久以前我們也還是快樂日子，你能忍心說和我離婚麼？」

方羅蘭現在是動之以情了。這確不是他的手段，而是真誠；他的雖感不滿而始終尚無以孫舞陽替代了太太的意思，也就是他的留戀過去的惰性使然。

方太太心中似乎一動。但她不是感情熱烈的人，她說要離婚，絕不是感情衝動而是深思的結果，所以



舊情也不能挽回她目前的狷介的意志。

「過去的事，近來天天在我心裏打回旋呢！」她說。「我們從前有過快樂日子，我想起來就和昨天的事一樣，都在眼前。但過去的終究是過去了，正像我今年已經二十八歲，不能再回到可紀念的十八。我近來常常想，這個世界變得太快，太出人意料，我已經不能應付，並且也不能了解。可是我也看出一點來：這世界雖然變得太快，太複雜，卻也常常變出過去的老把戲，舊歷史再上臺來演一回。不過重複再演的，只是過去的壞事，不是好事。我因此便想到：過去的雖然會再來，但總是不好的傷心的纒再來，快樂的事卻是永久去了，永不能回來了。我們過去的快樂也是決不會再來，反是過去的傷心卻還是一次一次的要來。我們中間現在已經完了，勉強復合，不過使將來多一番傷心罷了。過去的是過去了，你又何必戀戀呢。」

方羅蘭怔住了，暫時沒有話；他見太太說的那樣鎮靜，而且頗有些悲觀的哲學意味，知道她不是一時憤激之言，是經過長時間的考慮的。他看來這件事是沒法挽回的了。那麼，就此離婚罷？他又決斷不下來。他想不到什麼理由，他只是感情上放不下。他惘然起立，在室中走了幾步，終於站在太太面前，看着她的略帶蒼白然而鎮定的臉說：

「梅麗，你不愛我了，是不是？」

「你已經是使我無法再愛。」

「咳，咳。我竟壞到這個地步麼？」方羅蘭很悲傷了，「將來你會發見你的完全誤會。將來你的悔恨一

定很痛苦。梅麗，我不忍，我不願，你將來有痛苦。」

「我一定不悔恨，不痛苦；請你放心。」

「梅麗，離婚後你打算怎樣呢？」

「我可以教書自活，我可以回家去侍奉母親。」

「你忍心拋開芳華麼？」方羅蘭的聲音有些顫。

「你幹革命不能顧家的時候，我可以帶了去；你倘使不願，我也不堅持。」

方羅蘭完全絕望了。他看出太太的不可理喻的執拗來，而這執拗，又是以不了解他，不信任他，太看低了他，爲背景的。他明明是丈夫，然而顛倒像一個被疑爲不貞的妻，即使百般懇求，仍遭堅決的拒絕。他覺得已屈伏到無可屈伏了。他相信自己並沒錯，而且亦已「仁至義盡」。這是太太過分。他知道這就是太太的貴族小姐的特性。

「梅麗，我還是愛你。我尊重你的意見。但是我有一個要求：請你以朋友——不，自家妹妹的資格，暫時住在這裏；我相信我日後的行爲可以證明我的清白。我們中間雖然有了隔膜，我對你卻毫無惡意，梅麗，你也不該把我看作仇人。」

方羅蘭說完，很安閒的把兩手交叉在胸前，等候太太的回答。

方太太沈吟有頃，點頭答應了。

從那晚起，方羅蘭把書房布置成了完全的臥室。他暫時不把陸梅麗作為太太看待，而已經雙方同意的方陸離婚也暫不對外宣布。

假定男子的心非得寄託在一個女子身上不可的，那麼從此以後極短時期內方羅蘭之更多往孫舞陽處，自是理之必然。但是我們仍要替他表明，他的更多去，亦不過是走順了腳，等於物理學上所謂既動之物必漸次增加速率而已。他還是並沒決定把孫舞陽來代替了陸梅麗，或是有這意識。只有一次，他幾乎違反了本心似的有這意識的一瞥。這是「五七」紀念會後的事。

五月是中國歷史上紀念最多的一個月；從「五一」起，「五四」，「五五」，「五七」，「五九」這一連串的紀念日，把一個自從解放婢妾後又沈靜得像死一般的縣城，點綴得非常熱鬧。許多激烈的論調，都在那些紀念會中傾吐；自然是胡國光的議論最激烈最澈底。一個月前，他還是新發見的革命家，此時期已成了老牌；決沒有人會把反革命，或劣紳等字樣，和胡國光三字聯想在一處了。多事的五月的許多紀念，又把胡國光擡得高些；他儼然是激烈派要人，全縣的要人了。方羅蘭早有軟弱，主意活動的批評，現在卻也堅決澈底起來了；只看他在「五七」紀念會中的演說便可知道。

那時，方羅蘭從熱烈的鼓掌聲中退下來，滿心愉快。他一面揩汗，一面在人堆裏望外擠，看見小學生的隊伍中卓然立着孫舞陽。她右手揚起那寫着口號的小紙旗，遮避陽光，凝神瞧着演說臺。綢單衫的肥短的

袖管，從高舉的手膀上落卸去，直到肩頭，似乎腋下的茸毛，也隱約可見。

方羅蘭到了她面前，她還沒覺得。

「舞陽，你不上去演說麼？」

方羅蘭問。他在她旁邊站定，揮着手裏的草帽代替扇子。天氣委實太熱了，孫舞陽的額角也有一層汗光，而且兩頰紅得異常可愛。她猛回過頭來，見是方羅蘭，就笑着說：

「我見你下臺來，在人堆裏一晃就不見了。不料你就在面前。今天我們公舉劉小姐演說，我不上去了。可恨的太陽光，太熱；你看，我站在這裏，還是一身汗。」

方羅蘭掏出手巾來再擦臉上的汗，噓了口氣說：

「這里人多，熱的難受。近處有一個張公祠，很幽靜，我們去涼一涼罷。」

孫舞陽向四面望了望，點着頭，同意了方羅蘭的提議。

因為有十分鐘的急走，他們到了張公祠，坐在小池邊以後，孫舞陽反是一頭大汗了。她一面揩汗，一面稱讚這地方。大柏樹擋住了太陽光，吹來的風也就頗有涼意。丁香和薔薇的色香，三三兩兩的鳥語，都使得這寂寞的廢祠，流蕩着活氣。池水已經很淺了，綠萍和細藻，依然遮滿了水面。孫舞陽背靠柏樹坐着，領受涼風的撫摩，雜亂的和方羅蘭談着各方面的事。

「你知道解放婦女保管所裏的幹事，錢素貞，是一個怎樣的人？」

在談到縣裏的婦女運動時，孫舞陽忽然這麼問。

「不知道。記得還是你們推薦的。」

「是的。當時是朱民生來運動的，我們沒有相當的人，就推薦了。現在知道她是陸慕游的愛人，據劉小姐說，這錢素貞簡直一個字也不認識。」

「朱民生爲什麼介紹她？」

「大概也是受陸慕游的央求；朱民生本來是個糊塗蟲！奇怪的是陸慕游會有這麼一個愛人。聽說還是最近成實事。」

「戀愛本來是難以索解的事。」

孫舞陽笑了。她把兩手交叉了，挽在腦後，上半身微向後仰，格格的笑著說：

「雖然是這麼地，兩人相差太遠就不會發生愛情；那只是性慾的衝動。」

方羅蘭凝眸不答。那薄綢下面的兩個小阜的軟軟的顫動，攝住了他的眼光和他的心神了。他自己的心也像跳得更快了。

「我知道很有些人以爲我和朱民生有戀愛——近來這些謠言倒少些了；他們看見一個女子和一個男子親近些，便說準是有了愛，你看，這多麼無聊呢？」

孫舞陽忽然說到自己；她看着方羅蘭的臉，似乎在問：「你說戀愛本來難以索解，是不是暗指這個？」

或者方羅蘭並沒這個意思，但未免心虛的孫舞陽在談到朱民生是糊塗蟲時忽聽得「戀愛本來難以索解」的論調，自然而然會有這疑慮。

聽到這半自白半暗示的話，方羅蘭心醉了，但想到孫舞陽似乎借此來表示對於自己的態度，又不免有些悵惘。然而他已經搖着頭說：

「那些謠言，我早就不信！」

孫舞陽很了解的一笑，也不再說。

樹葉停止了蘇蘇的細語，鳥也不叫。雖然相離有二尺多遠，方羅蘭似乎聽得孫舞陽的心跳，看見她的臉上慢慢的泛出紅暈。他自己的臉上也有些潮熱了。兩個人都覺得有許多話在嘴邊，但都不說，等候着對方先開口。孫舞陽忽然又笑了，她站起來，扯直了裙子，走到方羅蘭面前，相距不過幾寸，活動而帶憂悒的眼光，直射進方羅蘭眼裏，射進心裏。

「羅蘭，近來你和太太又有意見，是不是？不——你不必否認，你們有的，你們甚至要離婚，我全都知道。但是——羅蘭，你爲什麼變了臉色呢？你猜想起來，我是高興呢，還是生氣？哦，你不必那麼慚愧！你靜着，你聽我說。你的太太，是一個上好的女人，你不應該叫她生氣。你聽我說。我也知道並不是你故意使她傷心。或者竟是她自己的錯誤。可是——你聽我說。你總得想法子使她快活。爲了我的緣故，你也得想法子使她快活。你們不能離婚。我不贊成你們離婚。你最能尊重我，或者你也是最能了解我；自然我感謝你，可是我不能愛

你呵，你不要傷心，聽我說。並不是我另有愛人。我有的是許多黏住了我胡纏的人，我也不怕和他們胡纏，我也是血肉做的人，我也有本能的衝動，我時或不免——但是這些性慾的衝動，拘束不了我，所以沒有一個人被我爱過，只是被我玩過。羅蘭，你覺得我這人可怕麼？覺得我太壞了罷？也許我是，也許我不是；我都不在意。我只是自尋消遣。然而決不肯因此使別人痛苦，使別人恨我，尤其不願因我而痛苦者，亦是一個女子。我知道女子失戀時的痛苦。也許有男子因我而痛苦，但不尊重我的人，即使得點痛苦，我也不可憐他。這是我的人生觀，我的處世哲學。羅蘭，我很信任你，我老實對你說：我是自由慣了，不能做人家的老婆。所以即使你熱烈的愛着我，而我不能愛你。你太好了，我不願你因愛我而自惹痛苦。況且又要使你太太痛苦。你趕快取消了離婚的意思，和梅麗很親熱的來見我。不然，我從此不理你。羅蘭，我看得出你戀戀於我的肉體，我喜歡給你幾分鐘的滿意。」

她擁抱了滿頭冷汗的方羅蘭，她的只隔着一層薄綢的溫軟的胸脯貼住了方羅蘭的劇跳的心窩；她的熱烘烘的嘴唇親在方羅蘭的麻木的嘴上；後然，她放了手，翩然自去，留下方羅蘭糊糊塗塗的站在那里。

十分鐘後，方羅蘭滿載着苦悶走回家去。他心裏一遍一遍念着孫舞陽的那番話語；他想把平時所見的孫舞陽的一切行動言論態度，從新細細研究。但是他的心太亂了，思想不能集中，也沒有條理。只有孫舞陽的話在他滿腦袋裏滾來滾去。他已經失去了思考和理解，任憑火熱的說不出的情緒支配着。這味兒大

概是酸的，但也有甜的在內，當他想到孫舞陽說信任他又安慰他擁抱他的時候。

晚上，似乎頭腦清明些了，方羅蘭再研究這問題。可愛的孫舞陽又整個的浮現在他眼前，懷中溫暖地還抱着她的豐腴的肉體。雖則如此，他仍舊決定了依照孫舞陽的勸告。太太不肯了解，又怎麼辦呢？這本不是方羅蘭要離婚，而是太太。孫舞陽顯然沒有明白這層曲折。太太不是說過的麼？除非是孫舞陽死了，或是嫁了人，才能消滅她的懷疑。第一，死，原是難說的；但孫舞陽不像一時便會死；她一定不肯自殺，而城裏也沒有時疫。第二，嫁人呢，本來極可望，然而現在知道無望了，她決不嫁人。在先方羅蘭尚以為太太的話不過是一時氣憤，無理取鬧，可是這幾天他看出太太確有這個不成理由的決心。所以孫舞陽的好意竟無法實行，除非她肯自殺。

當下方羅蘭愈想愈悶，不但開始恨太太，並且覺得孫舞陽也太古怪，也像是故意玩弄着他，和太太說好了來玩弄他。他幾乎要決心一面和太太正式離婚，一面不願再見孫舞陽。但是主意素來活動的他，到底不能這麼決定。最後，他想得了一個滑稽的辦法：請孫舞陽自己來解決太太的問題。

於是方羅蘭像沒事人兒似的睡了很安穩的一夜。

翌日一早，方羅蘭就到了婦女協會。孫舞陽剛好起身。方羅蘭就像小學生背書似的從頭細講他和太太的糾紛。他現在看孫舞陽彷彿等於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什麼話都說了出來；連太太被擁抱時的冷淡神情，也說得很詳細。他的結論是：



「我已經沒有辦法，請你去辦法。」

「什麼？我去勸解你的太太麼？事情只有更壞。」

「那麼，就請你不要管我們離婚的事；我們三個人繼續維持現狀。」

孫舞陽看了方羅蘭一眼，沒有說話。她還只穿着一件當作睡衣着的長袍，光着腳；而少女們常有的肉熱香，比平時更濃郁。此景此情，確可以使一個男子心蕩；但今天方羅蘭卻毫無遐想。從昨天談話後，他對於這位女士，忽愛，忽恨，忽怕，不知變換了幾次次的感想，現在則覺得不敢親近她。怕的愈親近愈受她的鄙夷。所以現在孫舞陽看了他一眼，即使仍是很溫柔的一看，方羅蘭卻自覺得被她的眼光壓癱了；覺得她是個勇敢的人解放的超人，而自己是畏縮，拘牽，搖動，瑣屑的庸人。

方羅蘭嘆了口氣，他感到剛脫口的話又是不妥，充分表示了軟弱，無決心，苟安的劣點，況且維持現狀也是痛苦的，以後孫舞陽也不理他，則痛苦更甚。

「但維持現狀也不好，總得趕快解決。」他轉過口來又說。「也許梅麗要催我趕快解決——正式離婚。假使梅麗終於不能明白過來，那麼，舞陽，你可以原諒我麼？」

孫舞陽不很懂得似的看着他。

「我的意思是，萬一我們盡力對梅麗解釋，而她執拗到底，那結局也只有離婚。」方羅蘭不得已加以說明。「我已經沒有法子解釋明白，請你去，你又說不行。最後一著，只有請張小姐去試試。」

「張小姐不行，她是贊成你們離婚的，還是請劉小姐去。但是，怎麼你只希望別人，卻忘記了你自己？總不能叫你太太先對你講和好了，我還有別的事，希望你趕快去進行罷。」

孫舞陽說完，就穿襪換衣服，嘴裏哼着歌曲；她似乎已經不看見方羅蘭還是很憂愁的坐着。當她袒露了發光的胸脯時，方羅蘭突然立在她身後，輕輕按住了她的肩胛，顫聲說：

「我決定離婚，我愛你。我願意犧牲一切來愛你！」

但是孫舞陽穿進了一隻袖管，很鎮靜的答道：

「羅蘭，不要犧牲了一切罷。我對於你的態度，昨天已經說完了。立刻去辦你的事罷。」

她讓那件青灰色的單衫半掛在一個肩頭，就轉身半向着方羅蘭，挽着他的右臂，輕輕的把他推出了房門。

方羅蘭經過了未曾前有的煩悶的一天，他變了不知幾次的主張，不但爲了「如何與太太復和」而焦灼，並且爲了「應否與太太復和」而躊躇了。而孫舞陽的態度，他也有了別一解釋；他覺得孫舞陽的舉動或者正是試探他有沒有離婚的決心。不是她已經擁抱過他麼？不是她坦然在他面前顯露了迷人的肉體麼？這簡直拿他當作情人看待了！然而她卻要把他推到另一婦人的懷裏，該沒有這種奇人奇事罷？方羅蘭對於女子的經驗，毋庸諱言是很少的，他萬料不到天下除了他的太太式的女子，還有孫舞陽那樣的

人他實在是惶惑迷失了。雖然孫舞陽告訴他，請劉小姐幫忙，可是他沒有這勇氣，也不相信忠厚有餘，素不善言的劉小姐會勸得轉太太。

但是捱到下午六時左右，方羅蘭到底找到了劉小姐，請他幫忙。劉小姐允諾，並說本已勸過，明天當作長時間的勸解。

看過劉小姐後，方羅蘭逕自回家；他的心，輕鬆得多了。這輕鬆，可有兩種解釋：一是他覺得責任全已卸給劉小姐，二是假使劉小姐還是徒勞，則他對於孫舞陽也就有詞可藉了。

「陳中先生剛才來過，這個就是他帶來的。」

方太太特地從預備晚飯的忙亂中出來對他說，並且交給他一個紙條。

這是縣黨部召開特別會議的通告，討論農協請求實行廢除苛捐雜稅一案。方羅蘭原已聽說四鄉農民近來常常抗稅，徵收吏下鄉去，農民不客氣的擋駕，並且說「不是廢除苛捐雜稅麼？還來收什麼！」現在農協有這正式請求，想來是四鄉鬧得更凶了。

方羅蘭忽然覺得慚愧起來。他近來爲了那古怪的戀愛，不知不覺把黨國大事拋荒了不少。縣黨部的大權，似乎全被那素來認爲不可靠的胡國光獨攬去了。想到這裏，他誠意的盼望他和太太的糾紛早些結束，定下心來爲國勤勞。

「陳先生等了半天，有話和你面談；看來事情很重要呢。」

方太太又說，眼睛看着沈吟中的方羅蘭的面孔。

「大概他先要和我交換意見罷。可是梅麗，你總是太操勞，你看兩隻手弄得多麼髒！」

方羅蘭說時，很憐愛似的捏住了太太的手；自從上次決裂後，他就沒有捏過這雙手，一半是尊重太太的意見，一半是自己不好意思。

方太太護手被捏着，是有半分鐘，才覺醒似的灑脫了，一面走，一面說：

「謝謝你的好意，請你不要來管我的事罷。」

方羅蘭突然心裏起了一種緊張的痛快。太太的話，負氣中含有怨艾；太太的舉動，拒絕中含有留戀。這是任何男子不能無動的，方羅蘭豈能例外？在心旌搖搖中，他喫夜飯，特地多找出些話來和太太兜搭。當他聽得太太把明天要辦的事，一一吩咐了女僕，走進臥室以後，他忽然從彷徨中鑽出來，他發生了大勇氣，趕快也跑進了睜達十多天的臥室，把太太擒拏在懷裏，就用無數的熱烈的親吻塞住了太太的嗔怒，同時急促的說：

「梅麗，梅麗，恕了我罷！讓我去安心革命呀！」

方太太忍不住哭了。但是也忍不住更用力的緊貼住方羅蘭的胸脯，似乎要把她的劇跳的心，壓進方羅蘭的胸膛。

這一夜，正像她的肉體在方羅蘭熱情下鎔軟了一樣，方太太的久設的精神上的障礙，也暫時掃除了。

但是劉小姐後來作了現成的表面的功臣。

## 10

陳中要和方羅蘭談的，除了縣黨部的臨時會外，還有一個重要消息，那就是他聽得省裏的政策近來又有變動了。自從新年的店員風潮後，店東們的抵抗手段，由積極而變為消極；他們暗中把本錢陸續收起來，就連人也不見了，只剩下一個空架子的鋪面，由店員工會接收了去，組織所謂委員會來管理。現在此類委員會式的店鋪，也有了十幾個了。這件事，在縣城裏倒也看得平淡無奇，然而省方最近卻有了新的注意；加以解放婢妾轟傳遠近，都說是公妻之漸，於是省裏就有密電給縣長，令其一併查覆。

周時達現在縣公署裏辦事，首先得到了這個消息，就去告訴陳中，連帶又說起解放婦女保管所的內幕：

「店員風潮那樣解決，我本不贊成，就防日後要翻案，現在果然來了。沒收婢妾，不知道怎樣又會通過！那時我已經離開黨部，不大明白其中的曲折。只是這件事的不妥，是顯而易見的。闊人們那個沒有三五位姨太太，婢女更不必說；怎麼你們頭倒要廢止婢妾，沒收婢妾來了？至於那個什麼解放婦女保管所，尤其荒唐，簡直成了淫婦保管所。你去打聽打聽就知道！」

陳中的眼光跟了周時達的肩膀搖來搖去，張大了嘴，一句話也沒有。

「第一是那裏邊的幹事錢素貞就有兩三個姘夫。」周時達接着又說，「其餘的婦女，本來也許還好好的，現在呢，你去問去，那一個不是每夜換個男子睡覺！這還成話麼？不是淫婦保管所是什麼？」

「該死，該死。我們完全不知道呢。那些男子是誰？查出來辦他！」

「辦麼？」周時達猛力把肩膀搖到左邊，暫時竟不搖回。「你說，怎麼辦法！主要人物就是黨部的要人，全縣的要人，你說，怎麼辦法？」

「誰個？誰個？」

「除了『古月』還有那個！」

周時達平衡了身體，輕聲的然而又忿忿的說。陳中背脊骨冰冷了，他知道就是胡國光。他自己委實也想不出怎麼辦他，因此他就去找方羅蘭，不料空等了兩小時。

當下陳中從方宅回來，又聽得了許多可驚的謠傳：縣長受有密令，要解散黨部，工會和農會已經派警備隊下鄉去捉農民協會執行委員；又要反水了，正月來的賬，要打總的算一算呢！

這些謠傳，在別人或者還可以不信，而在早知省裏有令查辦的陳中卻不能不信；然而看哪！一簇人從對面走來，藍的是糾察隊，黃的是童子團，嚴飭地被押着走的，領口斜插着「反動店東」的紙旗。店員工會還在捕人，還有震懾全城的氣概，不像是會立刻被解散的。陳中迷惑的走回去，心裏不懂何以消息和事實

會如此矛盾。

誰料到第二天「五九」的紀念大會中正式通過了廢除苛捐雜稅的決議，而同日下午縣黨部臨時會也通過了「向省黨部力請廢除苛捐雜稅」的議案，更使陳中莫明其妙，不得不於散會後拉住方羅蘭來談一談了。

「縣長奉到省裏密令，要解散黨部和社會團體呢！」陳中輕輕的就應用了外間的謠言。「原因當然是春間的店員風潮辦得太激烈，還有近來沒收婢妾那件事也很不妥。今天的除廢苛捐雜稅，應該不給通過才好。羅蘭兄，怎麼你也竭力贊成呢？昨天到你府上，本為商量這件事，可惜沒有會面，少了接洽。」

「廢除苛捐雜稅是載在黨綱上的，怎麼好不通過！」

方羅蘭還是很堅決的說，雖然陳中的鄭重其事的態度頗使他注意。

「可是省裏的確已經改變了政策。縣長接的密電，周時達曾見來。」

「縣長無權解散黨部！周時達一定是看錯了。」

方羅蘭沈吟片刻之後，還是堅決的這麼說。

「沒有弄錯！你不知道罷，解放婦女保管所被胡國光弄得一塌糊塗了。」

陳中幾乎是高聲嚷了；接着他就把周時達告訴他的話從頭說了一遍。

方羅蘭的兩道濃眉倏的挺了起來，他跳起來喊道：

「什麼，什麼！我們一向是在做夢罷！但是，胡國光是胡國光，縣黨部是縣黨部，私人行動不能牽運到機關。胡國光應該查辦，縣黨部決不能侵犯的。」

「胡國光還是常務委員呢。人家看來總是黨部中人，如何能說不相干。」

陳中笑了一笑，冷冷的說。

「我們應該先行檢舉，提出彈劾。只是胡國光很有些手段，店員工會又完全被他利用，我們須得小心辦事。中兄，就請你先去暗暗搜羅證據；有了證據，我們再來相機行事。」

陳中很遲疑的答應下來。方羅蘭又找孫舞陽去了，他要問問她關於解放婦女保管所的事；並且他又替劉小姐着急，她是所長，不應該失察到如此地步。

一天過去了，很快又很沈悶的過去了。

愁雲罩落這縣城，愈迫愈近。謠言似乎反少些，事實卻亮出來了。縣長派下鄉的警備隊，果然把西郊農協的執行委員捉了三個來，罪狀是毆逐稅吏，損害國庫。縣農協在一天內三次向縣署請求保釋，全無效果。接着便有西郊農協攻擊縣長破壞農民運動的傳單在街上發現。接着又有縣農協、縣工會、店員工會的聯席會議，宣布縣長舉措失當，拍電到省裏呼籲。接着又有近郊各農協的聯合宣言，要求釋放被捕的三個人，並撤換縣長。

目下是炎炎夏日當頭，那種叫人喘不過氣來的煩躁與苦悶，實亦不下於新春時節的冽凜的朔風呵！



宣言和電報的爭鬪，拖過了一天。民衆團體與官廳方面似乎已經沒有接近的可能，許多人就盼望黨部出來爲第三者之斡旋，化有事爲無事。縣黨部爲此開了個談話會，舉出方羅蘭、胡國光二人和縣長交涉，先行釋放西郊農協三委員；但是縣長很堅決的拒絕了。當胡國光質問縣長拘留該三人究竟有何目的，縣長坦然答道：

「因爲他們是毆辱稅吏，破壞國稅的現行犯，所以暫押縣公署，聽候省政府示遵辦理。決不至虧待他們。」

「但他們擔任農運工作，很爲重要，縣長此舉，未免有礙農運之發展。」  
方羅蘭撇開了法律問題，就革命策略的大題目上發了質問。

回答是：「該農協依然存在，仍可進行工作。」

似乎縣長的舉動，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了；方胡二人無從再下說詞。

縣黨部的斡旋運動失敗後，便連轉圜的希望都斷絕了；於是這小小的行政上的局部的問題，漸有擴展成爲全社會的騷動的傾向。農協和工會都有進一步以行動表示的準備，而縣黨部中也發生了兩派的互訐；胡國光派攻擊方羅蘭派軟弱無能，犧牲民衆利益，方羅蘭派攻擊胡國光派想利用機會，擴大事變，從中取利。

全縣城充滿了猜疑，攻訐，譁詠，恐慌。人人預覺到這是大雷雨前的陰霾。

在出席縣農協、近郊各農協、縣工會等等社會團體的聯席會議時，胡國光報告縣黨部斡旋本案的經過，終之以很煽動的結論：

「縣長將本案看得很輕，以為不過拘押了三個種田人，自有法律解決，不許民衆團體及黨部先行解釋，這便是輕視民衆！各位，輕視民衆，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官吏，惟有以革命手段對付他！民衆是一致的。最奇怪的是黨部裏也頗有些人以為本案是法律問題，行政事務，以為社會團體及黨部不必過問，免得多生糾紛；這些主張，根本錯誤，忘了自己責任，是阿附官廳，犧牲民衆利益的卑劣行爲。民衆也應當拿革命手段來打倒他！」

就像陰霾中電光的一閃，大家都知道下面接着來的是什麼東西；大家都知道胡國光所謂「革命手段」是什麼意義，大家都知道胡國光所謂黨部中也頗有些人是某某，大家又知道農協和店員工會近來汲汲準備的是什麼事。雖然城裏各街市不過多了些嘈雜的議論，但人人都感覺得雷雲從近郊合圍，不但籠罩了這縣城，不但已見長空電閃，並且隱隱聽得雷聲了。

然而縣長也出了告示：

——西郊農協委員某某等三人煽動鄉民，毆逐稅吏，破壞國稅……本縣長奉政府明令制止，軌外運動……現某某等三人在署看管，甚為優待……自當靜候省政府示遵辦理……如有膽敢乘機生事，挑撥官廳與人民之惡感，定當嚴厲查辦……至於聚衆要挾，掀弄事變，本縣長守土有責，尤所不能坐視，惟有以

武力制止……

告示的反響是縣黨部及人民團體內的胡國光派更加猛力活動。各團體聯銜發表宣言，明白攻擊縣長爲反革命，並有召集羣衆大會之說；縣黨部亦因胡國光的竭力主張，發了個十萬火急電到省裏去。

翌日清晨，周時達跑到方宅，差不多把一位方羅蘭從牀上拖起來，氣急敗喪的說道：

「今天恐怕有暴動。縣長已經密調警備隊進城。你最好躲開。」

「爲什麼我要躲開呢？」

方羅蘭慢慢的問，神色還很泰然。

「胡國光派要和你搗蛋，你不知道麼？昨晚我從陸慕游口裏聽出這層意思。慕游近來完全受胡國光利用。不過他公子哥兒沒有用，也沒有壞心思。可怕的是林不平一夥人。」

「我想他們至多發傳單罵我而已。未必敢損害我的人身安全。時達兄，謝你厚意關切，請你放心。我是不躲開的。」

「你不要大意。胡國光有野心。他想乘這機會鼓起暴動，趕走了縣長，就自己做民選縣長。他和你不對，他已經說過你阿附官廳，你是很危險的。」

周時達說的很認真，他的肩膀更搖得起勁。方羅蘭不能不躊躇了；他知道所謂警備隊，力量原是很小的，警察更不足道，所以胡國光派如果確有這計畫，大概是不難實現的。

「陳中說起你們早就想辦胡國光，爲什麼不見實行呢？現在是養虎遺患了。」周時達很惋惜的再接着說。

「就爲的發生了縣署捉拿農協委員的事，把那話兒擱起來了。」

又再三叮囑趕快躲開，周時達匆匆去了。方太太只聽了後半截的話，摸不着頭腦，很是恐慌。方羅蘭說了個大概，並且以爲周時達素來神經過敏，膽小，未必形勢真像他所說那樣險惡呢。

「我只聽得他連說趕快躲開，」方太太笑了笑說，「倒很着急，以爲是上游軍隊逼近來了。原來是胡國光的事，我看來不很像。」

「上游軍隊怎樣？」

「那是張小姐昨天說起的。她有個表兄剛下來，說是那邊已有戰事；但是離我們這裏還有五六百里水路呢！」

的確是眼前的事情太急迫了，五六百里外的事，誰也不去管牠，所以方羅蘭淡然置之，先忙着要去探聽胡國光派的舉動。他跑了幾處地方，大家都說周時達神經過敏，胡國光決沒有這們大膽。後來在孫舞陽那裏，知道農民確在準備大示威運動，強迫縣長釋放被捕的三個人。大概縣長已經得了這風聲，所以密調警備隊自衛。

然而孫舞陽卻也這麼說：

「胡國光這人，鬼鬼祟祟的極不正氣；我第一次看見他，就討厭。都是上次的省特派員史俊賞識他，造成了他的勢力。我看這個人完全是投機分子。史俊那麼器重他，想來可笑。省裏來的特派員情形隔膜，常常會鬧這種笑話。只是你們現在又請省裏派人，多早晚才能到呢？」

「電報是大前天發的。」方羅蘭回答，「不是明天，就是後天，可望人到。這也是胡國光極力主張，才發了這個電。」

孫舞陽忍不住大笑起來。她說：

「胡國光大概是因爲上次省裏來人大有利於他，所以希望第二次的運氣了。但此次來者如果仍是史俊，我一定要罵他舉用非人；胡國光就該大大的倒楣了！」

方羅蘭很定心的別了孫舞陽，便到縣黨部。湊巧省裏的覆電在十分鐘前送到。那覆電只是平平淡淡的幾句話，說是已令刻在鄰縣視察之巡行指導員李克就近來縣調查云云。方羅蘭不滿意似的吐了一口氣。縣裏的事態如此複雜嚴重，一個巡行指導員能指導些什麼？

當天黃昏，縣長密調的警備隊有五十多人進城來，都駐在縣公署。

一夜過去，沒有事故發生。但是第二天一早，有人看見縣署左近荒地裏臥着一個黃衣服的屍身。立刻證明是一個童子團，被尖刀刺死的。糾察隊當即戒嚴，童子團都調集在總部。喧傳已久的示威大會，在下午就舉行。久別的梭標隊又來惹起那些看不慣這種怪樣的街狗們的狂吠了。

大會仍舊在城隍廟前的空地上舉行。近郊的武裝農民，城裏的店員，手工業工人，趕熱鬧的閒人，把五六畝大的空場擠得密密層層。胡國光自然是這個大會的主角。他提議：一爲死者復仇，嚴搜城中的反動派；二要求縣長立即釋放被捕的三個人。熱烈的掌聲繼一起來，會場的一角忽然發生了鼓噪，幾個聲音先喝「打」，隨即全會場各處都有應和。吶喊和嚷哭，夾着塵土，着地捲起來，把太陽也嚇跑。胡國光站在兩張桌子疊成的主席臺上，也有些心慌。他催着林不平趕快帶糾察隊去彈壓。他在臺上看得很明白，全會場已然分爲十幾區的混戰，人們互相撲打，不知誰是友誰是敵。梭標鐵尖的青光，在密擠的混亂的人層上閃動；這長傢伙顯然無用武之地。噶噶撲打的聲音，從四面逼向主席臺來，胡國光可真是有些危險了。

糾察隊散開後，主席臺前空出了一點地位；幾個躲避無路的婦女就湧過來填補了這空隙。忽然一彪人，約有十多個，不知從什麼地方打出來，狂吼着也撲奔主席臺來。胡國光急滾下臺，鑽在人堆裏逃了。婦女的驚極的叫聲，很尖厲的跳出來。地下已經橫倒了一些人，亂竄亂逃的人們就在人身上踏過。

等到梭標朋友們掙脫了人層的束縛，站在混亂的圈子外要使用那長傢伙時，警察和警備隊也趕到了幾個，擾亂自己也用完了力量將就平靜了。糾察隊和羣衆捉住了三四個行凶者。羣衆中打傷了十多個，主席臺邊輪着一個女子，花洋布的單衫褲已經扯得粉碎，乳部和股際，滿是爪傷的紫痕。有人認識，她就是漂亮的錢素貞。

事變過後半點鐘光景，最熱鬧的縣前街，由商民協會命令罷了市。到會的農軍都不回去，分駐在各社

會團體擔任守衛。同時，不知從那裏放出來的兩個相反的謠言傳布了全城：一是說農民就要圍攻縣署，一是說警備隊要大屠殺，說反動派搗亂會場是和縣長預先勾通的，所以直待事後方來了幾個警備隊遮掩人們的耳目。

全縣城滲透了恐怖。暮色初起，街上已經像死一般沒有行人。人們都關好了大門，躲在家裏，等待那不可避免的事情的自然發展。

午夜後，人們從驚悸的夢魂中醒過來，聽見貓頭鷹的樹樹的淒厲的呼聲；聽見烏鴉的成羣的飛聲，忽近忽遠的噪聒不休的啞啞的叫聲，像看見了什麼可怕的東西，不敢安戀他們的樹頂的睡榻。

太陽的光波再瀉注在這縣城的各街道，人們推開大門來張望時，街上已是滿滿的人影；近郊的武裝農民就好像雨後的山洪，一下子已經灌滿了這小小的縣城。似乎「圍攻縣署」之說，竟將由流言而凝結成了行動。

縣公署的全部抵抗力只有不滿一百名的警備隊，僅能守衛縣署，並且和城裏大多數人家一樣，也把大門關閉得緊緊的。

武裝農民包圍了縣署後，就向正在開臨時緊急會議的縣黨部提出兩個條件，請轉達縣長。第一條件是立即釋放被捕已久的三個人，第二條件是縣長引咎辭職，由地方公團暫為代行職權。

——胡國光有野心，他要乘這機會，自己做縣長。

這幾句周時達的話，又浮現在方羅蘭腦皮上了。他向胡國光看了一眼，見這黃瘦臉的人兒很得意的在摸鬍鬚。方羅蘭的眼光又移到林子冲和彭剛的臉上，也看見同樣的喜氣在閃躍。多數顯然是屬於胡國光一邊。

「第一款，釋放被捕的三個人，本來我們也主張；第二款，則似乎太過分了。而且近於侵略政府的權限，尤爲不妥。」

方羅蘭終於慢慢的說了。他的眼光直射在常是渴睡樣的彭剛的臉上，似乎是希望他清醒些，不要儘跟着別人亂跑。

「第二款的理由很充足，說是太過分，就有把縣長當作特殊階級看待的臭味，不合於民主思想。況且縣長向來不滿人望，昨天羣衆大會發生擾亂，又有串通反動派的嫌疑；他調警備隊進城，不是想預備屠殺麼？所以農民的要求是正常的。」

林子冲搶先着這麼反駁。胡國光接上來加以補充道：

「社團共同維持治安，代行縣長職權，自然是暫局。並無侵犯政府權限之處，政府當能諒解，方同志大可以放心了。」

「兩位的話，未始沒理，但是也要顧到事實；縣署內還有一百警備隊，有槍有彈，萬一開起火來，勝負果不可知，而全城卻先受糜爛了。」



方羅蘭還是反對。他並不是一定迴護縣長，他只是覺得胡國光這投機分子要這麼幹，就一定不能贊成。這自然頗有違於「君子不以人廢言」的古訓。而於「對人對事」的今訓，也不盡合，但方羅蘭此時胸中充滿了周時達的報告，便忘記了平時爛熟的古訓今訓，亦是情有可原。

暫時的沈默。事實問題，尤其是武力的事實問題，確不能不使人暫時沈默。

「事實也有兩方面，」胡國光奮然說，「縣長果然未必肯見機而作，農民也何嘗肯善罷甘休呢。我們黨部總不能離開了大多數的民衆，而站在縣長一個人旁邊。」

林子冲鼓掌贊成。方羅蘭微微一笑，沒有回答。

農民的代表又進來催促趕快和縣長交涉。喧噪的聲音，像遠處的雷鳴，一起一起的從風中送來。方羅蘭恍惚已經看見了麻楮似密的梭標，看見火，看見血。

「縣長肯不肯是另一問題，交涉必須先去辦一辦。」陳中第一次發言了。「我推舉胡國光同志代表黨部進縣署去辦交涉。」

渴睡的彭剛也睜大了眼表示贊成。

方羅蘭看了陳中一眼，也舉起手來。他知道胡國光一定不敢去，怕被縣長扣留起來。大家的目光都看定了胡國光。

果然胡國光不肯去。他紅着臉轉推方羅蘭。

「不能勝任。」方羅蘭搖着頭簡單的回答。

這是第二個事實問題了：誰願意去做代表和縣長交涉。

互相的推讓，拖過了不少時間。本來在他們會議桌上跳舞蹈的太陽光，也像等得不耐煩，此時她退出室外，懶懶地斜倚在窗前了。

「五個人都去！」

彭剛發見了大秘密似的嚷起來。他的渴睡眠閃出例外的清明氣象。三個人都點頭贊成。胡國光沒有表示，他還是不肯去。

農民的代表已經催過五次了。一切應有的搪塞的話，都已搜羅盡而用完；但現在，第六次又來了。五個人都像見了債主似的苦着臉。

胡國光瞥見來過五次的那人背後，又跟着一位短小的中山裝人物；這準是外邊農民等得不耐煩，加推舉了來幫同催促的。事實顯然很緊迫，怎麼辦？他想，五人同去一說，幾乎是天經地義，無可駁難的；然而可惡的也就在此：別人都不要緊，自己卻很危險；他公開的罵過縣長，他主動今天的事；他進縣署去，豈不是探頭虎口麼？而此種為難的情形，又苦於不便公然說出來。

「這位是省裏派來的，要見常務委員。」

進來過五次的人，指着身後的短小少年說。

五個人都跳了起來。呵，省裏派來的敢就是李克，特派員李克——不移作特派員的巡行指導員李克。他們都覺得肩膀上已經輕鬆了許多；天大的事，已經有應該負責的人來負責，雖然是那麼短小單薄的一個。他們五個人，一個一個都活潑起來，尤其是胡國光。

十分鐘後，李克已經完全明瞭這五個人兒所處的困難；他很爽快的答應了進縣署去辦交涉，但先要和農協負責人有一度接洽。胡國光就自告奮勇，陪着李克去找農協委員。雖然他微覺得李克太冷，不多說話，似乎不如從前的史俊那樣爽直；但是省特派員就是省特派員，胡國光當然一樣的願意躬任招待。

剩下的四位，望着李克的短小的背影，不約而同的鬆了一口氣。他們在輕鬆的心情中，又惘然頗以這短小的貌不驚人的少年未必能任重致遠為慮；但是一想到無論如何，他是應該負責的，也就釋然了。他們四位很愉快的靜候着好消息。

## 二

久已被捕的三個人釋放了，縣長仍讓他照舊供職。

這都是李克的主張，胡國光本不滿意；但是李克能指揮農協委員，胡國光也就沒有辦法，只能懷恨而已。農民解了縣署之圍後，胡國光就對店員工會的人說，李克太軟弱，太妥協，這回民衆是可惜的冤枉的失

敗了。

但假使胡國光知道李克此時袋中已經有一紙命令是「拏辦胡國光」那麼，他準是說李克不但軟弱妥協，而且是反革命。

直到當天晚上，方羅蘭和陳中告訴了胡國光的罪狀時，李克才宣布查辦的事；他那時說：

「胡國光原是貴縣的三等劣紳，半個月前，有人在省裏告他，列舉從前的劣跡，和最近解放婢妾的黑幕。省黨部早已調查屬實，決定拏辦，現在是加委我來執行。剛才已經請縣長轉令公安局長去拘捕了。明天縣黨部開會時，我還要出席說明。」

方羅蘭和陳中驚異的點着頭，也不免帶幾分慚愧。

「論起他混入黨部後的行動來，」李克接着又說，「都是戴了革命的面具，實做其營私舞弊的劣紳的老把戲，尤其可惡的，他還想抓得工會和農協的勢力，做他作惡的根據。這人很狂狷，善於掩飾，無怪你們都受了他的欺騙了。」

「不但善於掩飾，而且很會投機。記得本年春初店員風潮時，他就主張激烈，投機取巧，以此鑽入了黨部。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對於店員問題的態度太軟弱，反倒造成了胡國光投機的機會了。」

方羅蘭想起前事，不禁慨歎追悔似的說。

「軟弱自然不行，但太強硬，也要敗事。胡國光是投機取巧，自可不論，即如林不平等，似乎都犯了太強

硬的毛病。」陳中表示了不同的意見。

李克微笑；在他的板板的臉上，你可以看出一些不以為然的神氣。他看着方羅蘭，似乎等待他還有沒有話說。

「軟弱和強硬，也不能固執不變的，有時都要用。」看見方羅蘭微微領首後，李克又說了。「此間過去一切事的大毛病，還在沒有明白的認識，遇事遲疑，舉措不定。該軟該硬，用不得當。有時表面看來是軟弱，其實是認識不明白，不敢做，因為軟弱到底還在做。有時表面看來是很強硬了，其實還是同樣認識不明白，一味盲動。所以一切工作都是撞着做的，不是想好了做的。此後必須大家先有明白的認識。對於一些必行的事務，因為時機未至，果然不妨暫為軟弱地進行，然而非得是在那里做，而不是忘記了做。」

李克冷冷的抽象的講着，似乎看得很鄭重。但這沒味的「認識論」和「軟硬論」很掃了方陳二人的興致，談話便漸漸的不活潑。陳中連著念已久要詢問的省方政策也忘記問了，看見時候不早，便和方羅蘭離開了那短小的特派員。途中，陳中輕輕對方羅蘭說：

「此番省裏來的人，比上次的利害得多。可是太眼高。他說我們的工作一無是處，又批評我們認識不明白。好像我們竟是鄉下土老兒，連革命的意義，連黨義，都認不明白似的！」

方羅蘭沈吟着點了一下頭，沒有回答。

但是認識不明白的例子立刻又來了。

胡國光居然脫逃，並且還煽動店員來反對李克。店員工會居然發宣言，嚴厲質問胡國光獲罪的原因。縣黨部因此發表了關於查辦胡國光的李克的報告，但店員工會仍舊開會，要求李克去解釋報告中的疑點。開會前半小時，林子沖聽得了一個不好的消息，特地找到李克，勸他不要去出席。

「他們今天那裏是請你去解釋，簡直是誘你去，要用武力對付你。」

林子沖說的很認真，聲音也有些變了，好像莫大的危險已在目前。

李克很冷靜的搖着頭，仍舊慢慢的穿上他的灰色布的中山裝。

「這是千真萬確的。你去的話，怕有生命危險！」

「你從什麼地方聽來這些無稽之談？」

「孫舞陽特地報告我的。她又是從可靠地方得的消息。你要知道：孫舞陽的報告一向是極正確的。你沒看見她那種慌張的神氣！」

「縱然有危險，也是要去的。」

「你可以推託臨時有事，派一個人代替出席。」

「不行！店員受胡國光迷惑已深，我所以更要去解釋，使他們醒悟過來。」

「今天可以不去，以後你定個日期，約他們的負責人到縣黨部來談談就是了。」

李克很堅決的搖着頭，看了看手錶，慢慢的掙帽子來合在頭上。

「既然你一定要去，」林子冲很失望似的嘆息着說，「也應該有些兒防備的呀！」

「難道帶了衛隊去麼？你放心。」

李克說時微笑，竟自坦然走了。

林子冲惘然站在那裏幾分鐘，李克的堅決沈著的面容宛在目前。這使得林子冲也漸漸鎮定起來，反自疑惑孫舞陽的報告未必正確，或者，竟是他自己聽錯了話；剛才太匆忙，只聽得孫舞陽說了一句「他們要打李克」就跑了來了，說不定她的下文還有「但是」呢。

林子冲忍不住自笑了；反正他沒事，便又望婦女協會走去，想找着孫舞陽再問個明白。

一片風都沒有，太陽光很堅定的射着，那小街道裏悶熱得像蒸籠一般。林子冲挨着不受日光的一邊人家的簷下，急步的走。在經過一個釘了幾條麻布的大門的時候，聽得男子說話的聲音從門裏送起來，很是耳熟；他猛然想起這好像是胡國光的聲音，便放慢了脚步細聽，可是已經換了婦人的格格的笑聲，再聽，便又寂然。

好容易走到了婦女協會，不料孫舞陽又不在；卻照例在房門上留一個紙條：「我到縣黨部去了。」林子冲滿身是汗，不肯再走了，就坐在會客室裏看舊報，等候孫舞陽回來。他翻過三份舊報，又替接了兩次不知那里打來的找問孫舞陽的電話，看看日已西斜，便打算回去，可巧孫舞陽施施然回來了。

「好，你倒在這里涼快！李克挨打了！」

孫舞陽劈面就是這一句話。林子沖幾乎跳起來。

「當真？不要開玩笑。」他說。

「玩笑也好。你自己去看看去。」

孫舞陽說的神氣很認真，林子沖不得不相信了；他接連的發問：怎樣打的？傷的重麼？現在人在那里？孫舞陽很不耐煩的回答道：

「沒有說一句話就打起來。傷的大概不輕。你自去看看去。」

「人在那里呢？」

「還不是在老地方，他自己的房裏。對不起，不陪了，我要換衣服洗身了。」

林子沖看着孫舞陽走了進去，伸一個懶腰；他覺得孫舞陽的態度可疑；爲什麼要那樣匆忙的逃走？大概自始至終的「打的故事」都是她編造出來哄騙自己的。他再走進去找孫舞陽，看見他的房門關得緊緊地，叫着也不肯開。

林子沖回到縣黨部時，又知道孫舞陽並沒哄他。李克的傷，非得十天不能復原。林子沖很惋惜他的勸阻沒被採用，以至於此，可是那受傷的人兒搖着頭說：

「打也是好的。這使得大多數民衆更能看清楚胡國光是何等樣的人。而且動手打的只是最少數。我



看見許多人是幫助我維護我的，不然，也許竟送了性命了。」

「沒等你說一句話，他們就打麼？你到<sup>？</sup>底不會解釋！」

「好像我只說了諸位同志四個字，就打起來。雖然我的嘴沒有對他們解釋，但是我的傷，便是最有力的解釋。」

李克的話也許是有理的，然而事實上他的挨打竟是反動陰謀的一串連環上的第一環。林子冲曾在縣黨部中提議要改組店員工會，並查明行凶諸人，加以懲辦，但陳中等恐怕激起反響，愈增糾紛，只把一紙申斥令敷衍了事。這天下午，縣城裏忽然到了十幾個灰軍服，斜皮帶，情形極狼狽的少年，過了一夜，就匆匆上省去了。立刻從縣前街的清風閣裏散出許多極可怕的消息。據有名的消息家陸慕游的綜合的報告，便是：有一枝反對省政府的軍隊從上游順流而下，三四天內就要到縣；那時，省裏派來的什麼什麼，一定要捉住了鎗斃的。

許多人精密計算，此時縣城裏只有一個負傷的李克正是省裏派來的；祇他一人有鎗斃的資格。清風閣裏的閒人們議論到此，就以爲够資格的人太少，因而很覺得掃興。

可是另有一說，就大大不同了。這是剛從城外五星橋來的一位測字先生的報告；他睜圓了眼睛，冷冷的說：

「哼！該殺的人多着呢！翦髮女子是要殺的，穿過藍衣服黃衣服的人也要殺，拿過梭標的更要殺！名

字登過工會農會的冊子的，自然也要殺！我親眼見過來殺，殺！江水要變成血！這就叫做青天白日滿地紅！這確是天大的新聞，青風閣裏所有的消息家都睜大了驚訝然而又滿足的眼睛，不能復贊一詞了。但也有幾位深思的閒朋友們露出到底難以相信的神氣。他們的懷疑的根據是：太多了，總是殺不完，大概只好將就着省點力。

閒朋友們儘管不相信，事實還是要來。測字先生的信口開河，在明天一早就變成了小小的紙條，不知什麼時候，被不知什麼人貼在大街小巷，滿目皆是了。中間還有較大的方紙，滿寫着「爾等……及早……玉石俱焚，悔之晚矣」一類的話。中午，同樣的小方紙，又變成了傳單，公然在市場上散發了。這就很顯然，有一些狡猾的先生們在暗中努力工作呢。情形和新年時原也彷彿，全城人心又緊張了；卻有一點：小部分是恐怖的忿怒的緊張；大部分人是看熱鬧的好奇的緊張。縣城裏的人們是無庸諱言的跟着那些新出世的小紙條而分居於兩個不同的世界了。

旁晚，在緊急會議之後，縣工會和農會命令糾察隊出勤，緊要街道放步哨，並請公安局協助拘拏發傳單和小紙條的流氓。大局似乎穩定些了。

李克知道了這些情形，特請方羅蘭陳中去談話。

「城中混亂的原因，」李克說，「大概有兩個。胡國光派和土豪劣紳新近聯合，自然要有點舉動，此其一；上游軍事行動的流言，增加了土豪劣紳的勢焰，此其二。目下人民團體已經着手鎮壓反動派的活動，縣

黨部也應該有點切實的工作。」

聽了這話，方羅蘭沈吟着；陳中先答道：

「縣黨部無拳無勇，可怎麼辦呢？」

「明天我們要開臨時會討論辦法。」方羅蘭也說了。

「開會也要開。最緊要的是黨部要有堅決的手腕，要居於主動的地位，用糾察隊和農軍的力量來鎮壓反動派。明天開會，有幾件事要辦：一是立即拘捕匿伏城中的土豪劣紳及嫌疑犯，二是取締流氓地痞，三是要求縣長把警備隊交給黨部指揮——現在警備隊成爲縣長一人的衛隊是很不對的。」

李克說完了，眼睛看着方陳二位的臉上。兩位暫時默然無言。

「拘捕城中的反動派，怕不容易罷？他們臉上又沒有字寫着。」

方羅蘭終於遲疑地吐露了懷疑的意見。

「縣長不肯交出警備隊，卻怎麼辦？」

陳中也忙着接上來說。

「檢舉起來，自然有人來報告。」李克先回答了方羅蘭，他又轉臉看着陳中說，「縣長沒有理由不讓警備隊來鎮壓反動派。萬一他堅持不肯，可以直接對警備隊宣傳，使他們覺悟。再不行時，老實把這一百人繳械。」

方陳二人似乎都失色了。他們料來李克一定是創口發炎，未免神志不清，覺得再談下去還有更驚人的奇談；於是他們相視以目，連說「明天開會就是。」又勸李克不必焦慮，靜養病體，便退了出來。

第二天上午，會是開了，李克的意見也提出來了；大家面面相覷，沒有說話。啞場了可五分鐘，做主席的方羅蘭才勉強說：

「三條辦法，理由都很充足，只是如何執行，不能不詳細討論。事關全局，縣黨部同人不便全權處決；鄙意不如召集了各團體聯席會，請縣長也出席，詳細討論辦法。各位意見怎樣？」

列席的各位正待舉手贊成，忽然一個女子面紅氣喘的跑進來。她的米色印度布衫子的方領已經被撕碎，露出雪白的半個肩頭。她的第一句話是：

「流氓打婦女協會了！」

屋子裏所有的眼睛都睜得圓圓的，所有的嘴都驚叫起來。方羅蘭還算鎮靜，拏右手背擦了擦額上的急汗，一面說：

「舞陽，坐下了慢慢的說。」

「我剛起身，在房裏寫一封信，忽然外邊大嚷起來，又有玻璃打破，木器撞擊的聲音。我跑出房去看是什麼事，就聽得男子的怪聲大喊打倒公妻，夾着還有女人的哭喊聲。我知道不妙，趕快走邊門逃走，那知門外已經有人守着，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人。他攔住我……衣領也被他撕碎。到底被我掙脫，逃了出來。」

以後的事，我就不知道。」

孫舞陽喘着氣，雜亂地傾瀉出了什麼一篇報告。她今天大概很受驚了，雪白的小臂上也有幾塊紅痕。想來是脫險時被扭擰所致。

「究竟有多少流氓？」

「穿什麼衣服？拏傢伙麼？」

「婦女協會的人都逃走了麼？」

「聽得女子哭喊救命麼？」

一衆驚魂略定的先生們十分不鑿足似的搶先追問着。來時何等氣勢，誰料只有這麼幾句不詳不盡的話，他們當然是不滿足的。但是孫舞陽搖着頭，把手按住了心口，再也沒有話了。最重要的節目，她竟茫然不知道。

於是有人主張派個人去調查，有人說要打個電話去問問。

孫舞陽一面還是拏小手揉着心窩，一面着急道：

「趕快請公安局派警察去鎮壓呀！再說廢話，婦女協會要被流氓糟蹋完了！」

這句話才提醒了大衆：婦女協會大概還被流氓佔領着，並且流氓也應該捉。打過了電話，人們又坐着紛紛議論，懸猜流氓們有否對於女子施行強暴，問孫舞陽怎麼居然脫險，攔住她的流氓是如何一個面目；

把今天來的正事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在談笑的喧聲中，電話鈴又尖厲的響起來。彭剛以為一定是公安局來回話，高高興興的跑過去接聽。大家都異常痛快地盼望着。但是彭剛立即回來，臉色全青了，渴睡眼簡直像已經死了，抖着聲音說：

「流氓來打我們了！」

「什麼！公安局來的電話麼？你聽錯了罷？」

方羅蘭還算鎮靜似的問，可是大粒的汗珠早已不聽命的從額上鑽出來。

「不是公安局……縣農協關照……要我們防備。」

這是僅可辨認的從彭剛的顫抖的嘴唇裏發出來的幾個字。

黨部裏的勤務兵——可惜實在是個茶役，慌慌張張的跑進來，後面跟着同樣驚惶的號房。據勤務兵說，他在街上看見一股強盜，拖着幾個赤條條的女人，大嚷大罵遊行，還高喊「打縣黨部去！」號房並沒有看見什麼，他是首先接到勤務兵帶來的惡消息，所以也直望裏邊跑。

這還能錯麼？勤務兵看見而且聽呀，呼嘯的聲音正像風暴似的隱隱地來了。猶有餘驚的孫舞陽的一雙美目也不免呆鈍了。滿屋子是驚惶的臉孔，嘴失了效用。林子冲似乎還有膽，他喝着勤務兵和號房快去關閉大門，又拉過孫舞陽說道：

「你打電話給警備隊的副隊長，他和你有交情。」

吶喊的聲音更加近了，夾着鑼聲還有更近些的野狗的狂怒的吠聲，牠們是照例的愛管閒事。陳中苦着臉向四下裏瞧，似乎想找一個躲避的地方。彭剛已經把上衣脫了，拏些墨水搽在臉上，說是他曾經化裝茶役脫過一次險。方羅蘭用兩個手背輪替着很忙亂的擦額上的急汗，反覆自語道：

「沒有一點武力是不行的！沒有一點武力是不行的！」

突然，野狗的吠聲停止了；轟然一聲叫喊，似乎就在牆外，把房裏各位的心都震麻了。號房使着脚尖跑進來，張皇的然而輕聲的說：

「來了，來了；打着大門了。怎麼辦呢？」

果然擂鼓似的打門聲也聽得了。那勤務兵飛也似的跑進來，似乎流氓們已經攻進了大門。喊殺的聲音震得窗上的玻璃片也隱隱作響。房內的老地板也格格的顫動起來；這是因為幾位先生的大腿不客氣地先在那里抖索了。

「警備隊立刻就來！再支持五分鐘——十分鐘，就好了！」

孫舞陽又出現在大眾面前，聳着裸露的半個肩頭，急口的說。大家纔記起她原是要去打電話請救兵的。「警備隊」三字提了一下神，人們又有些活氣了。方羅蘭對勤務兵和號房喝道：

「跑進來做什麼！快去堵住門！」

「把桌子椅子都堵在門上！」林子沖追着說。

「只要五分鐘！來呀！搬桌子去堵住門！」

彭剛忽然振作起來，一雙手拉住了會議室的長桌子就拖。一個兩個人出手幫着扛。啞的驚惶似乎已經退位，現在是嘈雜的緊張了。大門外，凶厲的單調的喊殺聲，也變成了混亂的叫罵和撲打！長桌子剛剛擡出了議室，號房又跑進來了，還是輕聲的說：

「不怕了！糾察隊來了！正在大門外打呢！」

大家勉強鬆了口氣。砰！砰！尖脆的鎗聲從平扁的鬧聲裏跳出來。靜寂突然回復了統治。警備隊已經來了，流氓們大概已經逃走。

半點鐘後，什麼都明白了：大約有三十多人的一股流氓，帶着斧頭，木棍，鐵尺，在襲擊了婦女協會後，從冷街上抄過來攻打縣黨部；流氓們在婦女協會裏捉着了三個剪髮女子——一個女僕和兩個撞來的會員，在路上捉住了五六個童子團，沿途鞭打，到縣黨部門前時，已經都死了。後來的事，我們大半知道；流氓是敗走逃散了，並且被捉住了四五個。

這一個暴動，當然是土豪劣紳的主動；和胡國光有關係也是無疑的，因為被捉的流氓中有一個十八九歲的，人們認識他就是胡國光的兒子胡炳。他直認行凶不諱；並且說，在婦女協會邊門口，強姦了一個美貌女子。

「哼！明後天大軍到來，剪髮女子都要姦死，黨部裏人都要鎗斃。今天算是老子倒楣，明天就有你們的。」



這個小流氓很膽大的嚷着，走進了公安局的拘留所。

當天下午，近郊的農民進來一千多，會合城裏的店員工人，又開了羣衆大會，把店員工會的林不平拘捕了，因為有胡國光派的嫌疑，又要求立即鎗斃上午捉住的流氓。但縣黨部毫無表示，也沒有人到大會裏演說。當時林子冲會對方羅蘭說：

「土豪劣紳何等凶暴！在婦協被捉的三個剪髮女子，不但被輪姦，還被他們剝光了衣服，用鐵絲貫穿乳房，從婦協直拖到縣黨部前，才用木棍搗進陰戶弄死的。那些屍身，你都親看見。不鎗斃那五六個流氓，還得了麼？黨部應該贊助人民的主張，向公安局力爭。」

然而方羅蘭只有苦着臉搖頭，他心裏異常的擾亂。三具血淋淋的裸體女屍，從他的眼角裏漂浮出來，橫陳在面前；怨恨的凸出的眼珠，一動不動的看着他，像是等待他的回答。他打了個寒噤，閉了眼。立刻流氓們的喊殺聲又充滿了兩耳。同時有一個低微的然而堅強的聲音也在他心頭發響：

——正月來的賬，要打總的算一算呢！你們剝奪了別人的生存，掀動了人間的仇恨，現在正是自食其報呀！你們逼得人家走頭無路，不得不死勁來反抗你們，你忘記了困獸猶鬪麼？你們把土豪劣紳四個字造成了無數新的敵人；你們趕走了舊式的土豪；卻代以新式的插革命旗的地痞；你們要自由，結果仍得了專制。所謂更嚴厲的鎮壓，即使成功，亦不過你自己造成了你所不能駕馭的另一方面的專制。告訴你罷，要

寬大，要中和！惟有寬大中和，才能消弭那可怕的讎殺。現在鎗斃了五六個人，中什麼用呢？這反是引到更利害的讎殺的橋梁呢！

方羅蘭惘然嘆了口氣，壓住了心底下的微語，再睜開眼，看見林子冲的兩顆小眼珠還是定定的凝視着自己；忽然這兩顆眼珠動了，黑的往上浮，白的往下沈，變成了上黑下白的兩個怪形的小圓體；呵！這分明是兩顆頭，這宛然就是血淋淋女屍頸上的兩顆翦髮的頭！放大了，又動了，黑色下露出兩對眼睛，一對是常閃着黃綠色光的，一對是略滯澀些。方羅蘭渾身一震，好面熟的眼睛呵！可不是孫舞陽和方太太的麼？「翦髮女子都要姦死」這句話，又在他耳邊響了。他咬緊了牙齒，唇上不自覺地浮出一個苦笑來。

突然一閃，兩個面形退避了；依然是黑白分明的兩個小圓東西。但是又動了，黑的和白的匆忙地來去，終於成爲全白和全黑的，像兩粒圍棋子。無數的箭頭似的東西，從圍棋子裏飛出來，各自分區的堆集在方羅蘭面前，宛如兩座對峙的小山；隨即顯現出來是無數眼睛疊疊成的兩堆小山，都注視着橫陳在中間的三個血淋淋的女屍。忿恨與悲痛，從一邊的眼山噴出來；但是不介意，冷淡，或竟是快意，從一眼山放散。磚牆模樣的長帶，急速地圍走在兩個眼山的四週，高疊的眼，忽然也倒坍下來，平鋪着成爲色彩不同的兩半個。呵！兩半個，色彩不同的兩半個城呀！心底下的微語，突又響亮到可以使方羅蘭聽得：

——你說是反動，是殘殺麼？然而半個城是快意的！

方羅蘭全身的肌肉突然起粟，尖厲的一聲「哦」從他的嘴脣裏叫出來。幻象都退避了。他定睛再看，

只他一個人茫然站着，林子冲早已不知去向了。懷着異常沈重的心，方羅蘭也慢慢踱回家去。

晚上，方太太在低頭愁思半晌之後，對方羅蘭說：

「羅蘭，明天風聲再不好，只有把芳華這孩子先送到姨家裏去了。」

一夜是捱過了。方羅蘭清早起身，就上街去觀察。出乎意料之外，滿街異常沈寂；不見一個童子團，也不見一個糾察隊。幾家商店照常開着門。行人自然很少，那也無非因為時間還早。而趕早市的農民似乎也睡失了時，竟例外的不見一個。

方羅蘭疑惑的往縣黨部走，經過王泰記京貨店時，看見半閉的店門上貼着一條紅紙，寫了「歡迎」二字，墨水尙未大乾。方羅蘭也不理會，低了頭急走。到了縣前街東端盡頭的轉角，忽然一個娟媚的聲音叫着他道：

「羅蘭，你亂跑做什麼？」

原來是孫舞陽。她只穿一件銀灰色洋布的單旗袍，胸前平板板地，竟不見那看慣的軟肉的顫動，這是很可怪的。

「我出來看看街上的情形，好像人心定了，街上很平靜。」

方羅蘭回答。驚訝的眼光直注射孫舞陽的改常的胸前。

「平靜沒有的事！」孫舞陽冷冷的說。但彷彿也覺得方羅蘭凝視着她的胸脯的意義，又笑着轉口問，

「羅蘭，你看着我異樣麼？我今天也東了胸了；免得被他們拿鐵絲來刺乳房，是不是怪可惜的？」

這種俏媚的口吻，幾乎把方羅蘭完全提出了憂悒的包圍；但是孫舞陽的布防的狀態，也使得方羅蘭起了新的不安。所以他又問：

「舞陽，到底怎樣了？我看來是很平靜。」

「你還沒知道麼？」

方羅蘭對着驚訝的孫舞陽的臉搖頭。

「大局是無可挽回了。敵軍前夜到了某處，今天一定要進城來。警察有通敵的嫌疑，警備隊也有一半靠不住，城裏是無可爲力了。現在各人民團體的負責人，都要到南鄉去。童子團和糾察隊也全體跟去。怎麼你都不知道？」

方羅蘭呆了半響，才說：

「到南鄉去做什麼呢？」

「留在城裏等死麼？南鄉有農軍，可以保護。並且警備隊也有一半願去。」

「這是誰出的主意？」

「是李克的主意。昨晚上得了前線消息，就這麼決定了。昨夜十二點鐘後，把童子團和糾察隊的步哨全體從街上撤回來，今晨四點鐘就和各機關人員一同出城去了。」

「縣黨部呢？我們多不知道。」

「林子冲是知道的。他也走了。我本要來通知你。」

「李克呢？」

「也出城去了。他的傷還沒全好，不能不先走一步。」

「你呢？」

「我也要到南鄉去，此刻想去通知劉小姐，叫他躲避。」

方羅蘭就像跌在冰窖裏，心的跳動幾乎也停止了；可是黃豆大的汗粒，卻不斷的從額上滲出來。他竟忘記了和孫舞陽作別，轉身便要走。

「羅蘭，趕快和你太太出城去罷！她也是剪髮的！下決心罷！」

孫舞陽又叫住了他，很誠懇的說。她還是很鎮靜的笑了一笑，然後走開。

方羅蘭急步趕回家去，剛進了門，這就一驚：陳中和周時達站在客廳的長窗邊，仰起了憂愁的臉看天；方太太低頭靠在籐椅裏。方羅蘭的身形剛剛出現，客廳裏人們的各式各樣的聽不清楚的話，就雜亂地擲過來。方羅蘭一面擦着滿頭的冷汗，一面只顧自己說：

「可怕，可怕！我得了可怕的消息！」

「是不是縣長跑了？」陳中着急的問。

「跑了麼？我倒不知道。」方羅蘭的眼睛睜得怪大的。

「跑了。剛才時達兄說的。」

「羅蘭，你怎麼出去了半天！我們等得心焦極了。芳華這孩子，剛才張小姐替我送到姨母家去了。我們怎麼辦呢？聽來消息極壞！」

方太太的聲音有些顫了。方羅蘭不回答太太，卻先把孫舞陽的話夾七夾八述說了一遍，倒也沒忘記報告孫舞陽胸部的布防狀態。

「孫舞陽到底很關切。」方太太半諷似的搶先說，「羅蘭，你快到南鄉去罷。我是不來的。我又沒在黨部辦事，怕什麼。」

陳中和周時達都搖着頭。

「梅麗，你又來挑眼兒呢。」方羅蘭發急了，「你沒有頭髮，便是天大的罪狀，怎麼說不怕呢！」

「方太太，還是躲開一時爲妥，只是到南鄉去也不是辦法。」

周時達慢慢的說，幾乎是一個字搖一下肩膀。

「南鄉去不過目前之計。到那裏再看光景。或者就走南鄉到沙市去，那邊有租界，並且梅麗的哥哥也在那邊。」

兩個男子都說大妙；方太太似乎也贊成了。

「中兄，你呢？」

方羅蘭略爲定心些了，擦乾了最後一滴冷汗，對陳中說。

「他倒不要緊。」周時達代答。「其實，羅蘭兄，你也不要緊；但是因爲胡國光太恨你了，不能不小心些。聽說此公已到了那方面了。」

方羅蘭很感觸的呀了一聲。

「羅蘭兄，你們走後，儘管放心；府上一切，時達兄和我自然照顧的。」

「當然，當然。即使有什麼事，我還可以拉住敝業師出頭對他兒子說。」

周時達也幫着腔，態度更有把握似的。

「陸慕游好久不見他了。近來怎樣？」方羅蘭問。

「他近來安分住在家裏了。這位公子哥兒是個濫好人，容易上當。春間他很替胡國光出力，現在反到受累似的。有人說他是胡派。但現在胡國光既在那邊軍隊裏，慕游倒又可以出面了。他們和府上原是世交，慕游理應幫忙的。」

周時達說完，看了看太陽光，正射在左廂門楣上掛着的方羅蘭的半身放大像片上。他突有所感，接着說：

「這張像片，還是收藏了好。」

一句話還沒完，張小姐跑了進來；她的白臉兒漲得紅紅的，竟和廳裏小桌上瓷瓶裏的石榴花差不多；她的烏黑的兩個並列的圓髻，也有些歪亂。顯然她是跑得太急了。

「敵軍已經到了五星橋了！」

張小姐說着氣喘。

「呀，五星橋麼？離城只有十五里了！」

陳中跳起來放直了喉嚨喊。

「路上看見了朱民生，他說的，已經有人逃難。」

「我的芳華呢？」

方太太抓住了張小姐的手，幾乎滴下眼淚來。

「好好的在姨母家了。梅麗，你放心。你和方先生怎樣呢？」

「十五里路也得有一個鐘頭好走，梅麗，不要慌。」

方羅蘭勉強鎮靜，安慰太太。

方太太把要到南鄉去的話，告訴了張小姐，又拉她同去。但是張小姐說：

「我本要到東門外姑母家去，我又沒有翦髮，不惹注意的。可是，你們既然要走，還是快走，恐怕城門要



方羅蘭和太太終於找到了一座尼庵暫爲歇息。

此地離縣城南門，不過五里路，漸就停止的鎗聲，也還斷斷續續可以聽得。方羅蘭掩上了尼庵的大門，撩起藍布大衫的下幅，就坐在觀音龕前的一條矮板凳上，拉太太倚在他身邊；兩個人互相看看，沒有說話。西壁的一根柱子上還貼着半截的「農民子弟學校第……」的白紙條，想來這尼庵自從尼姑娘嫁了人後，曾經做過學校，但現在只留着空空的四壁而已。

因爲驚怖和疲乏，方太太的臉色非常蒼白，兩眼更覺滯澀。並且那一件鄉姑娘式的衣服，小而長的袖管裹在臂上，也使她頗覺得不自在。她很艱辛的喘着氣，耳朵裏卜卜的充滿着繁密的鎗聲。況且她又看不見她的孩子了。所以雖慶脫險，她的心也還是重沈沈的活潑不起來。

野外的涼風，從佛龕背後吹來；樹葉的蘇蘇的微語，亦復脆弱可憐。佛龕後是一個沒有門的開在牆上的門洞。那外邊便是一個小院子，有花木之類。可是連一聲鳥鳴都聽不到，可知這尼庵的附屬庭院也是荒涼得如何可憐了。

「梅麗，現在腰痛麼？剛才那一片鎗聲，的確可怕，就像是近在跟前似的，無怪你會跌了一交，委實是叫

人心悸呀。」

方太太把手按在心上，只搖了一下頭，還沒有充分的勇氣來從容談說。

「現在不怕了，軍隊大概已經進城，至少今天是不至於下鄉來了。此刻最多是十點鐘，再走十幾里路便可以到目的地。以後的路就不用走了。」

方羅蘭再安慰太太，輕鬆地呼了一口氣。他拏過了太太的小手，很溫柔的握在兩片手掌裏。看了太太的憂愁，任何男子都要動憐愛的。

「不知道芳華怎樣了。羅蘭，我們算是沒有事了，只是那孩子，我不放心。」

「不要緊的。在姨母那邊，再妥當也沒有了。」

「就怕兵隊要搶劫，姨母家也難倖免。」

「大概不搶劫的，他們也是本省人。」

方羅蘭沈吟後回答。他何嘗對於兵士的行爲有把握，但願如此而已。方太太卻似乎有了保障，心寬多了。她向四面看了看說：

「張小姐催得太急，我忘記帶了替換的小衣了。天氣又是怎樣熱。」

「不要緊，到了那邊總有法子好想。」

「是不是明後天就上沙市去？」

「這個，明後天再看。」方羅蘭頗覺躊躇了。「我還是黨部裏人，總不便一走了事。人家要議論的，但是你，梅麗，你爲安全起見，不妨先去。」

方太太默然。

從樑上墜落一只小蜘蛛來；牠自己的絲把牠懸掛在半空，正當方太太的頭前。這小東西努力掙扎，想縮回樑上去，但暫時無效，只在空中搖曳。

兩夫妻的眼，都無目的地看着這蜘蛛的懸空的奮鬥。牠的六隻細腳亂划着，居然縮上了一尺左右，突又下墜兩尺多；不知怎樣的一收，牠又縮上了，高出方太太的頭足有半尺。於是不動了，讓風吹着忽左忽右。庵門外忽然來了輕微的腳音，方太太和方羅蘭都怔住了。腳音遲疑地觸着庵門口的石級，終於推着進來了，是一個十分襤褸的小兵。方太太急把臉轉向裏邊，心跳得幾乎窒息。

「羅蘭，是你們麼？」

那小兵立刻扯落了頭上的很大的直覆到眉際的破軍帽，露出一頭美麗的頭髮，快活地說。方太太回過頭來，覺得來人很面熟。方羅蘭已經立起來喊道：

「舞陽，你把我们嚇了一跳呢！想不到是你。」

孫舞陽很嫵媚的笑着，就挨着方太太坐下，正是方羅蘭原來的坐位。

「梅麗姊，你看我的裝束好不好？簡直認不出。」

方太太看着孫舞陽白嫩的手縮在既長且大的一對髒衣袖內，擁腫不堪的布綁腿沾滿了爛泥，下面是更破的黑襪套在草鞋內，也不禁失笑了。

「像是很像了，可惜面孔還嫌太白。」方羅蘭說。

「本來還要弄得髒些，剛剛洗乾淨。現在是再白些也不怕了。」

孫舞陽說着伸了個欠，就把一件破軍衣褪下來，裏面居然是粉紅色，肥短袖子，對襟，長僅及腰的一件玲瓏肉感的襯衣。

「孫小姐，你什麼時候出城的？」方太太問。

「軍隊進城後半點鐘光景，我纔出城來。」

「聽見鎗聲麼？」方太太問這話時猶有餘驚。

「怎麼不聽得？我還看見殺人。」

「城裏搶劫麼？」方太太慌忙問。

「很好，不搶。只殺了幾個人。聽說也有女子受了糟蹋。」

「舞陽，你真險了；怎麼不早走？」方羅蘭喟然說。

「劉小姐要我替他裝一個假髻，所以弄遲了。幸而我早有準備，安然的出了城。劉小姐未免太喜歡子氣了。你想，兵們何嘗專揀剪髮女子來姦淫？是女子，他們一樣都要的。說是要殺剪髮女子，無非迎合舊社會

的心理，借此來掩飾他們的罪惡罷了。梅麗姊，你說是不是一

「孫舞陽很鋒利的發議論了；同時，她的右手抄進粉紅色禮衣裏摸索了一會兒，突然從衣底扯出一方白布來，擦在地上，笑着又說：

「討厭的東西，束在那裏，呼吸也不自由；現在也不要了！」

方羅蘭看見孫舞陽的胸部就像放鬆彈簧似的鼓凸了出來，把禮衣對襟上鈕扣的距離都漲成一個個的小圓孔，隱約可見白緞子似的肌膚。他的活潑和肉感，與方太太並坐而更顯著。方羅蘭禁不住心蕩了。而這尼庵的風光，又令他想起張公祠。他連忙踱了幾步，企圖趕走那些雜亂無賴的念頭。

「看見張小姐麼？」方太太再問。

「沒見。哦，記起來了，一定是她。我看見一個女人，又黑又長的頭髮遮住了面容，衣服剝得精光……」

「呀！方太太驚叫起來。方羅蘭突然止步。

「雪白的一身肉，肥圓的乳房割去了一只。」孫舞陽還是坦然接着說。

「在那裏看見的？」方羅蘭追問，聲音也有些變了。

「在東門口，已經死了。橫架在一塊石頭上，下身還淌着血水呢！」

方羅蘭嘆了口氣，更焦灼的走來走去。

方太太低呻了一聲，把兩手捧住了面孔，頭垂下去，擱在膝頭。

方太太再擡起頭來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先前那隻懸空的小蜘蛛，現在墜得更低了，幾乎觸着她的鼻頭。她看着，看着，這小生物漸漸放大的起來，直到和一個人同樣大。方太太分明看見那擁腫癡肥的身體懸空在一縷游絲上，凜慄地無效地在掙扎；又看見那蜘蛛的皺瘻的面孔，苦悶地麻木地喘息着。這臉，立刻幻化成爲無數，在空中亂飛。地下忽又漏出許多帶血裸體無首聳着肥大乳房的屍身來，幻化的苦臉就飛上了流血的頸頸，發出同樣的低低的令人心悸的嘆聲。

吹來一陣涼風，方太太不自覺的把肩膀一縮；什麼都沒有了，依然是荒涼的尼庵。她定了定神，瞧着空空的四壁，才覺到方羅蘭和孫舞陽都不在跟前了。她遲疑地立起來，向佛龕後望時，看見石榴樹側鬱金香的茂葉旁露出一片粉紅色的闊袖，接着就換上了藍布的衣角。一縷酸氣，從心裏直衝鼻尖；方太太搶前一步，但又退回，頹然落在原凳上。

——侮辱！無窮的侮辱！早聽了張小姐的話，就沒有今天的侮辱！

方太太痛苦地想着，深悔當時自己的主意太動搖。她覺得頭腦岑岑然發眩，身體浮空着在簸盪；她口覺得已經變成了那隻小蜘蛛，孤懸在渺茫無邊的天空中，不能自主的被掇動着。

——她的蜘蛛的眼看出去，那尼庵的湫隘的佛堂，已經是一座古舊高大的建築；丹墀的裂縫裏探出無數牛頭馬面的鬼怪，大棟柱岌岌的在撼動，青石的牆脚不勝負載似的在呻吟。忽然天崩地塌，一聲響

亮這古舊的建築物齊根倒下來了！黃塵直沖高空，斷磚，碎瓦，折棟，破椽，還有混亂的帶着丹青的泥，迸亂跳的瀉散開來，終於平臥了滿地，發出雷一般響，然而近於將死的悲鳴和喘息。

~~~~俄而破收的廢墟上，竄出一道青煙，愈抖愈長愈廣，籠罩了古老腐朽的那一堆；苔一般的小東西，又爭競的從廢墟上正冒着的青煙裏爆長出來，有各種的顏色，各種的形相。小東西們在搖擺中漸漸放大，都幻出一個面容；方太太宛然看見其中有方羅蘭，陳中，張小姐……一切平日見過的人們。他們都在搖擺中愈長愈大。

~~~~突然，平臥喘着氣的古老建築的殘餘，又飛舞在半空了；牠們努力的凝結團集，然後像夏天的急雨似的，全身傾撲在新生的那叢小東西上。牠們掙扎，奔逃，投降！一切都急亂地旋轉，化成五光十色的一片。在這中間，有一個黑心，忽然擴大，忽然又縮小，終於是不息的，突突的跳！每一跳，分生出擴展出一個黑的圈子來，也在突突的跳。黑圈子一層一層的向外擴展，跳得更快，擴展的也更快，吞曠了一切，毀滅了一切，瀾漫在全空間，全宇宙……

方太太嚶然長呻一聲，仆在地上。